寶眞齋法書贊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寶眞齋法書贊

(二)

岳珂撰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

宋名人眞蹟

蘇舜欽草書四詩帖二十行

寄陸同年

忽憶前年科第後．此時鶏鶴塵同羣．秋風惆悵忽吹散．鶏在中庭鶴在雲．

楚天

楚天遙望每長嘆．宋玉襄王盡作塵．不作瑤姬歌入夢．更爲雲雨待何人．

觀煬帝寶帳

漢文窮相作前王．慳惜明珠不斗量．翡翠鮫綃何所直．千裨萬補上書囊．

春晚

紛紛從此見花殘．已覺長繩繫日難．樓上有愁春不淺．小桃風雨凭闌干．

右慶歷湖州長史、滄浪先生蘇公舜欽、字子美、草書白樂天等四詩一卷．予嘗觀先生草聖代懷素作．首篇如出一手筆．妙如此．得其緒餘．豈不足以名一世乎．滄浪蓋蘇州亭名．亦先生自稱．予得此詩于寶慶乙酉七月丙子．年月日時皆水．與滄浪之名若合符節云．

贊曰．滄浪之存乎蘇．智者是居．夫豈知後二百載．予得茲帖．而歲月日時之偶符．先生濯孺子之纓．而

予乃驅祁山之車蓋已判然其兩塗心之同跡之殊庶幾乎知書
邵餗篆歸去來辭帖二十二行（界行紙上書）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以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篆籀之法難于華褊而又難于小字邵公此作遠過岳陽題署豈其妙齡精力至到者耶治平甲辰子玉見贈閿鄉驛同書

余素不嫻書畫以湖州君之奇之也余安得不奇之博陵崔公度識（兩題並行書共七行）

元祐六年仲夏晦日河中司理司馬槱借觀

會稽孫沔會觀（兩題楷書兩行）

紹聖二年黃符嘗觀一行。謀書

右慶歷隱君冲素處士溪齋先生邵公鍊手篆陶靖節歸去來辭一卷。篆籀之學自二徐後惟邵氏先生之弟龍圖閣學士餗蓋嘗以石經刻鹽學名垂當代而先生獨高蹈丘樊終身不仕故書蹟之妙罕傳予嘗聞范文正謫守嚴瀨作客星祠記奉書先生有曰抵桐廬郡有嚴子陵釣臺築堂而祠之又爲之記念非托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于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於庳亦可想其人矣觀先生此帖意與筆稱自可挹栗里之風于千載之上雖幅楮猶可寶也而況乎孫威敏文與可司馬才仲崔伯易輩之題彪列其後耶彼在同時已盛稱如此又況乎□□□□□書郎柳瑾子玉家柳以□□□□□弗復可攷予得之歲□□□十月本出德清李氏之故藏有李氏二印存焉。

贊曰予江人也挹柴桑之風望廬嶽之雲不惟傳蠹編之芸蓋亦接鄉社之枌摹寫淳古發揮隱淪獨並蓍于一齋是豈不足以比乎松菊之存意籀學之天畀使如予者得以附逸軌而瞠絕塵如彼崔公度寄自湖州君亦既託可知于不知是亦審所因于當因予于文正亦云。

宋景文言誌帖楷書七行尾批一行。

祁啓被教已審凡言誌者是藏隧記者是立之墓前故誌備而記略想已周知然不敢不告祁惶恐上咨君玉舍人執事十九日

張安道所撰五本納上看訖垂示。

右皇祐翰林承旨、宋景文公祁、字子京、言誌帖眞蹟一卷。公爲益部筆蹟多散落蜀中。淳熙丙午五月。先君漕東川得此手識歲月云獲于閬才元侍郎家。贊曰既有史才又得墨妙今古言辭事功談笑蜀人之藏曰維甘棠我時其傳以著不忘。

龐莊敏魁柄帖（諸葛十一行）

籍再啓非的不敢上記繫託之懇曷嘗暫忘每傳諭誨惟銘刻于中幷誠佳地藏庇老軀殊幸常念當是時當魁柄固多憂勞中外倚賴披接方遠切冀保衛爲廟朝之福不宣籍再啓。

右皇祐宰相侍中龐莊敏公籍、字醇之、魁柄帖眞蹟一卷。予家舊藏題云得之湖湘間。龐氏孫枝之仕于彼者不復紀歲月亦有藏書家二印公輔仁宗致昇平德履才實媲于文富論勳較績雖有大小比之考室均棟梁之用也帖中有幷誠佳地之語蓋公自罷相守鄆繼以節鉞帥幷門云。贊曰漢有德公天下士皇祐相國實其裔雖云出處有同異今古龐宗開顯晦我觀清風勵百世未若太平以身致鹿門遺墨不可覩聊寶此書貴行志。

梁莊肅苦熱帖（行書十四行）

適啓前日承過訪殊慰別後之思苦熱渡江頗艱阻尙稽馳謝方甚企嚮遽枉手教兼惠土宜祗紉勤眷媿感深矣就喜動止順裕尊闈福康諸眷均慶赴上有期未旦夕趨舟次姑此區區不宣適啓志成賢令年家閣下十八日。

右皇祐宰相司空、侍中梁莊肅公適、字仲賢、苦熱帖眞蹟一卷。有藏書家二印。仁皇御四海聖德如天。

瓌材並生。無所不幬。如公之英敏宏達。蓋輔揆之偉人也。而獨未以最稱。信乎思皇多士。所以致以寧之效于一時者。益卓乎其不可及也。帖與杜祁公帖俱易之京氏。贊曰。盛世之英宰。固不可以一節議。方其尼朱梁之賞。沮端門之瑞。反四使之命。正皇儀之禮。其勁正如此。則胸中之所存。固足以印其字體。又何必徒取其遒美。惟得其物。尙寶此紙。

韓忠獻北道京邑二帖 並楷書各十二行。

琦再拜。府判祠部。春律尙寒。想惟體候休勝。自承入贊天府。更不領音教。諒京邑浩穰。甚勞餘刃也。琦近更守常山。見已在道。于後月初。可到本任。恐知尙賒款晤。切希順時珍愛不宣。琦再拜。府判祠部左右。正月十六日。

琦啓。近忠彥與王仲保相繼至府。洊辱誨筆。且承動止淸適。不勝感慰感慰。北道今秋大稔。至于梨棗蕎蔬。無不成熟。農里皆言。一二十年未嘗逢此。但河決許灣東去。壞魏之淸平夏津恩之歷亭永靜之將陵滄之臨津饒安樂陵一帶縣鎭田廬。爲害不小。而得恩冀數郡。化爲沃壤。信使道路無患。御河可還故流。利亦多矣。天意豈可測耶。不宣。琦又上。

右三朝相國尙書令、魏國韓忠獻王琦、字稚圭、北道京邑二帖。眞蹟一卷。嘉祐治平間。杞天再傾。公手扶重輪。敷曜四極。晦冥以闔。淸寧以奠。羣生萬彙。各適其所。勳烈冠彝鼎。聲光流竹帛。社稷宗臣。惟公爲克當之。首帖乃家世毖藏。云先兄吏部甫自四明假守還朝。時紹熙庚戌。先君實爲左司郎。家庭聚燕。互出名帖。見公眞蹟甚多。就拆得之。有藏書家一印。次帖以寶慶乙酉正月偕祥符朱表唐羣尙書

帖得之大名末有金工部印蓋嘗爲金廷顯仕所得用以識其藏前後有六印識帖中印名用安陽懿叟蓋公自稱使留滄景間幾半歲地多蚊虫燎煙以熏其紙半黏珂嘗攝事淮海親拜公像故于慨想尤切繫贊以傳庶幾立懦

贊曰扶桑擎日厥幹萬尺以爲公筆天壽平格元圭昭錫以爲公墨陰陽闔闢鰲柱立極見此偉特太山絕壁九河磅石莫動筆力有雲五色曾著瑞籍多士辟易繄天實啓迪豈以翰飾如彼韋陟公騎鵬翼歸侍帝側有是遺蹟榮光交射星月珠璧終古不忒維珂之得再拜歎息坱圠孰測几几赤烏尚想公德永鎭下國

韓忠獻早夏衆春二詩帖草書十二行

早夏

脫幘吏休後凭軒風快餘瀑泉增瀨急新葉補林疎暑初天未熱觀閣進輕凉果熟愁枝重荷生覺渚香

衆春園堂上作

十里溪源注北塘貯成寬碧澹泱泱新蒲嫩荇參差綠去鷺來鳧斷續行一纜輕波搖鷁舸滿簪斜日曬魚梁使君思拙無清夢高柳陰成草自長

右韓忠獻早夏二絕句衆春園七言詩凡三首眞蹟一卷北塘衆春皆在中山塘始于宣徽李公昭亮園始于公公之記文嘗書于皇祐間今三詩獨不載安陽集中蓋刊刻失傳輯萃弗整雖前輩不能免

嘉定甲申二月得于維揚其筆法勁正與公北道京邑二帖宛然相肖楷墨又皆一種益有以驗其眞云

贊曰五言簡嚴而意不迫七言豐腴而體不弛意公彷徉于景物之間所謂造化生意者蓋亦畢寫于翰墨如彼纖巧旬鍛月鍊又焉得以踐其閫閾春晴夏假默具帝力公詩自然于以觀德

富文忠出身帖 行書十二行

弼啓近小六歸已曾拜狀竊計城素尋達聽覽仲夏毒熱伏惟大叔大嬸尊體起居萬福諸眷聚亦想康寧此中上下粗且如常不用憂及葉郎已成出身乃與科場一也諒慰尊抱諒慰尊抱正遠趨侍可量膺仰暑濕切冀倍加保愛少副下情虔禱虔禱不備弼再拜大叔祕監大嬸郡君坐前七日

右兩朝相國維師韓國富文忠公弼字彥國出身帖眞蹟一卷家世寶藏云得自遂寧守故監察御史徐諴家有藏書家之印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棠況夫心畫所存手澤攸寓凡事業之所形見功名之所發越德望之所充積揆厥繇原睽于方寸皆是物也曷可不傳哉以昭高山景行之思

贊曰其温而惠有青州救荒之意其勁而竦有北庭抗議之勇其端而直有鎮撫百度之績萃是三德發爲遺墨蓋靜而正者公之心而用而變者公之迹端委搢紳言孚意親我思若人右社稷臣

文忠烈治裝帖 草書七行

彥博啓知郡承制久別漸企良深專介至辱書感激感激末由瞻對酷暑萬萬保愛治裝西行匆匆修報不悉彥博啓

右四朝相國、太師平章潞國文忠烈公彥博、字寬夫、眞蹟一卷。公以盛德元老、弼亮四世、勒勳彝鼎、壽雋光明、佩天下之安危、極人臣之福壞。歸然爲本朝第一。自唐世汾陽而下、未之見也。有是名德、著之翰墨、于後百載、維珂之得三印繫後、傳寶無斁、歲登紹熙、在攝提格、中秋秋夕、遺者羽客、贊曰、德威堂中有漢相、衰繡晝扶靈壽杖、龐眉鮐背猶克壯、手展炎圖開治象、虹蜺椽筆光萬丈、落紙珠璣爭獻狀、凜然手澤端可仰、三復崧高慰瞻想、

杜正獻與歐公書簡帖（前六帖楷書、後三帖草書、第一帖二十一行、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帖各十一行、第五帖十二行、第七帖四行、第八帖五行、第九帖六行、）

衍啓、此月初上記、爲兵騶翟德期、直至中旬始行、果塵左右否、方傾想次、忽捧眞筆、且審服舍間平常、差慰萬一、衍辱知之深、非有寸長、蓋明主憐其孤直耳、禮遇隆厚、雖則知感、或因染削、會爲語及、及沐誨諭、莫匪假借、捧玩研味、不覺惴慄、顧自効之不暇、徒且緘祕而已、佩服佩服、衍夏秋而來、支體罷惰、益不如昔、亦年齒使然也、後會無期、可勝悽惻、漸冷、動息適變、無至過哀爲祝、謹奉手啓、布謝、兼問起居不宣、衍頓首、永叔龍圖執事、八月二十四日、

衍再拜、龍圖執事、違間半年餘、以眞切欽慕之心、則靡日不思矣、弟罷茶、不時寓書、尺爲問耳、執喪又經冬、奉几筵外、伏計順變少安、祝史昆仲道長、衍比別時又衰、自餘不欲縷述、委順而已、疑寒惟保護是祝、不宣、衍手啓再拜、十一月九日、

衍頓首、永叔龍圖公、卓還出書、伏審執喪盡禮外、體候如常、頗慰經年之別思也、衍老態病容、日有加矣、未知爲會之計、歲晏惟若時適變爲禱、謹奉手啓起居不宣、衍頓首、蜡前一日、

衍再拜。昨日蒙枉高軒。久陪清論。莫匪庇民之畫。罔知更僕之勞。歎服彌多。感媿兼至。比期謁謝。尋辱誨言。猥念衰羸。不校往復。雖認厚意。可喻靦顏。謹奉手啓。以代面述。不宣。衍悚息。上留守學士鈐下。十三日。衍啓。浹日之間。旌騎再至。諭以誕節燕設。俾預坐末。雖名交游。語乎分義。則天倫無異。止爲衰罷。不應來教。然承見諒。終負惕息。須當翌日前詣訪也。詩奉手啓。代意不宣。衍悚感頓首。留守龍圖閣下。申刻。衍拜手。衍前日上記。以拜賜感懼。間殆不成文。方悚息未已。猥貽眞筆褒假。非汪汪之量。何以少安。佩紉佩紉。連日賓榻駢集。匪易尤喜。寢餼彌裕。差慰傾想。俟暇謁候次。謹奉手啓。述謝不宣。衍頓首。留守龍圖鈐下。二十五日。

希文猶在彭門。或聞疾勢未解。深可憂也。彼中必得的信。早晚到任。希文英奇挺特。百身莫贖。非鴻筆麗藻。何以旌其封樹。明公卓然高識。許卽爲之銘。亦亡者積德之有感召也。聞之使人感慨何已。衍再拜。

蘇集編次。審已畢事。非大君子藻尙素異。何以及是。存沒增感矣。行狀鄉亦封納。未知此家子孫。胡以爲報也。同感同感。襄事實日。早希密示。千萬千萬。思渴思渴。衍上。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亦鎭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奬。後十五年。余以尙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內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余旣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倡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于公

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皆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楷書二十行。

右慶歷宰相、司徒祁國杜正獻公衍、字世昌、與歐公書簡帖九幅。眞蹟一卷。帖後有參知政事、六一先生歐陽文忠公脩跋。二公本同仕仁祖朝。德業文章。先後相望。而推尊景慕乃如此。益信所謂不自高故能成其高。非虛言也。帖藏歐陽氏。故有十卷。今存者惟此。上有印識三十二。文忠名印一。又有建炎諫院印。在卷末。當是轉入藏書家。有居是官者。後復入丞相京魏公鎧第。其子司農簿沆。貳郡九江。暇日出名帖相示。因得以他書易眞祕笈。實嘉定己巳歲六月。

贊曰。厚德如祁公。黃鐘大鏞。和樂且雍。尊賢如六一。朱絃疏越。三歎廟瑟。道比志叶。不膠而漆。顧中外之雖異。猶同堂而合席。思遺蹟而不可見。幸二賢之爲時出。所以前乎此。則致太平之明效。後乎此。則贊受遺之定冊。既見廣元氣之運。亦以壽斯文之脈。然則湍瀨無縱鱗。風枝無寧翼。涵養成就。見此輔弼。故後世尤得以歸功于慶歷也。

孫威敏及物帖　行書十八行。

沔啓。奉別蹤紀。疏闊附問。企渴何言。人至、承惠字及著文。足見智者用心之遠。而思功及物也。嘆服才識。故非一日矣。沔居憂三四年。臥痾自今春來。方有生意。朝廷不知。累被恩命。切切辭免。未能決去。又此重任。本差來江西湖南撫慰士民。中途改往廣南。衰病之質。惟憂瘴癘。增舊疾。不能保天年。何暇賊盜爲已。三次上章。求免。未蒙允許。必須至勤切。期于得請矣。觀足下之文。病者安敢承當也。此事不免與余、楊、同

其道矣。少年時無病。尙可驅策。如今何爲何爲。冬寒保愛保愛。草草奉聞不宣。沔上新除簽寺丞仁弟。十一日狀。

右至和樞密副使、觀文殿學士、兵部尙書孫威敏公沔、字元規。及物帖眞蹟一卷。按國史。皇祐四年。夏四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八月辛卯。公自新知秦州。改湖南江西安撫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副之。公行至鼎。加廣東西安撫使。九月庚午。命狄靑宣撫。而公副之。越明年正月戊午。遂敗智高于歸仁鋪。五月丁未。公登樞筦。攷是帖。乃在四年之冬。所謂余、楊蓋知桂州提舉兵甲余靖、同知諫院廣東西體量安撫使楊畋。俱以經制無功。被降謫者。開禧丙寅八月。予在京口彙名帖。得此于金壇一名家。蓋與孫氏有連。傳寶其眞云。

贊曰。有文事。有武備。公之筆札。蔚然可占也。兵凶器。戰危事。公之此事。非直一謙也。以公之才。持必勝之策。而于顧慮。獨如此其嚴也。嗟今之人。萬不一逮。談伊吾。望天山。乃抵掌而奮髯也。爾言則輕。民之殲也。好謀而成。視吾奩也。

歐陽文忠索碑遷居二帖 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尾批四行。第二帖八行。

昨承見索碑陰題刻。今已勉強多辭衰退。文無次第。不足以道述盛德。多媿媿。汴渠已淺阻。舟行不通。郡齋甚靜。又得君謨一二餅新茗。恨無知者一啜爾。安撫不久應當到彼。寂不聞其有所爲。恐知之見許碑文。不知何時可去。請幸留意。恐公旦夕有新命耳。已寒保重不宣。修再拜。

碑陰如刻石時。前後勿加題。幷官銜並不要。其中亦要題空起。只明天子一處空。其餘不要空也。貴稍近

古恐知。
修啓公私多故無由少奉閒燕惟深企仰秋寒喜承體氣清安敝居安敢爲久計嚮以小姪孤幼一房新來遂欲遷一寬處既而賃得旁舍數間遂且不移荷度時日若獲脫去謹專如教也人還聊此不宣修再拜通直內翰執事二十六日

右治平參政太子少師歐陽文忠公修字永叔、索碑遷居二帖眞蹟一卷予贊率更及杜祁公帖嘗敍公跋矣雄文直節如公者獨未特表出于篋縢間可乎近世傳公帖多楷書頗未見行體今首帖清逸絕俗如神仙中人擁絳旌鳴翠旃下上乎九光三晨之表次帖端雅蘊藉如逢掖之子鑿希瑟書垂紳步趨乎杏壇槐市之間兼二妙之能事揭千載之傳信幾世幾塵固可望而不可卽也一以寶慶元日得之金沙朱翌亮父有舊印識三一以是歲五月得之歷陽張汝昭無印識贊曰公于率更每稱吾家是書之傳似耶非耶書出于心既勁且方世多公書行或未藏易方而圓飄飄若仙楷以其人行以其天堂堂斯文維軻與雄我觀二書如或見公

唐彥猷談奉得達二帖（並行書十三行·第一帖尾批四行·第二帖尾批一行）

詢啓昨者經途幸得談奉迫于行邁不能從容仍煩出郊足見勤止別來動息如何介至辱書并示佳什獎愛之厚曷以克勝續當繼和少酬淑貺衰拙無狀方臨劇郡或有所聞幸冀見諭秋凉自愛不宣詢頓首十二兄二十九日

杭醞不佳輒送木蘭二十四器以爲重九一醉之賞二郎謝書三郎不見薦名更宜寬勉尊嫂萬福九姊

同此。

詢啓。近元昆虞部行曾奉書。想尋得達左右。暑濕不審哀慕之外。動止無爽。姑蘇自月初卽淫雨相仍。民田頗以爲苦。今尙未霽。不知餘杭何如。吳中卑濕殊可患。兼往往因此爲疾。吾兄屢居且踰年。久寓于杭。還粗安否。咫尺不能面奉。徒勞引領。餘宜自重不宣。詢再拜。正叔國博五月二十三日。

貴眷各想平暢。

右治平翰林侍請學士、判太常寺唐公詢、字彥猷、談奉得達二帖。眞蹟一卷。今祕閣羣玉堂帖。嘗有公書。以此帖較之。眞出一手。蓋奇筆也。帖具藏書家大小九印。首帖得之錫山。次帖得之上饒一士友家。皆嘉定癸未歲。按國史。公始以任進。繼賜奉常第。徧歷淸華。才學簡于昭陵。朱長文續書斷所謂。筆迹遒媚。繁之能品六十六人中。又謂行書學歐體。殆非誣也。

贊曰。公于國史。以好硯稱。石焉取斯。蓋協其能。遒媚之觀。在此尺紙。善工利器。予鑒如此。

曾宣靖類見帖楷書八行。

公亮啓。暌違未幾。傾詠良深。訊介茲來。書函垂貺。遠迂勤禮。彌切感悰。方卜首途。祇修類見。卽諧披覿。預積欣愉。秋氣未平。公餘善愛。謹復手書。爲謝不宣。公亮拜啓。鹽倉判官左右。

右三朝相國、維師魯國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類見帖眞蹟一卷。亞勳之冢。侑食之典。熙寧之詔。維見可觀。相業所存。固毋庸以詞贅也。慶元丁巳四月。予侍親在閩。得于泉之好事家。蓋公桑梓云。

贊曰。公在嘉祐輔政受遺。如畢公高勳烈堂堂。奉同而隋也。公在治平淸淨晝一。如曹相國德心休休。

比規之隨也。公在熙寧功成身退。如裴中令。壽雋番考。樂以全其歸也。帖字宛然。既莊而復奇也。周密無間。筆法繇此推也。予得而藏。尙可以想麒麟之英姿也。

趙清獻動潔帖行書四行

節之戶曹。暑極安否。日來秋賦如何。恐十一月初歸長沙。提舉懿州城寨。必恐霑恩。茲可喜爾。光景如箭。千萬勤潔自重。至禱至禱。七月十二日抃白。

右熙寧參政、太子少師、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勤潔帖眞蹟一卷。公有惠于蜀。西州人多寶遺墨。先君漕潼川。得此帖于小溪文氏。不記歲時。

贊曰。爲御史而稱以鐵面。宜筆力之健。尹成都而琴鶴以行。宜字體之清。書法何出。心卽其物。可以比魏公之笏。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一

宋名人眞蹟

王文公赴官修學二帖第三帖行書七行・第二帖行書十一行・

安石啓承誨累幅豈勝感慰初謂優游園宅足慰親懷乃知營從赴官不久煩暑尙在冀倍自調嗇令兄想侍奉佳福安石啓推官足下

吾在此粗如常得弟書喜安佳歲莫豈勝憂想不知行李何時至此日以企佇切好將息累得十姪書切有便更寄書來也十四十六念一等孫安佳思憶思憶十五切修學有便寄書來也六弟日夕往來七八姪十一姪常相見諸不一一思憶思憶押送七弟

右熙寧宰相、維師荆國王文公安石字介甫赴官修學二帖眞蹟一卷士所患無學問無氣節無望實無力量以達其志以得乎君以澤乎天下以被乎後世公蓋兼而有之而又遇有爲之主伸可爲之願顧其效獨反是予每竊慨歎嘉定乙卯之十月言登鍾山其麓有隱君子焉卒然問公之爲人答曰如其字札退而訪遺墨又一年而得之僅致數帖熟復有感因重歎曰是隱者其知言歟

贊曰熊騰踔而多疏意軒昂而多趣倏焉如薤電之駒沛然如縱壑之魚使之爲山澤之癯抱是道以自娛聞淸風而興起望膏澤之沾濡膚寸所形粃糠金朱豈不毅然大丈夫然而律之以芝繇之法度攻之以羲獻之範模媲行楷而已變質隸草而多拘顧欲以之擅八體教六書合天下同軌之車而不

容有一轍之殊。茲其所以償于康莊之衢。吁。

呂參政示諭帖 行書 二行。

示諭云云。良紉厚意。孤生乃今知所芘賴矣。遠書不復覼縷也。惠卿上。

右熙寧參政、觀文殿學士呂惠卿、字吉甫、示諭帖眞蹟一卷。嘉泰甲子四月得之霅上。

贊曰。發知己之私書。謂其自隱于齊年。彼云云者。使或人亦指以詭祕之跡。夫孰曰不然。事君有義。本無黨偏。當熙寧側席以求賢。惜公之所芘賴。求諸人而不求諸天也。

韓獻肅詞垣陛對二帖 並楷書。第一帖八行。第二帖七行。

絳再拜。久別瞻渴。向在京師。以待罪不敢通問。比來潁尾。亦以省咎之餘。京師交親。亦不敢致書。雖聞進陟詞垣。但深慰抃。春寒尊候萬福。未由展晤。伏望爲國自重。不宣。絳啓。上提舉修注舍人閣下。九日辰刻。

絳啓。前辱臨貺。未陛對。尙稽謁晤。重有飾饋。但增悚刻。餘留面悉。不宣。絳啓。上知軍內園仁弟。

右熙寧宰相司空康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詞垣陛對二帖眞蹟一卷。有藏書家四印。先君舊藏。云得之南澗韓元吉家。維桐陰之韓。世族鼎盛。與相之晝錦對。公又以材輔神祖。光于芝蘭。蓋天相耆德之門。而以世業名稱。亢其宗者。

贊曰。東坡先生嘗贊王仲儀歷敍家世。起晉承魏。而以其佩玉劍履。不當與簉人子齒。尙攷此言。則是狐貉足以起緼袍之羨。輕肥足以致簞瓢之恥。子意未必爾也。觀獻肅書。淸婉遒美。雍容自喜。同而不倚。流而不靡。以筆勢而格風議。卽字法而泝源委。蓋當其家庭詩禮之間。已具此廊廟大臣之體。然則

卽眞觀似以彼視此其有旨哉其有旨哉維桐之陰中條旋旋寶是幅紙與鸞鵲峙

韓獻肅古法書詩帖楷書五行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遺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追懷餘思凜生風○潁川韓絳題

右韓獻肅古法書詩帖眞蹟一卷韓氏文獻之盛甲于本朝寶軸之藏象籤錦繰意其矜富眩奇落落珠璧俱不在乙品惜乎徒見其詩而不知其所傳家者爲何等書也予生平有好古癖嘉定乙丑五月在蕭寺偶得此帖撫而歎曰酸鹹土炭固有嗜好愈于予者耶是不可不贊

贊曰韓氏之寶軸文獻相續蔚其盈屋曷知夫高賢之何以見取忠義之孰爲竝錄遺篇之若褚若柳手筆之或顧或陸想其錦繡在篚璵璠韞櫝名蹟爭麗榮光相屬既追懷古今之不朽見嗜好酸鹹之可卜是故詩者題品之攸寓贊者歌詠之不足卽此帖之藏于寶眞殆所謂同工而異曲者矣

吳參政炎潯帖行書五行

奎啓炎潯未遑祗謁悚仄悚仄人至辱手翰兼惠鹽豉海物已收感激感激拜聞不宣奎拜啓君玉修注學士

右熙寧參政、資政殿大學士、吳文肅公奎、字長文、炎潯帖眞蹟一卷公以正君經國之學絕世知人之識歷輔三聖翊參萬微風績昭宣具記史牒遺墨所在宜乎流傳百年共識傳寶君玉者氏王名琪仕至密學歷東南名鎭有聞于時其視公蓋君子朋也紹熙庚戌先君在從班見此帖于羅春伯點家云其家尙有子孫居于江右故得之因輟以遺

贊曰公以四近事三朝絕識岩嶢心畫以昭帖出于近世撫臣之家又得以記先友于嘗僚也

七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尾批四行第二帖十三行尾批四行第三帖十四行第四帖十一行第五帖五行尾批二行第六帖三行第七帖六行

沈叔達書簡帖

十郎得示問承酷暑佳勝閣中安裕甚爲慰也二弟皆在成均治家事想亦不易親舊上下不能無勞來恩意也何時調官計亦不久師每煩垂郵今幸得代而薦者足以爲令雖出于尊府亦賴推轂也甚喜甚喜老夫山間粗奴常待盡其餘日爾不足道也人還匆匆不一不一遼書寄齋郎五月二十八日

文叔必不輟有書秀叔聞已解臨渙今在何許二弟處有訊託申意未及別書也今歲大抵多發瘡疹永仲兒女皆病茲亦已安矣

遼啓比奉書相各徹侍史前屢賜教及二山詩若見顏色所道昔游甚詳已如坐吾庵中矣誦玩無斁尤深感愜也即日動止何似十四縣君安勝新婦煩員姑愛恤不見其尤甚幸甚幸遼于此如故來春得張郎成婚了便無復累胸中者人生正爲業來夙昔能修證必不及此正當一念不動如枯木如死灰當來初有分爾咄咄無益也歲方終氣候凝凜千萬爲國加愛加愛不宣遼上穎叔閣下十月二十八日

示諭倉使者已許諾至感獻父吏稟終之得一職則尤佳復爾妄想妄想近得巴陵一相知書子公已善過彼久矣今想已至春陵也

遼啓京師區區人事日繁不奉書遂五十日感節懷思但有悄結即日不審履此夏暑動止何似太夫人萬福門中眷愛安勝遼即此粗遣愛閒多病官局亦無事乘興即往不然杜門數日亦無吏責卜居城西地名桃源小有園林亭榭之樂足以養妻子度歲時進無所營退有所得而庭闈不遠其餘尙復何求哉

但未聞召命。日以遲俟爾。未卜相見千萬善愛善愛。不宣。遼再拜。穎叔閣下。五月五日。

小兒爲吏無狀。所以庇于大廈者。不止逃謗也。又蒙其上官薦寵之。衰門弱植。豈其所宜。當此穎叔之惠。爲不淺矣。感刻感刻。十四縣君安勝。齋郎以下諸眷。計無恙。安行南出。遂成姻事否。駢蕃托于慶門。尤爲欣幸。素道有兒女在其外氏。甚無聊。此雖攻苦食淡爲不足虔。亦可奠其一二。今有書託安行。與帶來。更煩穎叔爲一言。女子荷慈顧。舉家銜感。銜感。遼上。

大鏡方鏡二匣。粉合。先送去。照臺幷枕。近晚可得。船必未行。有定日希示及。遼送十朔。

幷依元約兩數。昨日當面上。

十郎十一郎安勝。諸眷無恙。修婦安否。前謝十一哥書。不知何時西上也。企渴企渴。遼。

十四縣君安勝。不別書也。知盡室遂至都下。冒暑涉秋。佳否。十郎調何處官。十一千郎。必各已試歸。聞在南廟。必遂高掇。行聽喜報也。廿娘安否。此中粗遣。山間殊無京塵。但朝夕不忘思想耳。向冷千萬多愛。未及專作千郎書。老懶不訝不訝。

右熙寧審官西院主簿沈公遼字叔達書簡帖七幅。眞蹟一卷。公以善書稱。王文公、曾文肅公、師其筆法。士得其清。曾傳其楷。再世三秀。厥惟聞家。不幸以罪廢。其事見于王明清揮麈錄。卜居池陽。名與齋山俱高。遺帖固可寶也。淳熙壬寅予兄大用守池。得之以遺先君。有藏書家印十有二。

贊曰。夢溪筆談載公之論書曰。書之神韻。難得于心。書之法度。必資于學。分制有法。均停相若。三四合體。上下齊腳。多寡不牽。乃異世作。今視其帖。信乎其嗜之專。而見之卓也。雖然。藝在當家。習亦有源。存

中瞻前文通比肩顧翰墨文章之不殊而俱未若公之知言知言伊何以神合天古人之良意在筆前

沈叡達昭君詩帖十四行（銀硃界行紙寫楷書二行尾記三行）

圓明師爲余鼓琴作昭君操因感其意辭以贈之

王昭君漢宮女生如桃李華皖皖託朝露不向春風榮摧折在泥土恥將黃金市顏色空得君王一迴顧黃門扶我上車去遙望漢宮隔煙霧十年簾下學畫眉不知還爲蛾眉誤中間悲怨或易忘如今羈愁那可諭夢中時復作歌舞滿目異類誰與語胡風日夜驚吹沙不知春來復秋去一生此恨終難言獨自援琴傳作譜傳作譜一曲未終淚如雨我來都城下黃塵厭羈旅道人爲我試一彈使我超然爲懷古

熙寧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普淨僧舍寫錢唐沈遼叡達

譙國曹誦貫通嘗觀叡達書元豐辛酉上巳日題（楷書二行）

右沈叡達昭君詩帖眞蹟一卷昭君之詩出于文人才士之手蓋不可勝數而公獨託琴以弔古卽古以寓情是有足稱者曹誦本濟陽王侁諸孫戚里家子紹聖間仕至樞密副都承旨與公歲月僅相後先而已知敬慕如此則公之書名蓋已久矣帖與寶晉四詩同得之京口

贊曰玉徽十三維以寓聲支郎何心寫脂粉情漢塚春青塞霜曉白千年之悲表此遺墨

唐林夫經由還家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行第二帖七行）

垌拜啓垌比者經由屢承垂訪意愛之厚戴荷何言敝舟當候別親賓相餞送至連日解繹此心瞻望清風不勝戀戀春氣漸和惟千萬保重以副頌慕謹奉狀少代面達不宣垌拜啓僧監吉祥上人座前謹空

二十五日。
坰啓。昨夕還家遂四鼓矣。其荷延寵之厚。固可知也。經夕尊體想佳。已面聞辰刻東亭備早饌。上邀車駕。望枉臨幸甚。坰再拜。彥遠尊兄執事。早刻。

右熙寧同知諫院唐公坰、字林夫、經由還家二帖。眞蹟一卷。公初以新法進。賜第奉常。階清顯矣。既乃以人心之未合者。廷斥大臣至叩殿陛。甘貶黜而不之顧。元祐間。僅歷鄂、湖、泉三郡。而不迄用。豈以其悔之晚耶。公蓋知制誥彥猷之子。父子有能書名。東坡有詩曰。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蓋以公比晉衞恆也。嘻。斯亦足珍矣。前帖得之僧元明。次帖得之吳越錢氏。皆在京口時。

贊曰。國朝之士夫。于書鮮留意。而況乎父子之懿。如公亦可謂善繼者矣。東坡謹許可。比之晉二衞。質之斯帖。具有風致。雖予亦將謂之無愧也。

張子野詩冀帖行。（行書藁本。第一帖六行。第二帖七行。）

韻和上。先頓首。（前題一行。紙損不存。）

池上飛橋亭外山。野禽偷靜上鉤欄。晚花露重香偏細。春女衣輕體尙寒。曲水略殊今日事。南湖曾奉昔人歡。郡圖可許增新致。幾處模傳畫樣看。（此地舊南湖。是謝王弟。謝分主茲土。南湖卽王弟。賞尙有當時亭觀材存焉。【案】此注。舊字、湖字、賞亭字下。俱有闕文。）

射（前題紙損。存一射字。）惟

射藝功多暮未疲。欲將庭火繼西暉。弦聲應手裂竹響。旗影翻風戲鳥飛。竟日中支矜互勝。傍人如堵見

終稀。不知雙燭沙河上誰得牛心一割歸。師望有雙燭沙河引騎歸之句。昔王凱有牛。名八百里騮。與王濟對射賭之。一矢中的。遂探牛心。一割而去。

張子野在熙寧間致政。來往杭霅間。郡守時東坡先生。楊元素、李公擇爲守倅。陳令舉、柳子玉、皆在蓋一時文章鉅公也。子野年八十餘。視諸公爲丈人行。東坡次韻春晝一篇。推仰之意至矣。此卷有池上飛橋亭外山。野禽偷靜上鉤欄。又射弓詩云。弦聲應手裂竹響。旗影翻風戲鳥飛。絕類張文昌也。每展卷想見其多才潦倒。良可祕護爾。庚戌十二月吉。雪溪老人關演子長。行書一行。

東坡祭張郎中文云。微詞宛轉。蓋詩之爾。謂其精于詩詞也。此書風流蘊藉。又詩詞之餘波云。建炎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會稽關注書。行書四行。

右熙寧郎官張公先字子野手書詩二篇。眞蹟一卷。公詞名滿天下。三影之作。膾炙迨今。方熙寧時。垂車自怡。往來浙右。霅上六客。公蓋預其一。壽俊耆。著風流蘊藉。蓋蔚然承平典型也。帖以粉牋。字跡已半磨落。二關子長子東跋語具焉。紹定戊子三月。得之高平范氏。

贊曰。觀永以心。本于知者之樂。取射以藝。譬諸巧者之中。時雖後先之不同。意或迭取而互用。句葩體莊。字謹心縱。是曰仁祖太平之詞人。遺帖之存。固宜後世之知所重也。

王文恭易漕帖　楷書六行。尾此二行。

十五姨縣君玉履萬福。聞所苦猶未平。嘗記揚州法雲寺有一居院。有素傳膏藥。傳瘡腫無不愈。試一用之。郡君再三申懇不及。別書謝惠瓜薑。今附酥一桶子。珪上開郡無所施。當且易要路一漕也。

右元豐宰相維師毗國王文恭公珪、字禹玉。易漕帖眞蹟一卷。舊藏京師士人司馬若谷家。有藏書家

二印。慶元己未歲六月。偕諸帖見畀。自官制之行。公爲首相。終始事神宗實膺簉簡文鳴三朝。位冠百辟。書固不可無傳也。

贊曰。以文致身。以恭奉上。錙銖筆態。矩矱心匠。論其筆格。則得紆餘曲致之體。攷其縱逸。則妙雍容不迫之興。儀佩玉之度。肇官儀之創。百辟班見。大廷宏敞。方鄙穎之發揮。蓋已具此氣象。曰誰之書。元豐首相。

吳正憲歲端帖 楷書 六行

充啓歲端之履。福茨來集。未遑修染。先枉書縢。感懌之深。何可勝道。未審款晤。更冀爲時自壽。以迓褒擢。不宣。充頓首。知府司勳左右。

右元豐宰相。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侍中吳正憲公充、字沖卿、歲端帖眞蹟一卷。神宗勵精政事。公以元臣握輔。揆庶造排擠。而君臣之際。獨無間然。殆必有得乎帝心者。慶元己未歲六月。中都士人司馬若谷以數帖授予。是書在焉。亦有藏書家印二。

贊曰。濃如夏木森葱蒨。淡若秋波橫組練。端方亭亭。復妍婉。有肉不俗。骨不軟。情眞字楷。意蕭散。如在竹宮樂間。燕几光玉籍。觀文殿。字曰沖卿。謚正憲。

司馬文正集序帖 楷書 九行

集序前日已白景仁。更請一簡咨之。光非敢憚煩。但以荒惡冠于相公文筆之前。太爲不知量故也。惶悚。惶悚。蠲承示諭。以相公作御史時。會乞召還孔范。其草在否。得所資也。光再拜。太傅十九日。

右元祐相國維師、温國司馬文正公光字君實、集序帖眞蹟一卷。公以道自任。以致君以拯民。積之于身。達之天下。如洪河大川。由源迄流。初匪二本。故其在伊洛。則密雲屯膏而四海望其澤。在廟朝。則九鼎作鎭。而神姦不能窺。至矣哉。合內外貫天人。感通混融。一誠而已。予彙羣帖。久未得公書。日夕以爲恨。紹定戊子三月。客有持以示予者。亟取羣玉帖較之。筆勢毫髮無小差。再拜驚喜。遂贖以備祕笈。詳攷帖語。恐是答宋莒公家子孫之求集序者。孔范以言事去位。在明道末。莒公時爲諫官。目爲御史或記憶之訛。

贊曰。道本于身。眞積乃全。貫以一誠。雖人實天。元祐之初。帝賚良弼。匪康其躬。爲民而出。龍起于洛。雲興于嵩。有澤其膏。四海之豐。方其未驤。一念下士。九關雖扃。編此守虎。及其既用。草偃惟風。羣賢鱗差。瀁然而從。天以誠開。民以誠格。混融流通。何索何獲。有崇南山。太平之基。巖巖具瞻。維公宜之。平生不欺。涵泳浹洽。心畫之作。爲天下法。取人以直。持己以謙。豈徒幅箋。二德之兼。榮光屬天。公書在楹。有德有言。温其如玉。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二

宋名人眞蹟

蘇文忠公書簡帖　十七帖・並行書・第一第四第十四帖各七行・第二帖八行・第三第六帖各九行・第五第九帖各五行・第七第十三帖各十二行・第八第十五帖各十一行・第十帖十行・第十一帖十四行・外封一行・第十一第十七帖各六行・第十六帖十五行・

此中近忽有一人能畫山水極可愛本無人知僕始擢之居人過客爭求其筆遂漸艱難異時必爲奇物也今將一軸奉獻如要六幅圖但與一匹細畫絹錢兩千省便可也于軾猶未敢劣耳軾又上穆父內翰兄執事

軾啓適辱訪別豈勝悵然知只今就道無暇往見後會未期千萬珍愛珍愛藥數品可備途中服食不一不一軾頓首先輩吳君足下十一月十一日

軾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末緣瞻奉伏冀以時保練不宣軾再拜知郡朝奉閤下十一月二十三日

軾啓昨日辱延顧媿感媿感改旦伏惟福履勝常田賬不知取得未幸爲督之得早見果決爲佳船久留恐不便耳不罪不罪軾再拜處善宜德年兄一日

楊都巡本欲作書適得書云欲來循州恐已起發更不作書若尙未且爲申意廬處士軾又問

令兄先輩不及書不訝

軾啓。盛製東都賦。舊于范子功處得本。諸公傳玩。幾至成誦。非獨不肖區區仰服也。示喻欲令作跋尾。讓當如教。顧安能爲左右輕重耶。適苦冗迫。少暇當作致之。軾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軾啓。適辱奇篇。伏讀驚歎。愧何以當之。以太守會上不即裁謝。繼枉手教。益深感怍。晚來起居佳勝。公窮約至老。居甚卑而節獨高。軾忝冒過分。實內自愧。相見不免踧踖。來示何謙損之過也。迫行不再詣。惟原自愛。入夜草草不宣。軾再拜。仲車先生足下。

軾啓。人還。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承鹽局乃爾繁重。君何故去逸而就勞。有可以脫去之道乎。外事雖麤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四明既不得。欲且徐乞淮浙一郡。不能勝暑中登舟耳。其餘書不能盡萬一。惟保愛保愛。不一不一。軾再拜。子豐正字親家翁足下。

汝陰之別。忽十餘年。不謂復此會合。增感歎也。書教累幅。勤重愧佩。厚意之人裁寫。手簡草略。恕之恕之。軾再拜。

軾啓。適恰遣人奉啓。辱教且審起居佳勝。召食固當依命。爲章憲在武昌見候。軾來日又齋素。必難趨赴。且望恕察。晚當拜見。忽忽奉啓不一。軾再拜。安當處士足下。

軾再啓。謫居已再經春。徒以知罪信命。故受之恬然。除舊苦痔外。亦無甚恙也。杜門少出。所云攜青衣童步松下。好事者粉飾也。羅浮初過時。一至其下耳。後亦不復到。叔弼亦久不得書。中間得書報。去年二月間。仲純之子。臨邑尉懋者有事。必已知之。所云病者。乃其閤中也。後聞已安矣。此中眞井底。了不知北方事。風物卻粗可。但無醫藥耳。軾再拜。

手啓上文公大夫閣下。軾謹封。
疾疫方行。家人皆病。老軀亦自昏憊也。兒子方合藥救療。不果往見許君。且爲致意。疲倦不別。簡不罪不罪。知幾日成行。已遷舟未。軾又白。
軾啓。去歲塗中蹔聚。遽別。可勝悵仰。遠辱手教。感慰殊深。比日起居佳勝。軾衰病增劇。不堪繁會。適值艱食之歲。未敢別乞閒處。勉強度日。坐候汰逐耳。未由展奉。惟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軾再拜。明夫提刑朝散閣下。六月十六日。
令子先輩。疊辱寵臨。終不克款奉。後會未期。臨紙黯然。惟侍奉外多愛。以就遠業。軾附白。
所要文字。爲連日人客。不暇續寫。得納去也。
軾啓。近別想體中佳勝。田事想煩經畫。今遣姪孫齎錢赴州納。有所買牛車等錢。本欲辟書百緡足。今只有半陌。請收檢支用。如少。不過來年正二月續得面納也。餘惟萬萬自愛。不宣。軾頓首。公裕蔣君良親足下。十月十二日。
曹潛夫得三舟。許爲多載米來。不敢指定石數。但請問潛夫。看可帶多少。即依數發來。切望留意。少濟都下所闕也。丁卯年租米數。且便一報。爲宂迫。不及寫單。家兄弟書。且致意致意。軾又上。
兼託曹潛夫買少漆器。仍于公裕處支錢。乞依數付與。諸事不免一一喧聒。向時姪孫帶不盡米。知寄在強景仁家。如未曾寄與。人來可便付潛夫也。
軾啓。遠蒙惠書。甚荷勤意。比日起居安否。盛年不出從官。竭力報恩。但眷戀鄉井何也。新年宜早赴部。切

祝切祝惟順時自愛不一軾頓首殿直陳君足下十二月二十九日

軾再拜近承范子豐傾喪親契之深伏想同增悲悼蜀公篤老有此感戚賴公過從時相開曉也軾再拜知君貧甚僕亦久客乍到未有以相濟只有五兩銀（短二錢）且助旦夕薪水之費不罪不罪舍弟想旦夕過彼也忙甚不悉軾又上

右元祐翰林學士承旨東坡先生蘇文忠公軾字子瞻書簡眞蹟十七幅分三卷惟先生立身大節下睨萬古剛毅邁往之氣固宜磅礴八極流見于翰墨文字間今觀其書澹泊淳古委蛇不迫藹然有畎畝忠愛之意剛態毅狀見諸書法內七帖本家藏後六帖得之九江士夫家所蓄皆有付受次四帖散得之禾興建鄴京口維揚月日次序不可悉著有流傳好事家及先王故印識乃雜褫而彙傳之贊曰雲濤稽天睨而陸之神龍在淵頷而觸之一世諞諞稚而畜之節堅氣全墨卿卜之淳古簡嚴芝、繇僕之勁直不然蠢鮓目之【案】蠢鮓二字未詳所出攷唐韻蠢尺尹切與蠢同蠢蠢不中銳也蠢直泥不熟銳也蠢直鮓三字音相近或即此意

蘇文忠金丹帖行書三十九行

軾頓首再拜少師先生丈丈執事秋冷竊惟道體勝常軾蒙免如昨窮約愈久念道漸熟常佩至言不敢失墜今年春夏微疾遂杜門謝客而傳者過實以爲左右憂入秋來殊佳健于道雖未有得而異時浮念雜好殆灰滅矣先生丈丈愍其有意于此當時發藥乎王郎北歸慰喜可量恨不得助舉一觴耳憂喜過人何翅電露欲尋王郎初別時意味豈復有絲毫在者則今日會合之喜又與造物皆逝矣近者孫蠶宣德赴假師託寄帶拜二簞去不審達未已令兒子往荊南買一官莊若得之遂爲楚郢間人矣每念達去

几杖瞻奉無期。未嘗不臨風嗟惋。萬一天恩放停。逐便當不遠千里見先生也。今有少懇千求。不罪不罪。軾于門下至厚。先生有金丹奇藥。而不以數粒見分。實未免耿耿。若遂其請。謹藏之耳。未敢服也。舍弟在筠甚安。望其牽復解去。得相聚少時。近以公事爲一倅所怒。據撫百端。雖未見可以害渠者。然已滯牽復矣。行止飲啄。非復人事。亦不能念之也。厚之奉議。且在左右否。先生還來。復有幾孫。歲行晚。江淮風物凄緊。坐念齋閣蕭然。黃花白酒。有與共者乎。乍冷。惟乞萬萬爲國自重。閒居乏人。止用手啓。信筆不覺滿紙。惶悚惶悚。謹附承動靜不宣。從表姨蘇軾頓首再拜。少師先生丈丈執事。八月二十二日。

右東坡先生金丹帖七紙。眞蹟一卷。先生于藥全以道相從。投石以針。不約而合。誼兼師友。蓋所謂千百載間二人而已。帖在先生謫黃時。金丹事他不見之記錄。惟蘇黃門龍川志略曰。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然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輕舉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敝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後十餘年。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暮年乃成。公喜告予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是。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如此則眞有是也。予平生藏先生帖。清逸眞妙。惟此爲最。目閱諸藏書家帖字半世矣。亦未有一紙可與此帖並者。瓣香之敬。情事固應爾耳。紹定戊子三月。得之無錫故家。尾

著建炎門下後省之印一及有傳付六印。

贊曰師生一門千載二賢九轉之成意授神傳此而謂丹鼎之自然抑明皇有云魏文求靈藥于西山而不知羽翼之自天豈先生泛焉于所得之淵源而有覬乎刀圭之仙覆鹿夢蕉得魚忘筌精氣內全金石外堅草絮置火之不知而托外物以引年予知先生其必不棄于對牀之言也。

蘇文忠歸潁帖 行書九行。

迨既忝薦赴省試遂可就親雖叔弼尚在疚想可別令人主婚已令子由咨稟彼此欲及時了當想蒙開許也軾再拜老妻不敢拜書縣君親家母不殊此懇也。

叔弼丁太夫人憂將自京師歸潁時帖也至潁仲豫方成親余時入潁幕後數月先生來作守已四十餘年今人驚歎癸丑三月十五日令時題行書五行。

右東坡先生歸潁帖眞蹟一卷趙德麟跋其後紹定戊子二月得之錫山。

贊曰事師之情期以百世言雖不多意則獨至識以歲月越王之孫式時覽觀用攷大倫。

蘇文忠與錢穆父書簡重本二帖 二本共四紙，並粉牋紙上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六行。

軾啓久不聞問奉懷悵然忽人來辱手書承比日起居佳勝感慰無量示諭欲令紀述新廟記不敢以淺陋固違但迫行冗甚不暇俟到揚州得少靜息當下筆成卽遞中寄去也會合未緣千萬自重不宣軾啓。

上穆父內翰兄執事。

適承見訪偶出豈悵勝然新茶少許納上幸俟至事空當往同啜也軾啓上穆父內翰兄執事。

右東坡先生與錢內翰穆父書簡重本二帖眞蹟一卷予嘗疑所藏顏魯公朝迴帖與羣玉堂刻本文皆同而字則有小大之別意必有一贋而未敢議也後收先生帖而此二帖者亦復出焉驗其紙素皆一等粉箋而筆力精到又皆非先生不能作尤以爲惑後見韓季茂寺丞同在外府因論及帖事爲予言先生以翰墨雄一世每自貴重雖尺簡片幅亦不苟書遇未愜意輒更寫取妍而後出以予人期于傳世凡今帖間有同者便當視其紙長短色澤若具出一時字與之稱切勿以爲贋而置疑此予先君莊敏之所以致別也予驚異其說強應曰諾是時家藏正有此帖飯已出局騶車疾歸發笈視之不爽毫髮則作而呼曰有是哉而今而後益知寶晉雙眸自信之說爲足據帖蓋家藏舊置一處既聞韓說乃漂而析之

贊曰予家吏部兄以翰墨自喜每作書尺必屢易廢紙之積如垤先君至其几間戲謂之曰世傳元祐士子有贊東坡先生以文者一覽而曰旨哉旨哉今毋乃類是耶遂相與大笑然卒不能變也今觀先生之帖始知右軍之墨池懷素之筆冢褚河南之精筆佳墨要皆此一意度諺不云乎不攻不妍不貴不傳是雖齊東野人之言亦必有得于不苟然者矣

蘇文忠柳子厚覺衰詩帖尾記二行行書十一行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喘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莫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杏杏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戊寅十二月十四日。試新端硯。書柳子厚覺衰一首。

右東坡先生。柳子厚覺衰詩。眞蹟一卷。按帖尾紀年以戊寅。正先生在儋耳時。先生生丙子。是年已六十有三。豈以柳州同居南荒。其不遇者同。而有所感耶。度先生胸中浩氣隘九州。得喪齊百世。必不以是芥蔕。特寄情焉耳。帖得于嘉泰之甲子七月。鬻者牛氏。

贊曰。人生會有衰。何必深惜。獨是先生。以忠見斥。抱百世之道。逢千年之歷。而不得以舒其謇直。此先生所以惜寸陰于尺璧。不然。則先生之胷次。夫人之所識。而豈以此置欣戚。瘴昏霧泣。鳶跕虎黑。有此奇蹟。予以占筆力。

蘇文忠藥方帖行書十七行。尾記一行。

藥方有兵部手集者。唐宰相李公絳所編。方無不驗者。療折傷骨破碎。或五臟內損垂死者。用生地黃擣取自然汁。和熱酒服之。骨破碎者。自大便下。復生新骨補故處。有瘀血者。立取下。卽平復。云天設此法。以救人命。地黃滓以酒和。傅傷破或腫處。予在儋耳。民有相毆內損者。不下粥飲。且不能言。予以家傳接骨丹療之。乃能言。又以南嶽活血丹授之。下少黑血。乃能食。然尙呻號不能轉動也。小圃中有地黃。然地瘠根細如髮。乃幷葉擣治。飲傅之。取血塊升餘。遂能起行。此人與進士黎先覺有親。乃書以授之。使多植此藥。以救人命。

戊寅十二月五日。

右東坡先生藥方帖。眞蹟一卷。先生于海山窮絕處。活人一念無間斷。想是方蓋可占矣。淳熙己酉歲

三月。盧陵張子禮彥和。以此帖歸先君。贊曰。上醫醫國。亦既贈繞朝之策。于彼窮阨。猶出隱惻。使不傷且折。而先有以壽其脈。此先生之本心。而獨無所用其力。是方之傳。正足以爲先生惜。蓋不得効腠理心腹之技。而徒使之愈焦頭爛額之客也。

蘇文忠潘墨詩帖　行書　九行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右東坡手書潘谷墨詩。眞蹟一卷。潘以墨名一時。而窮悴不偶。託與于物。炯其不緇。彼望塵之可羞。是殆先生有感于是而寄于此也。寶慶乙酉二月。得之盱江李君與善。

贊曰。懷絕世之清音。歎媸妍之難諶。慨丸墨之未改。挹古人而寄心。褐黯黯以如漆。笏琅琅而抵金。貯冰壺其自如。渺一塵之弗侵。彼逐臭以何歸。謾花柳之繁陰。姓昧昧以汚人。雖千年而亦瘖。予得此詩。跫然長吟。想先生之清標。契謫仙于同襟。凌九垓而神會。豈入海之可尋。方將抱月乘風。携壺命琴。矩墨帝于元圃。挾客卿于翰林。快騎鯨而駙鳳。遂登高而俯深。執此卷而撰杖。笠得朋于盍簪。秋露其滴。玉蛉自斟。捧詩硯之如箕。淬詞鋒之發鐔。付張李于一哄。視滄溟于蹄涔。逸與天游。浩無古今。斗杓回光。曦車發晨。承簪欵于緒言。猶足以投徼機于芥針也。

蘇文忠西湖聽琴觀月詩帖 行書・詩八行・序兩行・尾記一行・

觀月聽琴西湖一首呈坐客軾上

白露下衆草碧空捲微雲淸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蘗醞尙恨琴有弦出魚亂湖紋哀彈本傷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

元祐六年九月十五日

右東坡先生西湖聽琴觀月詩眞蹟一卷予嘉泰壬戌春在中都因游湖上有貴游子弟好治圃者家比山築堂水湄刻此詩在壁間而繫以跋予覽而曰此非其地也潁與杭皆有湖湖皆在西此詩蓋爲潁作主人憮然不應意予強解事者既五日忽招致促席歎息詫坐客指予爲博且曰予碎此跋矣予謝不敢應既乃叩其所以然則新得何人坡詩注攷年譜而知其爲潁州也其人已矣後二十有七年紹定戊子二月予在京江忽得此帖于鄮鬻者家驚詫黯然問其所從得嗟莫之對嗟乎時趨事遷固如此耶貴游故交情悶其遺跡之凋零故亦莫之名也按年譜先生元祐六年八月以龍圖學士知潁州閏八月滌印今詩蓋九月望云

贊曰西湖之名杭潁異轍然皆足以寄七絃之淸調而共千里之明月方指地而辨訛客閩堂而纓絕迄五日之攷據驗注編于一閱是詩之來予目所別昔也傳觀今焉祕笈歎人事之易變何凋零之飄忽然則記歲月于所見而逸名氏于可闕亦予之所不忍恝也

蘇文忠二詩帖 兩詩・行書八行・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餅濁酒待君温。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春來空谷水潺潺的。欒梅花草棘間。昨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右東坡先生梅花二詩。眞蹟一卷。信筆而寫。故詩是謂雜書。此帖皆雜書也。前一詩。按先生集。謂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于女王城東禪莊院。所作。而顧施二氏注。謂成都嘗有墨迹。刻本題以正月二十一日出城到虎跑。蓋在黃州北二十餘里。是時先生尙在雪堂。予謂豈特一篇爲然。使皆攷同異訂是非。蓋有不勝辨者矣。惟當取其意可也。帖得之歲嘉定。禩丙戌。月姑洗。鬻者鄭元溶。

贊曰。物隨春而欣榮。詩之偶成。何間乎虎跑之與女城。縱筆而書。冰谷梅英。凡是歲月之與所因。予皆不必強評。惟當卽先生雜出一書。以攷先生所寄之情。其何以異乎孤山之清也。

蘇文忠大字詩帖（楮書。大字十行。尾記三行。）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通宵肯掛簷。翠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右書東坡一首。坡公墨妙。如繁星麗天。照映千古。疇敢輕肆摹畫。鄉人許傳正持示眞蹟一卷。遂得肅衽一觀。何其幸耶。嘉定癸未脩禊後三日。越隱張鎬題。

右東坡先生大字東坡詩。眞蹟一卷。先生寫醉翁亭記、赤壁賦、皆大字。今皆罕傳。予家多先生帖。然皆詩簡。嘉定乙酉八月。有以此軸來售者。金壇張氏跋其後。蓋京口士人家所藏。筆法殆與滁黃石刻無

二.

贊曰.小字鵠引鸞而翔.大字虎臥靖且莊.我藏遺帖雖盈箱.尙歎鉅刻無滌黃.誰憐神物閒混茫.想見醉墨猶淋浪.此題要補東晳亡.更恐有詩書雪堂.

蘇文忠蕭丞相樓二詩帖行書.詩十一行.序二行.尾記六行.

滕元發令賦蕭丞相樓二首眉陽蘇軾

繞郭青峯睥睨屯.入城流水縠紋翻.樓成始覺江山勝.人去方知德業尊.坐久浮雲霾後嶺.酒醒飛雪變前村.我來邂逅公歸國.猶喜登臨共一樽.

丞相風流直至今.朱欄仍對舊山林.奔馳軒冕身何有.跌宕圖書意最深.松逕城頭風瑟縮.江浮山外氣陰森.三年不起南遷想.應有前人識此心.

元豐三年五月.家弟子由過池.元發令作此詩.到黃爲軾誦之也.七年六月.軾從文玉兄登斯樓.因爲錄出贈文玉.時子由在筠州.將復過此.汝州團練副使蘇軾書.

右東坡先生書穎濱蕭丞相樓詩二首帖.眞蹟一卷.予嘗過池登斯樓.挹二難之風.攷百年之蹟.蓋未嘗不三歎也.先君述先生之遺意.喜收坡帖.平生嘗置几上.指此爲眞.不紀所得之時.紙皆故暗.而筆勢有軒翥態.蕭丞相蓋唐相蕭復.文玉王姓.名子琦.時守池州云.

贊曰.登高而賦.維以思古.二難之風.意健句嫵.黯然塵楮.筆勢軒翥.眞兮不諼.我懷陟岵.

蘇文忠羅漢偈帖行書十六行.

東坡居士告悟清師有紹遠上人寶持唐人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如護眼目遠上人亡今者是畫在黃山常歡喜所子往爲我致問常公欲求是畫當可得否若彼常公愛而不捨則不可得捨而不愛則不可取不愛不捨則取以來旬有八日清師復命且以畫來居士升堂普告大衆燒香作禮爲遠上人追福滅罪衆問居士今此羅漢有何勝相供養讚嘆得何功德當以何等酬報常公居士言此畫實無勝相亦無功德彼與我者卽以報之乃說偈曰五更粥熟聞魚鼓起對孤燈與誰語谿邊洗鉢月中歸還君羅漢君收取元祐八年正月望日雪堂書

右東坡先生十六羅漢偈眞蹟一卷昔晁說之以道嘗作謝伋景思所藏先生帖跋有曰先生爲兵部尙書爲說之言在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先生卽爲作魚枕冠頌命陳爲書于是筆不及並墨荼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今此偈序通徹義諦于勝相功德了無窒礙是又不特作佛經語精妙解脫固兼之矣予妣大寧夫人素奉釋氏在湘東時有僧持此羅漢幷偈爲獻時予方齠尙憶淳熙丁未歲除以忠武諱日供伊蒲出像堂上併閱此軸噫今四十有二年矣

贊曰佛法離住相色相本非實云何阿羅漢可以色相求居士宰官身祇園夙親近曾發宏深願現此廣長舌于後像法世讚歎說偈言筆力涵虛空三昧出胸臆撞開愚癡網透出大千界我昔睹殊勝曾聞諸佛說以音聲求我不能見如來偈語復云何能離音聲見今當解佛意一切有爲法非偈亦非贊應作如此觀

蘇文定衙前至京湖口三帖（並行書・第一帖八行・第二帖十三行・第三帖十三行・尾批一行・尾批一行・）

轍頓首蒙別紙示諭嘗有衙前食錢之請朝廷比有成法似與所陳不甚相遠計能蚤與推行實公私之利也冗中奉答草略恕察幸甚轍頓首

轍啓鄂渚之別已半年餘矣承舟御至京日欲奉問懶慢至今愧仄愧仄先蒙枉教具審履況安適令子以下如宜至慰至慰故棲雖久不葺治幽致故應在也昔日交游有在都下可往來看否示諭欲求江淮一官千事爲宜矣然何時復展晤臨風依黯倍冀若時自重不宣轍頓首定國朝請老弟六月十四日

轍啓久留府中蒙眷甚厚因得頻接讌語至幸至幸奉違數日間伏計尊候安勝轍舟至湖口風雨不止泊于西岸已三日矣旦暮稍霽卽行益遠左右千萬爲國順時珍重謹奉手啓爲謝不宣轍頓首再拜知軍大夫徐丈執事十六日

右元祐黃門侍郎潁濱先生蘇文定公轍字子由衙前至京湖口三帖眞蹟一卷先生道貺今古文追父□立朝之節具在國史四海之士共知景仰是帖之得蓋先君手藏犀軸象籤與文忠對于是可以知德之不孤矣

贊曰周禾同穎趙玉連璧層見間出又其偉特有美潁濱味道自得既相師于父子亦齊驅于翰墨吾評其人槩猶可識蓋嚴重端肅者老泉之教而淳勁邁往者長公之德謂余不信視此手澤

二蘇文登趨闕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六行・第二帖八行・）

過再啓竊承文登信至丈丈尊候萬福欣慰何已幷惠海魚芝藻石研棊子多品遠物未易到此乃蒙輟

睨何感如之區區非面謝不盡過再拜
遲頓首再拜密邇雖每聞動靜而書問不繼茲爲愧負遲杜門與俗緣日遠但僑寄非安亦任運而已小
姝符自蜀趨闕冒涉艱嶮非晚遂至國門遠來不知朝廷之儀凡百有以教之幸甚遲頓首再拜
右東坡潁濱二蘇先生之子過字叔黨遲字伯充文登趨闕二帖眞蹟各一卷蘇氏文章翰墨在本朝自爲一家如喬松大河崇崖澎湃極天宗海有識者皆知之至于芝蘭流馨肖才濟媺各具源派自颺風思子之外世固未之睹也豈名以制義所以示日益日損之戒得之于趨庭者固猶有不同耶先君生平喜藏蘇帖而于斜川而下無傳焉寶慶乙酉春正月客自眉山來有出是帖者得之京江合而漂之以繫其本
贊曰文字之祥厥有原委父師昆弟以及諸子文兮斜川道兮潁水以文貫道一家濟美施及翰林特游戲耳于風味中亦復是似以坡爲骨以潁爲髓蘇門之英來者視此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三

宋名人眞蹟

薛道祖書簡帖二十一帖・並行書・第一、第九、第十一、第十六帖・各十二行・第二、第十二、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帖・各十行・第三、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三帖・各十一行・第四帖九行・第七、第十七帖・各十四行・第十五、第二十帖・各十三行・第十帖二行・第二十一帖八行。

紹彭頓首移刻伏想尊候萬福適已面叩以左右行期不遠欲望特給女子寬假今遣人轎去伏冀津遣仍告許令嗣祕校同過此酒宿千萬不阻家人同此懇悃謹啓不宣紹彭再拜縣君親家母妝閣韓郎祕校經夕想同廿六娘佳安明黃尅絲淺色紗四匹繡衣一襲羊酒等送去聊爲暖女之儀幸檢留不笑淺鮮諸留面話不次丈母同此意二十四日紹彭祗白

錢拾緡與廿六娘食錢等用

紹彭頓首啓久跂使車之音不勝馳仰伏審已次近郊秋暑冒涉良勤恭想尊候萬福如聞朝旨催發不審軒從入城否幾日在舍館即得出城參候謹先奉手狀諸留面布不宣紹彭頓首再拜允之提點奉議閣下二十日

紹彭頓首再拜午刻伏審尊候萬福鄙拙溷清覽乃蒙貶損翰墨過形寵諭媿恧之至何可勝述謹復手啓上謝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執事十六日謹空

紹彭頓首近已奉狀想得呈達到都未得來問思仰不可言春和伏惟貳政多暇尊履萬福紹彭到都兩

月餘區區如昨會晤何日萬冀若時珍嘗以佇光亭不宣紹彭頓首上啓無逸通守奉議執事二十一日紹彭頓首比附置兩上狀皆達几格否違闊兩見夏序思奉博約馳情何涯清和伏惟朱邸餘閒起居萬福紹彭寡昧天末老親幸安諸不足道何日一笑臨紙耿耿惟萬萬爲時自嘗早踐華要副茲瞻詠爲禱謹啓不宣紹彭頓首再拜宗玉記室閣下四月一日

紹彭再拜茲者聯姻于傾蓋之際風誼曠厚非流俗可擬衰族之幸以此鄙意成禮之初正賴吾賢者主持今乃承迫于朝旨先行殆非人意所及深用慊慊如聞柅節之地不遠繼得上狀且此爲謝不次紹彭再拜

拙者罷官逾年盡室久困桂玉不堪其憂婚禮諸事若得少從簡易爲厚幸望以此達令兄及宅中爲幸不罪

紹彭頓首啓前日過蒙延禮獲款言侍感慰可量漸涼伏審尊履祉福惠示寵和古律二詩得窺哲匠制作欽服銘佩幷深鄙懷區區諸俟面謝使還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閣下二日謹空

紹彭頓首再拜昨日奉教賜不果即裁謝經夕伏惟台候萬福蒙示及三書謹復歸納復古極少時筆學李成道寧體者老年不如此專以關樞爲主矣淵明粗得典型但墨淡爾張運判書上呈所求可得否朝夕面啓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閣下二十七日謹空

唱和在墨本卷後伏冀照悉紹彭再拜

紹彭再拜田事蒙留念委以皇彥遂漸有主爲幸實多非無逸敦篤垂惻何以致此然皇彥所以爲用者

賴無逸爾更望以時提撕之地遠今年秋課無力遣人去且乞勾收在宅庫因來年遣人去請領次紹彭再拜

皇彥要引約束佃戶今寫去望付之

紹彭頓首啓陽復令辰君子之休伏惟履此亨會坐迎新祉紹彭局守所拘不遑前慶伏靳早膺殊寵以副誠頌謹啓上賀不宣紹彭頓首上啓當時運判戶部節下至日

紹彭啓遽闊多年每深馳仰朱鄏縣近始到官忽云與無逸別久頗不能道左右近日動靜比辰不審尊候何如紹彭遠官良非所堪奉親到此累月諸幸粗遣手足在北音問不繼朝夕耿耿無逸才高安可獨浮沉里中耶紹彭再拜

紹彭頓首得來教後已兩發書達左右否比惟尊候多福紹彭奉親官下幸安不煩念及會晤未期千萬加愛加愛偶便人去此數字不次紹彭頓首宗玉記室學士三月二十二日

要務具于公移非常常者也留念加意爲善今日會相度家產簿依保甲簿式此事必達恐宜愼重欲作劄未便回申卽諸州論列五等等第淆亂于簿中爲不便明是非便不知貴辜已如何申報切見教相照應回報貴無牴牾也何不早出一集佇望佇望紹彭再啓

元均已下引年章訖成甫幾日成行皆先及之也

紹彭啓久不聞動靜下情馳仰何可以言比日不審尊候何如伏想起居萬福闊別累年曾未邂逅從者嘗入都否今領何局也末期展晤臨書惘惘秋冷萬萬多愛多愛不宣紹彭頓首子充通眞閣下閏九月

十日。

大卿尊候康寧。眷聚各惟佳安。紹彭修書如昨。幸亦結局。調山東一倅。聊藏拙魯也。或得邂逅爲幸。都下有幹萬萬不外。不外。紹彭再拜。

田僕文字奉煩多矣。今再以一角干瀆。望爲達之。昔年爲織到鸞綾甚佳。欲煩再爲織兩匹。如何。章丘薄租中納直也。

紹彭啓。比人還。奉狀必達左右。冬凜伏想尊候康福。自入上旬。日俟使旆。而邈無車音。何耶。傾渴言笑。日深馳結。未間更加厚愛。別佇嘉擢不宣。紹彭再拜。當時運判戶部閣下。十一日晚。

紹彭頓首啓。專介惠翰。益佩眷縟。膚寒伏惟按臨多暇。尊候萬福。承使旆欲出。非晚晤見。何慰如之。未間尙冀厚愛。以需進擢不宣。紹彭再拜。當時運判戶部閣下。

紹彭頓首拜別逾年。每深馳仰。至此日跂使旆。比方聞星傳已次蜀境。雖瞻風未果。詗候有便。已極欣悚。比惟艱難蜀道。涉履良勞。叱馭之餘。尊履安吉。無緣前造。更冀珍衛不宣。紹彭狀上。運判考功閣下。二十五日。

紹彭再拜。都城之別。容易十載。箕南斗北。致疎記室之問。去冬陳法曹經由治部。曾貢手訊。想徹隸人之睞。暌遠譚塵。傾縈良深。雲山修阻。何當一預清集。以釋鄙吝耶。紹彭再拜。

右元豐同知樞密院薛公向長子紹彭字道祖書簡帖二十一幅。分四卷。向帥定武。有宋景文公時。樂營吏孟水清舊獻游士所攜禊帖石本在公帑。刻意模倣。積日夜不少置。遂得筆法大意。後自成一家。

書名亞海嶽禊石遂歸薛氏大觀間次子嗣昌以內九禁今觀此書字字縱斂有源委而書名皆禊序中彭字體製信乎好之篤信之堅與之俱化眞積力久固應爾也昔米芾跋褚河南臨禊帖有曰永和字全呈其雅韻九觴字備著于清標浪字無異于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予于此帖亦云嘉定庚午八月得之中都高氏書有印文曰三朋閣書合瑞又御府寶章在焉通他印凡四十所

贊曰崇觀太平博雅彙征秀出簪纓楚芊蜀劉三英幷軺道祖其儔沈浸深醇薰陶見聞厥藝以振方旅蘭芝水清獻奇發千古機擷其所長韜鋒斂鋩類曲水之觴卽權合經不特製名雅韻盡呈涇芾已仙是書之傳孰探其天風期九垓黃鵠下來然予言哉

薛道祖鵝鳩帖 行書 七行

余家舊有花下一金盆旁一鵝鳩謂之金盆鵝鳩者是已頃在都城爲元章借去久不肯歸余比得巨濟書聞元章已下世大可痛惜此畫今亦不知流落何處使人嗟嘆之不足紹彭頓首

右薛道祖金盆鵝鳩帖眞蹟一卷是帖實與山谷湯方疏法同有小竪款縫予嘗攷寶晉山林集云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兩鵝鳩謂之金盆鵝鳩豈是名畫可笑是固以爲不然矣而今帖乃謂頃在都城爲元章借去久不肯歸何耶

贊曰朋友之宿草未黃眷眷于舊藏書史之詆訾未忘斷斷乎弗償鳩搶枋而下垂鶴唳天而高翔誰能游九垓以問太虛其必有以別二子之短長也

薛道祖書簡重本三帖 三本共六紙・並行書・第一、第二、第三帖・各十二行・第四、第五帖・各七行・內第五帖・與第六帖・全無異同・故不復出・

紹彭頓首啓。衮衮短景。復以近出宕渠。往復幾二千里。久不果修起居之問。瞻懷盛德。日極馳情。冬凜伏惟澄清餘休。尊履寧福。密邇使臺。未遑告謁。敢祈珍育。以迓寵休。謹奉啓不宣。紹彭再拜。冲允運判考功閣下。十一月二十七日狀。

紹彭頓首啓。衮衮短景。復以近出宕渠。往復幾二千里。久不修起居之問。瞻懷盛德。日劇馳情。冬凜伏惟澄清餘暇。尊履寧福。密邇使臺。未遑造謁。願蘄珍育。以訢寵休。謹奉啓不宣。紹彭狀上。運判考功閣下。十四日。

門中上下眷聚。乍到殊土。想皆安寧。鄧京西過洛。相見良款。比報得鄉壘亦頗便否。米元章到此。已得三書。其篇厚故人如此。殊可人意也。紹彭少煩左右。新繁縣王欽與之有素。欲求一職。令創諸公偶與無素。欲望左右特與成之。其人今年四月替。非明公垂意。不可望也。紹彭頓首。

紹彭少煩左右。新繁縣王欽與之有素。欲求一職。令創諸公偶與無素。欲望左右特與成之。其人今年四月替。非明公垂念。不可望也。紹彭又上。

紹彭啓。近兩奉書。及絹字碑額去。當一一得達。比日伏想按部多暇。尊候清安。嘉節阻奉燕觴。不勝馳仰。尙祈珍育。以副言願。紹彭頓首。

右辭道祖書簡。重本三帖。凡六幅。眞蹟一卷。予于顏魯公帖疑矣。而未有以幷。故不敢論。于蘇長公帖信矣。而未有以據。故不敢驗。此帖又同。而出于御府。有縫璽。在道祖之書。又決無人僞爲。紙素復一等。于是益信季茂之言。爲不可易。帖皆牽聯。列以繫贊。用證前帖。

贊曰帖之疑也非取而幷不足以爲證非視其印不足以爲信既信矣又何加焉曰一以訂吾友之言一以貽吾家之傳傷彼苟且祇益可憐於虖昔賢

薛道祖祕閣詩帖 行書六十四行

訪古求書二十年二王眞蹟幾人傳每尋同好得消息聞韶忘味心拳拳諸家眞贋可屈指緹巾入手分媸妍道山東觀富奇古世人想望如雲天此生塵俗分不到九重有路來無緣豈知司存預符璽芸臺高議開賓筵翰林入坐中執法未容凡吏陪諸仙酒闌接武上祕閣皇居紫禁凌非烟晉唐法書在寶櫃傍架牙籤一一穿紫衣黃門許一見忽開復閉嚴關鍵右軍盡善歷代寶八法獨高東晉賢宏文舊物印章在開元小篆朱猶鮮草行無窮少眞楷硬黃色淨昏麻牋鳳翥龍翔斜復直烟霏霧結斷還連溟張筆力老轉劇臨池尚歎張學專官奴得法號神俊逼人體勢殊翩翩自方家尊騁豪翰駿駿欲過驊騮前崇虛鵝羣最眞蹟萬里古色星日懸筆乾墨淡不可搦拙手添暈難磨滌小鬟肥書兩貞觀每角一字居四邊南朝妙鑒各題檢懷充在後前僧權爭妍取勢押縫尾磐石臥虎推滿寨琅琊世譜今乃識寶章十代何嬋聯忠良賊孽無去取茂宏處仲同一編其間楷眞特蕭散南平祕法傳僧虔卷杪題官記年月方慶疏封在石泉當時盛事今不泯曾看崔序傳遺篇想見舉朝推好尚小鍾發論頭風瘁鬆盦別貯古雜跡歷代作者堪比肩叔懷陳人有晉法伯英漢帖疑吳顧誠懸送瓜特枯硬歐取方險虞勁圓虞文發願乃合作壯古遒麗功力全世間此帖豈有二孔廟破石人猶憐阿武章草五字句書松分行如直弦牝雞之晨足才致蛾眉文墨爭蟬娟青綾高標卷二十淳化刻在諸帖先仲尼夏禹謝太傅山濤漢章西晉宣體凡

格陋漫收掇。一手臨寫煩雕鐫。二王妙跡半遺落。寶章虞柳俱見捐。無鹽刻畫廢西子。騏驥不御蹇著鞭。永熙聖學貴斯事。討論王著何備員。百年文物盛于昔。繼文眞主方御乾。巖廊道業仰夔禹。太平翫藻宗雲淵。寶書傳世久未輯。明時盛事猶缺然。誰能借辨達聰聽。願求精識重評詮。收遺去陋再刊勒。鳩工不費數萬錢。嗟哉百卷頃刻過。安得放意徐窮研。歸來欲說急記取。瀛洲回首情悁悁。心存默想尙可記。以指畫被夜不眠。休論頑仙與才鬼。但得典掌甘終焉。

右薛道祖祕閣觀書詩帖。眞蹟一卷。國朝石渠東觀之盛。遂列紫垣。流略星分。縑素雲委。自熙陵右文。燕及崇觀。太平偉蹟。極于是時。公精鑑能書。爲一代稱首。縱覽其間。如后羿涓噴。屬耳韶濩。音變節奏。固有默會。而不容于名言者。詩篇之作。辭藻雖未稱。而翰墨賞識。要不可廢。先君以淳熙癸卯。將漕鄂渚。與總餉趙汝誼言燕南樓。席間出是帖。以二英石易得之。有御府紹興印二半印一。薛氏印七半印一。

贊曰。中祕法書之積。自淳化至于崇觀。富矣。而未加別也。翰墨博雅之能。自劉氾逮于道祖。著矣。而未多閱也。伯牙之珍。百世知音。偉奇能之表表。本和樂之愔愔。予嘗歎太平之盛際。士大夫可以盡其好尙之心。盤薄時清。彷徉書淫。彼何預于帝力。殆有類乎魚鳶之在天淵。各自得以遂其高深也。

薛道祖清閟閣詩帖行書。序三十九行。詩八行。

四方士大夫官遊京師。類多僦舍。往往庳狹湫隘。室無天游。容膝而已。廳寢廚廐。皆苟完苟合。能有齋閣。爲便燕棲遲之所者鮮矣。況有隙地。以植嘉卉乎。河東三鳳後人道祖。于堂之中庭。植叢竹甚茂。竹之傍

隅榜閣曰清閟蓋取退之筍添南階竹日日成清閟以名之也松柏與竹皆有士君子操歷隆冬勁寒不改柯易葉人所顧玩常與凡草木異然松柏難植而遲茂插根數年其幹始逾拱把非廣庭盛圃詎能多容雖有清陰常疏而不密殆不若竹之易植而速繁也幽軒曲檻在在宜之或臨牖或緣逕始種數竿不閱歲如林清森閟邃蔽映庭戶掃砌拂簷靜若天帚非高奇之士孰能愛哉少陵杜子美達道翁也僑居遠域猶曰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清玩彌劇則復有客至從嘖不出迎之語子美所謂善假物以捐俗情者道祖高意正在是爾若夫炎曦爍石夏雲火蒸道無行車林鳥吞聲觸熱拭汗自公就寧虛堂停鬻靜几卻冰蠅蚋斂跡涼氣自生翛然一榻由竹而清通津要塗鳧趨鴈萃千百其朋嚘嗒如市我歸吾廬以恬養智繁枝稍雲密葉凝翠隰無塵飛人不雜至邃然一齋由竹而閟君子是逍遙其間小冠散襟左圖右書意澹如也有客至則闔扉而飭長鬚曰余方對此君披黃卷與聖賢語耳客樂此則予通否則予拒毋俾敗予意文登馬琮嘗叩關款訪君鏗然抽扃晤言久之遂許觀文房之富因書清閟之實又繼之以歌曰虛堂幽幽竹森森直節常便靜者心秋檻風高聲戛玉夜庭月白影篩金檀欒相對復何有掛壁丹青古名手飛泉激石湧崖間更愛霜鴻下葦灘錦題玉軸照清閟夐無一點塵埃氣百尋砌下日相親千畝渭川空自翠

右薛道祖清閟閣詩帖眞蹟一卷東華軟紅塵中士大夫率以是老歲月清閟之樂固所謂濯濯泥中之蓮超然不染者嘉定己卯夏五月予在郎舍偶得是詩于鄙嚚者慨想承平之風流恨斯人之不可接也時寓舍堂下適有藝竹清陰晝繁午暑稍卻覽卷爲之三歎息焉卷有紹興印二半印二薛氏印

三半印一印適與觀書詩相合殆後人裂取而藏者
贊曰此君之清閟昌黎所慰何啻得其細三鳳之呈瑞非實不餌亦姑卽其意予陋且蔽嘗竊歎嘆謂必見其眞與境契而後可以處絕塵之地歸而對出而乘十寒而一暴久睽而暫慰則亦何足以得二者之味詩乎竹乎予將求其所以無愧
薛道祖二花詩帖行書七行
鮮鮮中園菊粲粲籬東畔的的秋水蓮嫋嫋西風岸迢迢白衣人皓皓涉江腕重陽尊酒親霧夕容光爛物生各有宜不計年華晏
界經孫仲邕永寶一行書
右薛道祖二花詩帖眞蹟一卷帖上有御府印蓋先君舊藏得之王氏不書歲月
贊曰菊粲粲兮東籬蓮的的兮西風是皆不受夫一塵之染而特立于九秋之中予固喜其潔清而自全亦以觀其筆之妙而句之工也
薛道祖寄黃魯直詩帖十行行書
奉寄魯直學士○紹彭
瘴地經行促棹謳周南太史幾年留書來遙識猶青眼別久懸知半白頭宋玉又經巫峽去謫仙初罷夜郎遊長江風水追難及悵望春波一葉舟
建中靖國元年中和合江縣行書一行

男經孫仲邕等永寶。行書一行。

右薛道祖寄黃太史魯直詩帖。眞蹟一卷。建中靖國初。黨禁稍弛。太史自戎州放還。監鄂州市征。公此詩蓋其時也。帖亦先君舊藏。有一印。

贊曰。詩以情寄。而拳拳乎子姪之示。又使之寶而勿棄。亦足以見其得意。

薛道祖試劍石詩帖 行書十行。尾批二行。

豐沛布衣關內客。回首咸秦坐悽惻。漫隨霸楚西南遷。未甘漢地山河窄。隨身三尺青龍子。曾斷當塗素靈死。手提巖上試秋水。大石迎風開披靡。東歸欲整堂堂陣。吳兒未足勞餘刃。炎靈天啓定中原。大言成事人方信。君不見不侯飛將能射虎。誤中他山猶飲羽。

滿高帝試劍石。

道祖八月二十四日寫。

右薛道祖漢高帝試劍石詩帖。眞蹟一卷。上著薛氏印四。半紹興印二。韓莊敏彥直在溫。以書還先君雜帖十。此其一也。石今在漢中。

贊曰。予嘗登虎丘。有石歸然。剖而爲二。攷之傳記。亦曰闔廬之劍所試也。豈屬鏤之劒。與帝斬蛇之佩。見之于用。若合符契。又不知此等通靈之劍。何以不復見于後世也。或曰。帝之鑄劍。出于豐沛窮谷之冶。投以高宗鬼方之器。宜乎其有異。予則曰。是固神物之天啓。用以殲三猾。清萬里。則固當屬之赤帝之子。然亦豈與頑石者爭一剖之利哉。予意帝之必不爾也。則又曰。流言至智者而止。于以觀其理。

薛道祖馬伏波事詩行書九行

人生在衣食但取飽與溫下澤駕款段曾不羨華軒仕爲郡掾吏身自守丘園鄉里稱善人此外不足論志大心自勞福厚禍有根提兵泊浪間薏苡讒謗喧飛鳧跕跕墮臥視瘴水昏永懷平生時空愧少游言

右薛道祖馬伏波事詩帖眞蹟一卷有半印者六先君在湘南得此帖于成都使者折知常時登湘山觀閱帖予方六齡先君執卷歎且顧曰小子識之蓋淳熙戊申之六月噫四十年矣

贊曰款段下澤爲郡掾吏不負于善上此先君子之志也而予由讀才蹤取顯美歲遷年除迄負遺旨猶騙馳而不止日月其駛契闊桑梓此其想聲款于膝下三歎而繼之以頴泚也

薛道祖白石潭詩帖行書一行

輕舟繫石倚蒹葭春後清江便是家蓬底霽烟將稚子共携漁網曬晴沙○白石潭

昨汎汶江所見如此若得妙手據此詩畫出豈非佳境也

右薛道祖白石潭詩帖眞蹟一卷予兄吏部君嘗拜賜天上蓋阜陵以其筆札似公此帖蓋兄家物以歸先君者有六印著焉

贊曰畫以有聲著詩以無聲名有聲者道祖之所已知無聲者道祖之所欲爲而未能者也

薛道祖茶蘼詩帖行書五行

野白茶蘼夾路長迎風不斷挹濃芳鳳池荀令曾來否幾許薰鑪敵此香

右薛道祖茶蘼詩帖眞蹟一卷舊與白石潭詩相連亦有六印予讀此詩頗類晚唐字亦婉逸可喜因

度之以爲贊焉。

贊曰。夾路濃陰野興長。茶麋想見競年芳。至今四月花如雪。猶帶河東翰墨香。

薛道祖經行詩帖（行書十四行）

辯士祠邊半嶺松。不容凡木亂江風。筇枝拄到峯頭閣。天籟都歸十八公。

水石相迎擊目新。兩峯秀色引朱輪。使君自比蘭亭後。金字磨崖更幾人。

月分圓影委金波。峯面無塵瑩不磨。應是飛仙梳洗處。碧臺青綬掛雲蘿。

右皆仲氏嘗經行之地。尙可攷記否。

右薛道祖經行三詩帖。眞蹟一卷。公之弟曰嗣昌。仕于宣和光顯矣。仲氏豈其人耶。此詩亦出予兄家賜帖有六印。

贊曰。仲氏既不能定其名。經行又不能指其地。睹奇逸于筆勢。想溪山于詩意。瞭然景物之皆備。文何必吾身之親至也。

薛道祖皇華詩帖（草書三行）

橘樹松林綠徑長。竹籬縈繞當城隍。皇華何異投荒客。已過山川是夜郎。

右薛道祖皇華詩帖。眞蹟一卷。詩本附雜帖中。而其文當別出。繫以贊而嗣書焉。

贊曰。遠有光華者。固所以送使臣。德意之布。宣民瘼之咨詢。此遐陬僻壤之望。繡斧之光。而瞻駟車之塵。詎容自比于寂寞之濱。維詩之箴。以警駑駑。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四

宋名人眞蹟

黃魯直書簡帖上三卷二十四帖・並行書・共一、第三、第九帖各十一行・第二、第八、第十九帖各八行・第四、第十五、第二十三帖各九行・第五、第二十帖各五行・第六帖十六行・第七帖七行・第十、第二十二帖各十七行・第十一帖十行・第十二帖十九行・第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一帖各十二行・第十六帖十八行・第十七帖十四行・第十八帖十五行・第二十四帖六行・內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帖各有殘缺・

庭堅再拜啓欽想風流有日邂逅獲奉緒餘少慰嚮往不肖放浪林泉間已成寒灰槁木尙蒙長者過當愛護使立于無悔之地敬佩嘉意無以爲喻重辱手教存問勤懇感激感激區區來日遂行無緣瞻望惟冀爲國自壽以須升用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老兄閣下

手書上瀘州安撫團練責授涪州別駕黃庭堅謹外封

庭堅再拜庭堅昨于魚洞僦得大舟至戎舟行不甚覺暑氣至此無可以累左右者所幹止于薪菜魚肉舟中人可自辦也但欲就一閒寂僧舍中沐浴幷治二三種湯藥備小兒輩乍致隘道或不能其水土耳比聞需州行遣雖不深知其故要當相與淡淡于義乃安庭堅再拜手狀上安撫團練閣下

庭堅謹封

手狀上安撫團練閣下庭堅謹外封

庭堅再拜啓春末被旨移戎州謂計日可參候故不復拜狀而多病就醫藥所至淹留凡三易舟乃得及此比來不審尊候何如暵旱得雨想少慰憂民之意庭堅損棄漂沒衰疾慵惰久在林麓已無衣冠但有幅巾直裰野人之服恐不可以造公門謹勒手狀承動靜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老兄閣下

庭堅再拜。損奉餘出于至意。不敢有所擇。然公長者。賜給中外。用處博矣。復以見及。秖增愧耳。子舍諸郎皆有英氣。他日老夫或有託焉。恨不款曲相語也。小子相駸未有知。不敢令參侍迺蒙齒記。感愧感愧。庭堅再拜。

庭堅再拜。比想氣體益康彊。尙能劇飲否。願勤衞生之經。以須不次之用。庭堅再拜。

手狀上安撫團練閣下。庭堅謹封。

庭堅再拜。不聞嗣音。忽逾月。區區惟有懷仰。卽日天氣亦小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慈惠浹于民。上下愛敬。府中無訟。齋閣但文史歌舞之樂。家庭詩禮。雍雍肅肅。神之聽之。百福所會。庭堅衰疾不損。杜門似有味。萬事隨緣。亦忘衣食之豐約。小兒輩稍知讀書。有兩道人于此同齋粥耳。有鄉人鄒好先者。以鬼谷五命游兩川舊矣。云有緣事至治下。故輒附手狀。承動靜。十一月六日。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閣下。

庭堅頓首。扈縣想常得安問。子飛兄弟講學。當有日新之功。舍弟云。十月初一日。王庭秀才船泝流西來。殊不得近音。若至治部。幸爲趣其行李也。庭堅再拜。

餘甘乃有一種大者如李。其質味甘脆。與常見者絕不類。恨今歲亦歇枝。所得絕少。或云深蠻中有之。多至後乃來。常恨餘甘入口。苦澁難堪。久之乃得味。遠不及橄欖。若此一種者。乃勝橄欖矣。西域傳云。餘甘二種。大者生青熟黃。小者始終青色。蓋信然矣。庭堅頓首。

庭堅再拜。奉別再見。秋暑。懷仰何日不勤。夏中兩上狀。不審皆得徹。几下否。不雨四十餘日。歲事幾失望。時雨三日。甚慰人意。想貴部亦霑足。秋成有望。憂民者可以加飧矣。蕭彥和解官去。新通判爲誰。相歡否。

庭堅寓居蒙免。未緣瞻望。臨書馳情。伏祈爲國自重。謹奉狀。七月十一日。庭堅再拜。上子正使君大夫閣下。

庭堅頓首。再拜元仲使君大夫閣下。間者往來道出治部。過蒙地主之禮。勤重千萬。別來懷想何日不勤。頃至武昌。卽留居完葺民屋。久之乃小完。以是欲修記。亦不暇。卽日春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晏息暇豫。千里按堵。寢食之味。神所相勞。庭堅以范德孺法當遷居。輒欲就貴部。自謀一舍。不敢煩公家。但不知有責降宮觀人在貴州否。庭堅已具人船。聽誨諭乃發耳。此行似有親依之便。望路欣欣。謹勒手狀。承動靜。

二月初七日。庭堅再拜。上元仲使君大夫閣下。

白淨飯相。寢食清健。阿難陀輩各安否。祝有道性。亦疎逸。然常以作佛事爲念。亦是宿有少香火緣耳。亦隨事令歡喜而行。知命得過夔州書。後不復有一字。計以小婢又產子于荊南。復留滯耳。方廣欲更來相見。已發書止渠。恐荒寺糊耘未淨。不可數棄之來耳。兒輩比在戎州。得書甚安。庭堅頓首。

湘陰盞廿隻。漫助太倉之一粒。

庭堅頓首。伏奉手誨。審瓶錫已到六祖。聞開堂日。道俗震動。不勝欽仰。但猶未有人傳語錄來耳。計入院今半月餘。想人事稍稍就緒矣。開堂疏出于牽強。乃承推奬過當。若不同牀臥。爭知被裏破。只是奉酬說耶。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想化緣必翩翩。但恐不能得人事清簡耳。知命計數相見。聞出入無間。頗招當路人口語。得所幹了。早還亦佳。庭堅城南僦舍既安便。凡百不復與公家相關。衣食薄厚。隨緣時時扶杖到人家。倦時或經月不出。亦自有味。恨未得從容耳。前令羅富送舒州朮及舊雙井到彼。不壞否。今因江南

何客。更分新雙井去。計院中或有佳礎也。乍寒千萬珍重。十月十五日。庭堅頓首。六祖禪師範公道友几下。

庭堅頓首。以衰朽怯人事。不能一到成都。甚負佳處登覽。然亦是老年漸不喜此曹狡獪耳。乃煩輟爲人天談道之光陰。飜然一來。掃地焚香。奉待已數日。不知不爲世緣所奪否。元監院相隨許時。經藏記亦未就。但亂寫得十數軸字歸耳。其人曉事幹辦。他日若得渠相輔佐。甚善。廣之景年及房君所須字。各寫得一兩軸。幷書囊在戎州。不携來。須到家乃可遣。餘事元能道之。又相見有期。不復覼縷。八月二十六日。庭堅頓首。六祖禪師大知識方丈。

庭堅再拜。昨在郡中。既承使節在遠。不敢遣人承問太夫人。然聞耆年耳目聰明。飲食如壯者。奉助歡喜也。今者到城。卽當參省。雙井今年第一。舍弟才遣馳送一斤許。數分上數兩。恐可爲老兒一煎也。庭堅江州之役。般挈亡弟一房同行。勢須得十五來人。邑中亦辦數人。至三百里矣。恐郡中有買公用人。可道江州得三兩人。幸甚。或難得亦不固求。自可雇人行耳。庭堅再拜。

庭堅辱教。審侍奉萬福。爲慰。竹萌佳惠。謹以奉旨。甘以成公之德施。缺然不得面懷。想良勤。眞老萬福。庭堅頓首。上僊民通直仁親。

庭堅啓。前因三學山化主迴。奉手狀。幷漫寄一扇。不審得徹禪几否。頃人自富義來。再奉手誨。喜承宴居多福。比密師自富義來報成都。虛六祖奉待。又壽寧僧宗喬自成都來云。公已受六祖疏。計不虛傳。輒作短疏助佛事。然老懶不成言語也。庭堅寓居處。漸完葺內外。終不會省費。然厚薄亦隨緣。知命欲到成都

看藥市。此一行費亦不小。亦無處減省耳。前所寄諸書。甚助荒廢。欲隨事記數句。尙未暇。惟悅老語錄。常在几案間。一日緣會便下筆矣。別作一篇竹軒頌。似可觀。已付密師去。可種竹于六祖。卽用之。或須別寫。卽寄本來可也。所要文字多寫在密師處。不知化緣道路悉存得否。秋熱懶倦。奉狀不如禮。八月十六日。

庭堅頓首範公禪師方丈

庭堅頓首。昨如化主遣莊夫迴。奉書。當已徹。書几。卽日秋候徵涼。想日用輕安。道衆雍肅。堂頭賓客不至喧閙否。家兄約八月間自長沙來至零陵。度今已到。相見否。何子玉來時候建溪妙錢□□□□度。遂不成歸淮得安居處否。院中嚴奉新恩。更有所興作否。如于此時相見。化道頗行也。赤卜瞻對。千萬珍重。八月十六日。庭堅拜手。崇寧長老平公几前。

庭堅叩頭。別來不復能通書。孤苦憔悴之狀。不言可喻矣。中間每見邠老龜父兄弟。詩卷中有佳句。未嘗不咏歎也。辱書累紙。恩意勤懇。但增感塞。參前堂佳句甚高秀。欽歎欽歎。參前堂但前對溪山脩竹古木。森然頗助觀已。其後夏日。皆綠陰不見日耳。土木之功。則極草草。又堂中之人。衰悴廢學。甚不稱佳句也。太和詩似不必作。有徵意已具駒父書。幸取觀之。末緣會集。惟強學自重。謹奉狀不次。庭堅叩頭。上何君足下。

庭堅頓首。兩三日望車來臨。何其寂寂耶。雨作遂極涼。伏想安勝。欲煩指揮。尋雇兩夫能負擔者往融州。因送王公濟去。便得之。乃佳。去亦不留滯也。庭堅頓首。成之祕校。

庭堅適蒙誨諭。來日會食。以李壻女子初一日欲解船。且欲家中相聚。願裁照。絕早欲往稟所遺。至太平

州人也。庭堅再拜。

庭堅再拜。遠餉廚醞十器。仰荷不忘。感戢感戢。王君丐舟。既蒙有開納之意。卽當以書喻之。所以未至前者。此自重之土。不敢輕發耳。輒復有一事瀆左右。舍弟筠州判官公鎭。欲覲至雙井。送給事叔父大葬。恐左右有驅使處。幸沿檄一歸。如可速得檄下。卽及事爾。率易恐悚。恐悚。庭堅再拜。

庭堅叩頭。今歲鄉中冬雪三日。大寒不異北方。不審湖外何如。二十六娣縣君侍奉家母太君萬福。每蒙垂誨感戢。承車從至潭府。議役法已定。議否。聞李守長者。必允物情。役法因令小吏錄示大槩。幸甚。庭堅又往納婦。得無數爲翁費囊中金耳。四十五弟。比性行稍柔矣。亦得給事院。諸弟孝友恂恂。蕭陶使然爾。惠貓兒頸笋。甚宜湯餅。但數承來賜。無以爲報耳。荔子一囊。漫助壽樽。古田紙四軸同之。輕瀆愧悚。庭堅叩頭。○女睦兒相。並附起居。

庭堅再拜。風寒未解。不審尊候何如。來日欲到承天沐浴。每到城。常苦人事敗短晷。遂不得沐頭。欲淸旦參候。煩爲具一飯。熟簽羹包子。三刀羹。淡菜羹。飯午前飯畢。幸甚。或遇方召客。卽具巳。謹狀。咨稟。率易率易。庭堅再拜。中玉十三兄金部閣下。

庭堅頓首。承惠雙梨。魁梧長者。感刻感刻。筆三雙分土。不知可手否。金波一器納上。何必言貸。但爲羅得白米。則是惠矣。庭堅頓首。成之祕書。

黃魯直書簡帖下　二卷・二十二帖・並行書・第一、第五、第十帖・各十二行・第二、第八、第十一帖・各十五行・第三、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帖・各五行・第四、第七、第九、第二十帖・各十行・第六帖七行・第十五帖九行・外封一行・第十六、第十七帖・各六行・第十九帖十三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帖・各十一行・第二十三帖四行・

庭堅頓首。前承惠書。恩意曲折。良恨逾年之別。不得一面。而兩辱致助之意。勤篤義當受賜。而公客宦萬里。又除累月俸。以償雇傭。想至今未贍。故輒歸納。幸不肖治行。粗足辦事耳。若甚不足。相資助。亦人情之常。非敢爲獨清也。願深照此意。更希勤官強學。以致光大。三月八日。庭堅再拜。上升之主簿仁親。

庭堅再拜啓。涉夏來黔中。大暑幾不可堪。又得骨肉到眼前。跋跋挈挈。但用過日。以是久不通書左右。卽日秋熱未艾。不審台候何如。伏惟懷道宴安。閉閣清靜。而縲寡得其理。神明所相。寢膳安宜。庭堅待罪黔中。逾一年。與此方人物皆相安。亦粗治生理。可衣食十口矣。弟姪輩到此。百用具足也。初到絕無書冊。今又稍稍集矣。亦是與此故紙。夙有業緣爾。呵呵。惟是無階修敬。不勝馳情。謹附承動靜。七月二十三日。庭堅再拜。啓君守知府舍人閣下。

黔守曹供備于此。相顧亦勤勤。冬中當代去。有俸餘五百千。不審貴州能應副否。託不肖咨承。如蒙垂許。方敢作移文也。庭堅再拜。

風塵表物。凡所以發于用者。皆足以妙天下。此書雖在元祐間。而筆勢已有三昧。觀涪翁之言。自謂黔中時字。意到筆不到。則此書固當不自取也。余頗得太平州書。體質老健而豪放。韻益奇。蓋舟中所見。盪槳撥棹。梧入之後也。此書政足以傳百世。尙何安石碎金之足比乎。涪翁蓋抑損云爾。李廌。

徐刱胡元亮同觀。崇寧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庭堅再拜。啓自惇夫下世。每欲作書。則氣塞。以是絕不通記左右。然聞動靜。則密亦以此爲慰爾。老兄博學信道甚篤。泡幻起伏。亦可識矣。比想漸能愈痛。濟理諸人。具知公存心所向。計不能稍補外。行當國門

瞻望騎尉謹上狀庭堅再拜上和叔知府舍人同年兄庭堅頓首辱手誨喜承體力勝健所雇人甚醇實可喜但公濟來云卻已雇得兩牌人又得高左藏一人來今遣迴甚愧空勞煩也糴粟米少加意庭堅頓首成之祕校願垂意衛生而已庭堅再拜

庭堅頓首五月初三日桂州見陸海問知侍郎台候甚康健開慰無量奉別忽復改月懷想何日不勤卽日當入學舍不以游戲費日悅姪殊有意相依學問願蒙琢磨之益惟以日新爲念每旬可大半終日想亦蒙益也冒暑今日方至桂府一二日卽行他日可時通書耳千萬爲親自重庭堅再拜德久隹士九兄庭堅頓首辱書勸懇審侍奉太夫人吉慶韶州常得安問爲慰子舍得男六十老人初見孫實以自慰遠承致慶感刻感刻見所惠書字畫詞意皆增于往當是安閒便靜垂意文字之功想學行皆日新如此不惟交游之慶韶州閒之寂寥中亦一破顏矣兩小兒日相從蒙益當不淺未有會面之期臨書懷想千萬自重七月二十一日庭堅頓首德久賢俊

旦來伏想侍奉萬福浯溪銘篆字計簽中乃未有故分一本去中興頌卻乞一本庭堅頓首德久足下

庭堅頓首風日暄暖伏惟體候增勝早承諭須小史方令幹少俗事閑纔來今遣上庭堅頓首子澤判局宣義外甥鴻父得託貴門相與遂有瓜葛良以爲慰諸令弟想講學不倦哀悴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不知可用否取論語所謂色斯舉矣者但恐或犯諱字爾因來示諭陳季常所刻蘇尚書詩集煩爲以厚紙印一本見寄只封在鴻父處亦可爾庭堅上

庭堅叩頭。頃有三縣量給雇船錢。已具太守牋中。承稟不審以爲何如。若但指揮三縣依例施行。則未有遭喪扶護水行朝旨。應副葬事者。恐須明與指揮。爾聞漕臺亦有意除破。無護客之心也。頃蒙差到兵級三十人。極濟沂流行李。比欲須葬事畢遣迴。又以卜日在來年正月。恐不得久占在公之人。試煩頤指諭所司。檢會舊例。或不可。則當盡遣回。亦稟可否于太守牋中矣。伏幸裁之。私事涴瀆非一。恐仄恐仄。庭堅叩頭上。

庭堅再拜。弟姪經過貴部。過蒙恩卹甚厚。感激不勝情也。庭堅今夏得伯氏元明及小姪樸各到官。女子亦從其舅官明州。惟高臥對摩圍耳。孫子實得兩書。并割俸來。聞與其僚亦稍睦矣。子進有喜問否。幾時當來。奇耦之數。想海陵老人具道之。人生行年六十。萬事可忘也。閣下。

庭堅頓首。適屈車馬臨顧。甚惠。晚刻伏惟體力佳健。新賜茶分上龍鳳各一餅。碾試皆不與例賜者同也。

庭堅頓首。子澤宣義閣下。

啓上景道十七使君。庭堅手封。

庭堅頓首。辱教。并惠酒以助旨甘。感佩眷憐之意。三紙早來。檢文字方見。數日間寫得即遣上。諸院要題字者。當爲致妙香。即便作佳跋尾。幸諭之也。庭堅頓首。景道十七使君。

庭堅頓首。適自智海浴回。已燒燭。得所惠教。并送鄙涤。珍荷珍荷。紙甚好。來日寫得遣上。庭堅頓首。景道太博宗英。

庭堅頓首。屢屈車騎。以多故未果出城一參候。辱教。并貺羊酒。感愧。百冗上謝。草率。庭堅頓首。君壽朝奉

仁兄。
槽薑石耳。薄物聊以將遠意。輕瀆甚愧。從道書信已達。適爲渠女子病。未取得答。幸照詧。庭堅頓首。
庭堅頓首。比得七月半間元明在荆南平安書。計今已過葉縣矣。女子六月初已歸李德素家。家弟知命。欲將小子及乳母附一蘇堅宣義船至荆南。卽謀泝峽以來。但未得近音耳。公代者爲誰。有音問否。黄甘可食。未書後三百顆。甚引領也。到蜀中來。嘗製錦否。有嘉錦欲得數尺。作一豹皮半臂。無不固求也。彼有木工爲作一抽替藥羅。長尺一闊六寸許便可。此邦僻陋。欲作一藥匱。半年不能成也。寄錢五子。告指揮盡數買綿。早得一人送來幸甚。須此而寒具周旋也。庭堅再拜。
錫花青布。漫寄一番。可寄安陸一笑耳。雙井二品。幷以點中都濡銙數十。恐尊前或須也。二莊客自此搭船至貴部。告勿久留。便令附船至夔。夔自託周椽遣行爾。庭堅再拜。
有好基盤乞一面。若只是摺疊者亦佳。但要金漆面明快耳。棕籠隨宜爲買一檐。細事不當數溷長者。煩李郎指畫。令一幹吏辦之。
庭堅頓首。今日欲作記。幷咒氣法。以賓客自晨達莫。遂不事試筆。然念不忘也。辱手誨。審侍奉吉慶爲慰。所須咒氣法。今遣上。幸爲達侍郎丈几下。大要昨日所道。以神守氣最妙。其次用咒。令氣常運轉。若情念未銷。惟誦白檄蓋心一百八遍。意自調伏。白檄蓋心若持之久。令人對鏡亦不動也。燭下不能多書。未能作侍郎啓。爲致問無量。庭堅頓首。監稅承務執事。
庭堅頓首。昨日辱手誨勤懇。幷煩錄惠明略樂府。感刻感刻。適在郡中會食。不果卽上答。今旦又不得一

面方懷耿耿重承存問荷眷眷之意夾紙殊佳但寫未了不欲久留來人度郡中來人至使臺甚易得寫了即送潘大夫求達矣庭堅頓首承務足下

庭堅頓首旅次無佐書吏不能作牋亦同舍能略此瑣瑣也來日暫借數人當謁稍安集自可杜門并令還直也庭堅再拜

右元祐太史山谷先生黃公庭堅字魯直書簡眞蹟四十七帖分五卷紹興乙卯歲予從師九江有同舍吳興沈鎧聲甫每好習黃氏字體設太史眞像于書室有手贊在其上贊之辭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太史手澤也予于是始知好尙家有藏帖一旦彙得七八幅時展玩之嘉定戊辰予來中都下第後索寞天街中時貴璫有得罪簿錄者官第甲乙爲次揭囊以鬻而不名其物予外姻姚舜民者以六萬錢得二囊他物不可悉記中有十九帖在焉憮然不樂予視之內府圖書表識其上蓋皆紹興間寶儲而墨妙飄舞神態欲活漫從旁解釋就畀元直取之又將餘物使自售姚大喜過望羽客劉元綱時偕行戲語予曰唐崔綽嘗謂獲見汝南帖何減于升第正恨世遺李廌君乃得黃庭堅以歸何憾乎相與大笑外二十八帖散得之江西諸君子家今皆以紙素高下相從雜標之通有天上及藏書家全印半印四十有一予聞東坡先生過李公擇濟南始得先生之詩文以爲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者由是名始振嗟乎豈特詩哉其書法亦猶是矣惜乎其淸其峭足以表百世而其膏其澤不足以被一時先生蓋于是乎有歉

贊曰詩至江西始別宗派字豈無祖人其有待鶴脛鸞鍛松塞石怪彼有髮僧尙聞聲欤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五

宋名人眞蹟

黃魯直先王賜帖四帖並行書・第一、第四帖・各六行・第二帖十四行・第三帖四行・

來日無他能回車馬至騏驥甚惠仲謀延款之意甚勤不肖亦欲承教也踞邀恐悚庭堅頓首上伯時親家兄十日

庭堅頓首遠辱惠書幷寄蜀牋極荷勤懇都下匆匆人事略不辦了眼前閱歲月如流耳以此音記不時想不以此爲恩意疏密也卽日官下何如頗得日力閒學有同僚共文史之樂否令叔比數得安問然意思頗有生事自累之嗟令弟每相見于仲謀家意氣疏爽甚可愛也末緣會面千萬加重謹奉狀庭堅再拜景善主簿仁弟十一月十三日

北物有所須因來示諭欲寄筆墨適昏修行日有公家事冗甚別因監司行寓書幷信矣庭堅頓首

庭堅頓首相與有瓜葛又世舊今後惠書可不煩作公衙也當路諸公頗能相推挽薦章有幾人矣因書一二疏之庭堅頓首

右先王故藏紹興所賜山谷騏驥蜀牋北物世舊四帖眞蹟一卷縫有內府書印三末有紹興小璽一始先王在兵間獨以垂意文藝稱字尙蘇體室有鄴架故紓臣特忌之不與他將比當己未初定盟時金人歸我河南地高皇旣議偃兵徧賜諸侯大帥宸翰先王始得喬潭舞劍賦次得諸葛亮等屯田三

事。皆寓隆指。珂幼聞之諸父。言他賜尙多。上亦聞先王好書帖。嘗因近璫宣諭。密賜蘇黃等墨蹟。中更家禍。皆就散軼。惟舞劍一賦。藏先兄吏部甫家。其餘雖件目亦不復可省憶矣。珂每竊慨歎。謂帖固不得而見。而先王寵褒雅尙。亦無容少存風徽耶。紹定戊子五月。客有自浙右來攜此帖見售。初觀楮墨特與他異。又見印識如新。亦止疑其貴臣家落遺者。閱至卷尾。乃有四半印。存于鸞鶴縹卷之右。驗其文。則曰鎭南留後清遠鎭寧崇信武勝定國五節度。正先王所佩者。不知流落至何所。而今日乃復獲之。驚喜三歎。繼以感泣。於虖。予收帖字半生矣。王氏之靑氈。衞公之故物。顧乃一旦自比于象罔之求珠。而復還于漂搖之毀室。是非天而孰爲之耶。此一帖也。使太史之網羅放失。皆幸而出于無心。則子孫之所不及知。史牒之所不及紀。又可殫見耶。泣而贊之。以志復獲之喜。

贊曰。賜帖不知其幾。而今獲其一。四印之錯出。百年之湮鬱。神呵鬼護。見此遺物。嗚虖。此固先德之所寓。而匪止于絕世之名筆。既軼而獲比繡質。子孫守之謹勿失。

黃魯直覺民讀書帖尾（行書十六行。批一行。）

覺民弟。得書知侍奉叔嬸。恭勤子職。同新婦二郎五郎八郎九郎八娘安勝。甚慰遠思。審不利秋官。得失蓋有奇偶。但要儉閒不忘學耳。惟此一事。身當潤澤。又爲子孫之基。不可不勉也。讀書要不雜。每一書自初至終。日讀得一板。歲計之亦功多。雜讀雖多。終無功也。漢儒多白首專一經。皆成大儒。蓋書在精不在多也。念二弟所要文字及詩。已具報之。二郎開歲已十四。想已學作文字。陳隱夫必能糾率諸兒讀書。閒時更自爲講解爲佳。諸甥想皆有性格。誰最精慧。因書報及。雙蓮之慶。計當在房下。要早教道。以成天予

之美。南北阻遠。未有會集期。但懷想千萬加愛。不具。兄庭堅寄。

睦相並附起居。

山谷勸其弟姪讀書。一帖中三致意焉。丁寧懇切。惟恐其怠。蓋非獨私其弟姪而已。凡厥後學。皆當敬佩斯言。永以爲訓。隆興癸未臘日華陽老人張綱書。行書五行。

讀書本以索理明道。其緒餘則爲文章。至于文章。決科尤其粗者。余覽黃公家問。至謂得失繫于奇偶。而學終不可忘。使人擊節稱善。回視韓文公讀書城南詩。多媿辭矣。張駒題。行書六行。

右山谷先生讀書帖。眞蹟一卷。張章簡綱等二跋。題其後。寶慶丁亥十一月。予在京口。得之張氏子。蓋金壇故家。

贊曰。學以進乎道。不止于決科也。厭飫優柔。貴精不貴多也。得失奇偶。固未如之何也。指端而言。所以勉其切磋也。三致意于丁寧。式爾心之訛也。因私淑以儆諸後學。又有以見前輩用心之不頗也。

黃魯直食麪帖 行書九行。

今日早食麪及麩飯。各能酌中一杯。自病來未始如此也。承續寄藥。感刻。忽憶堯夫在相府時。夏秋病暴下。至頴昌猶不寧服。附子黃耆竹瀝湯乃已。此佳也。堅腸故不知甚處合來。乃咬咀藥耳。有虢州赤石脂否。因檢藥惠黃耆二兩。庭堅再拜。

涪翁書大率豪逸放肆。不純用古人法度。嘗稱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雅意主于不俗。有戈戟縱橫之狀。不得已焉耳。今觀此帖。乃能收斂以就規

矩本心之所形也良可寶云嘉定十四年七月丙子鄱川袁燮題行書九行

右山谷先生食麪帖眞蹟一卷絜齋袁公燮跋其後前藏書家四印後有袁氏二印寶慶丙戌三月得之京江

贊曰山谷書法本于天才變而成家如萬壑崖骨瘦氣清霜寒巖哀故其言曰法安出哉我師我心笑彼之儕今觀此書自葉而荄斂其角圭以復成才規矩嫺奇關機闔開故其跋曰自本心來誰其知言嘻噫絜齋

黃魯直張處士帖行書七行

張處士得所寄筆六種甚有功恨物材未極佳耳楊仲穎先輩喜筆墨欲繫二十枝筆且盡心應副閏月初九日庭堅報張通處士

右山谷先生張處士帖眞蹟一卷筆工而以處士稱豈唐世宣州諸葛流耶其必有以得此矣帖得與眞一詩同時

贊曰唐世稱不擇筆而妍捷者惟虞與裴豈以先生翰墨之體而猶致恨于物材然而取妍命捷要必有所自來世所共詫以爲不根之奇是固務實者之所咍也

黃魯直一笑帖行書六行

不厭因其求書寓題紙尾他日五湖四海間相見回思此時亦足握手一笑也【案】此帖上有脫文・跋中攷之・今仍原本・

右山谷先生一笑帖眞蹟一卷慶元庚申予在姑孰得此帖于書賈仲宜家卷端已不全莫知其爲何

帖有歐陽氏藏書二印。

贊曰。帖字三十蹟如濕弔古其逢驚啜泣。公來姑孰甫翔集書翰從容豈遑及此帖之獲雖此邑時猶可疑蠹誰葺至寶道傍世收拾乃以韜殘棄緗笈五湖浪卷四海立墨風雨中起蛟蟄

黃魯直湯方蔬法帖 行書十七行。

眞珠菜淨濯去腥氣入葱白數寸椎薑一塊椒數粒沸湯綽過研五味齏醋食之甚佳櫻花剝去皮及莖幹取成塊者湯中煮令熟鍊薤油炒令香葱薑椒醋水相半沸微入鹽甚美比之二種菜食之殊佳漫錄上庭堅頓首

荔枝湯。○擘生荔枝肉別貯其自然汁以水解白沙蜜漸入和令味相得卽幷荔枝肉上火煮減半以蠟合貯之計客數人一勺又人入湯小半盞煎沸用紗囊盛龍腦先撲熱盞乃注湯

餘甘湯。○餘甘用一種大如李皮皺肉黃赤者沙盆中微擦去皮乃以磨薑沙鉢細磨人用半水盞四人用炙甘草一寸同煎久之亦用龍腦囊撲熱盞乃注湯大率人不過餘甘一枚

右山谷先生湯方蔬法眞蹟一卷帖舊與雜帖同出御府中有小璽款縫而四種方獨殿故予特表而出之

贊曰。湯以滌唇蔬以適口撫黎腸而自驚奚龍腦之猶取予方爭蕨是茹蕺茶是友發遺帖而一笑正恐楊妃之百驛未足以比庾郎之三韭也

黃魯直蹇驢帖 行書六行。

蹇驢材力下中。奉策周旋。不能百里。蒙被豹飾。文采蔚然。維鵜濡翼。國風所刺。僕人圉師。一日三褫。不堪龍象之任。僅爲麒麟之楦。顧影長鳴。畏我同皁。

右山谷先生蹇驢帖。眞蹟一卷。觀帖之語。先生意殆必有謂。惜也其不及聞也。帖與趙清憲帖。同得之王氏。

贊曰。世固有飾其外而忘其中。被服以爲容。而用之弗充。又奚止一蹇驢哉。予故因遺墨以三省吾身。正恐自墮于黔技之窮。而何暇以誚夫憧憧也。

黃魯直煎茶賦帖　楷書大字五十八行・前題一行・尾記八行・【案】前題一行原闕・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收茗碗之勳者也。余嘗爲舍弟嗣直論茗。因錄其雪煩破睡之功。爲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搥。日鑄如勞。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睡。蓋亦不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然則味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輒。臨邛之火井。皆可以薦冤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莫甚于茶。或濟以鹽勺。賊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鷄蘇之與胡麻。涪翁于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堊。去穀而用鹽。去桂而用薑。不奪茗味。而濟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強。于是傑松實胡桃。煮鴨跗菴摩。以濟味。折菊英。水蘇濯勃賀。蘼蕪以爲芳。前四後四。才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于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世之略。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至于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案】集本

既作溫齋句下。有綠可壓歟。加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實至則顛。去則就榻。不遊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之蝴蝶。與此迥異。贊中所謂于賦之尾。與他本異。莫詳其孰是者。今並仍原本。日爨四五。得枕而臥。夢爲蝴蝶而飛去。

元符三年八月丁未。阻雨羌峽中。試嚴永興核筆。以銷飽懣。此書似王定國。而差有意味。

右山谷先生煎茶賦。眞蹟一卷。是賦之書。予嘗見數本。文亦有稍不同者。今字體差清謹。豈先生試筆適意作耶。帖故予舊家物。不知所從來。

贊曰。茶雖以藥煎。斯失正味。字託以筆試。斯失正體。以先生而比王定國。抑未知其何似。于賦之尾。與他本異。又莫詳其孰是。要皆知乎識者之議。敬藏以俟。

黃魯直眞一酒詩帖 行書六行。尾記三行。

撥雲披雲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平生眞一東坡老。卻作青州從事名。

東坡眞一法酒詩後題云。予能作蜜酒。格味與眞一相亂。

右山谷先生所錄東坡眞一酒詩帖。眞蹟一卷。紹定戊子三月。得于高平范氏。有瓜書家印六字。體特飄逸。過于平時。蓋得意之蹟云。

贊曰。以蜜爲酒。昉于東坡。託詩以傳。百世不磨。然而濁爲賢而清爲聖。泛爲醪而盎爲鄭。自古而降。厥名孔多。要皆不以甜稱。惟少陵昌黎。始有加蜜若飴之歌。豈詩人酸鹹之嗜。大槩略同。予固未辨其趣之如何也。

八帖並行書・第一、第六帖・各十四行・第二、第四帖・各十三行・第三帖八行・第五帖三十五行・第七、第八帖・各五行・

黃魯直詩蘇帖

次韻吳可權題餘干縣白雲亭（遇句匱仆趣盡翠去故處注）

曩誰築孤亭勝日有感遇永懷劉隨州因榜白雲句遺老不能談新陳忽成屢綠陰斤斧盡華屋風雨仆吳侯七閩英宰縣有眞趣弦歌解民慍根節去吏蠹材收佛宮餘工有子來助廈成燕雀賀水滿鳧鴈蠹四海名士來一笑佳客聚雲與碧山留雲隨清江去斯須成蒼狗皆道不如故至人觀萬物誰有安立處寄語吳令君但遣糟牀注

次韻明略奉陪吳明府燕白雲亭（弦篪連船天妍宜然還先）

江淨明花竹山空響管弦風生學士塵雲繞令君筵百越餘生聚三吳遠接連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乘鳥壺公謫處天酌時多暴謔舞屬更成妍惟我孤登覽觀詩未究宣空餘五字賞文似兩京然醫是肱三折官當歲九遷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

奉答明略見寄長短句（離亭宴）

十載樽前談笑天祿故人年少可是陸沈英俊地看卽瑣牕批詔此處忽又相逢潦倒禿翁同調西顧郎官湖渺東看庾樓人小短艇絕江空悵望寄得詩來高妙夢去倚君傍蝴蝶歸時清曉

南樓書事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凉

書閣傳觴容十客透風透月兩明軒南樓盤礴三百尺天上雲居不足言

勢壓湖南可長雄。胸吞雲夢略從容。北船未嘗覩巨麗。複閣重樓天際逢。
武昌參佐幕中畫。我亦來追六月凉。老子平生殊不淺。諸君少住對胡牀。
庭堅承榮緒節推。惠示沿檄崇陽道中六詩。老孀不能追韻。輒自取韻奉和。
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城中望金碧。雲外僧饑餓。人亡經禪盡。屋破龍象泣。惟有簡栖碑。文章嶷然立。
○右頭陀寺。
蟠空作風雨。發地鳴鼓吹。日晴四無人。聲在高林際。伊優兒女語。蹇淺市井議。我欲抱七弦。寫此以卒歲。
○右道中聞松詩。
俗物常偪塞。令人眼生角。永懷洛陽人。論詩談晝壁。青山吐秋月。阻作南樓客。但歌靡蜜詩。賞此無瑕璧。
○右中秋山行懷子與節判。
邑下羹不和。幕中往調護。紛爭非士則。各使捐細故。頗憶郗參軍。能令公喜怒。應知鍊掌車。歷盡崔嵬路。
○右再登蓮荷嶺懷君澤知錄。
張公少爲令。愍俗有遺書。左販洞庭橘。右擔彭蠡魚。歌奔中夜女。歸抱十年雛。（借一韻。）近歲多儒學。仁風似有初。
○右崇陽道中。
咸寧走盧子。終日喬木陰。太丘心灑落。古松韻清深。聊持不俗耳。靜聽無弦琴。非今胡部律。而獨可人心。
○右晚發咸甯行松徑至盧子。
右山谷先生詩藁眞蹟。凡九幅。論江西詩派。先生爲稱首。觀其鋟斲天巧。磅礴萬象。一字不苟作。謂詩

非徒工詎不信然舊入紹興御府卷尾著小璽縫有內府印八藏書家印亦八嘉定戊辰歲九月得之豫章蔡士美

贊曰句法之奇日鍊月鍛鳥輕之過疾詎穩驢上之推敲未判長吉之心欲嘔彌明之息猶斟天巧呈露風期汗漫予方遡詩派而未能所以揜斯卷而三嘆也

黃魯直催繡詞帖行書四行

前歲迷藏花柳恰恰如今時候諸事幾時忺鏡中贏得清瘦生受生受更被養娘催繡○歸田樂令

右山谷先生催繡詞帖眞蹟一卷先生平生語莊此帖故游戲耳觀其序晏小山詞有曰余少時間作樂府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于我法中當下犂舌之獄其悔雕篆至矣此豈自放毫楮間三生結習猶有未忘者耶舊出衆帖中亦別而繫之者

贊曰詞以寓意何適非理游戲翰墨亦或愆弛此篇所傳觀蜡之比衆而不淫庶幾在此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六

宋名人眞蹟

劉忠肅候謁帖行書二行

摯謹候謁子中學士閣下

右元祐宰相觀文大學士劉忠肅公摯字莘老候謁帖眞蹟一卷先君將指潼川淳熙丙午歲四月得于蜀士張箋家手題而藏四十年予既彙帖執而嘆曰是帖也先哲篤敬之風所由寓有君子之道四焉刺謁手書敬以直內也繁文之削眞情之尙易則易親也字同舍而伸交情不諂不瀆也敬以簡致卑而不可踰也又惡比夫後世脅肩造請不避寒暑蠅字蟻紙屑屑以爲恭者哉雖曰幅楮數字以公名德之重是可與荆璧齊琚比矣

贊曰元祐之至于八九年也忠邪旣判乎渭涇公秉輔樑內外晏清宜羣陰之弗復萌矣而卒以黨傾今觀此帖之存固不知其時之當元豐與熙寧然攷公之本心實欲挽一世以爲君子之朋至如答邢恕之書以致休復之問延章惇之子以伸同朝之情皆大賢厚德事而豈顧于人言背憎然而託西垣之訓以極老髬之詆與同文之獄以陷必族之刑非公所與交往來而示調停者耶彼小人者自覆出而抵巇公亦何敢逆窺人以其情之難明予之系此帖正欲以見符祐二黨之未爭苟不激而成之未始不同心而在朝廷也於戲正直如公風猷百齡烈日嚴霜夏杲秋晶皦雖十字之藏蓋已與溫、申、韓

范、數公同此不朽之名矣。

蘇魏公到鎭出京二帖 並楷書・第一帖十二行・尾批一行・第二帖十一行・尾批一行・

頌頓首自承到鎭嘗因郡僧行咨詢動止稍不聞問豈勝馳誠。冬序晏溫。伏惟政事優暇。福履淸適。頌衰老待罪禁庭。充位無補。日有歸田之興。非久得請南去。獲依仁庇。誠所幸願也。未間更冀保護。竚還詞掖。以慰輿論。不宣。頌再拜。子中知府修撰親家閤下。十一月二十一日啓。

惟頌頓首。稍疎問訊。惟日馳誠。近孫子出京。祗奉教筆。深荷顧存。兼承禁從淸閒。福履沖固。不勝感慰之至。江關重複。門宇愈遙。願輔神倪。上副柄用。乃誠所祝。百不一陳。謹奉手啓。咨候不宣。頌再拜。侍讀舍人閤下。二十六日謹啓。

右元祐宰相司空蘇公頌字子容。到鎭出京二帖。眞蹟一卷。公以德量服天下。撓之不濁。澄之不淸。與道卷舒。功運無迹。故位極廊廟。而衆不忌。身處消息。而名不隳。砥柱大河。高峯喬嶽。蓋庶幾孔子所謂有始有卒者。嘉定辛巳歲十月珂以餉節攝京口郡。旣幸瞻維梓之風。後二歲六月。以臬事綰維揚符。復獲接慈棠之愛。因訪遺墨。得之故家。凡有三印識。蓋又後一歲之八月也。執鞭忻慕。于是且有託焉。贊曰。德量維該乾坤。藝成而下。道乃尊堂堂魏公古大臣。劫火同燬。靈光存。直躬致主無間言。餘事翰墨何足論。百年劍佩紛如雲。不于其書于其人。

范忠宣南都帖 楷書十二行・

純仁頓首。介來拜教之辱。喜承累日動止康寧。純仁到南都。水漲阻橋。未能東下。去德甚邇。彌增慰戀。兒

子依命遣詣左右。愚駑失學。公亦知之。今託援賢門。尤爲非稱。惟深賜誨導。庶無大咎。漸遠風問。惟冀自重不宣。純仁頓首上公舒著作親家左右。十一日

右元祐宰相開府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南都帖眞蹟一卷。先君舊藏。云得之涑水司馬伋家。手自裝褫。嘗以示子弟。珂幼聞先君之言曰。祐陵初政。首召公于外。倚以爲相。公以病不克造朝。而治亂之源于是分。此天也。又曰。中原故老大臣。用心率廣大不偏。故能調一天下。今全盛之觀未還。蓋自士大夫心術先分裂始。諒哉斯言。如忠宣公其人歟。珂嘉定己卯歲。自右府掾。持節江東。獲踵公遺蹟。讀壁詩而見墨妙。拜祠宇而想風標。蓋知手澤之在人間。雖幅紙無不可寶。帖有藏書家印四。

贊曰。符祐戰。九河溢。砥柱植兮。珪確競。天地昏。清風滌兮。大中之道。關百聖而不熄兮。用之不失其時。公獨得兮。公筆之不倚。而字之不泐兮。公意之不偏。而態之不迫兮。我觀此書。公心尙可覩兮。

劉忠定書簡帖 四帖。並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八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六行。

示諭康節之語。固嘗聞之。安世每疑其太高。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安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明公以爲如何。安世上。

劉壯輿不謂亡後。深可傷歎。向者過此相聚累日。共論春秋。甚有可取。亦嘗戒其太拘。更定類例。到唐州屢有書往復。商確云就槧之日。先嘗見示。今則遂爲絕學。不知蘇氏能爲收錄否。可惜也。

安世頓首。暌間遂久。瞻嚮實勞。杜門罕便。候問疏闊。每以自愧。使至辱書。承禮制外除。伏惟追慕永感。何

以堪處。不獲面慰。仰冀以道自愛。遠誠所祝不宣。安世頓首。子虛從事年家侍史。十一月初三日。

安世承示諭。去歲移官之際。外勢可駭。正是鶴相恐迫濮上之策。猶賴天輔忠賢。曾不爲動。然技止此而已。但安以待之。餘不足道也。安世上。

右元祐左諫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元城先生劉忠定公安世。字器之。書簡帖四幅。眞蹟一卷。易之學寓于象數。春秋之旨明于類例。舍則惑泥。則拘。此先生之言經也。履變而不忘乎內。守正而無懼乎外。勉之切。望之至。此先生之淑人也。一話一言。何者非教。豈徒帖也哉。前三帖。寶慶乙酉歲六月得之淮西副帥司幹官潘君忠恕。又一月復得後一帖于中都張氏。

贊曰。公心如鐵。萬仞壁立。聲名百年。翰墨十襲。絕景獨睨。奔塵莫及。曰誰爲之。目不妄入。

李公擇嘉裕帖行書八行。

常啓。別久殊劇馳仰。茲有見期。可勝欣忭。秋暑尊履嘉裕。謹先此啓。少加裁重不宣。常再拜。府判同僉執事。

右元祐御史中丞李公常字公擇。嘉裕帖眞蹟一卷。予家九江。與修水爲接畛。至今有公子孫存焉。因得從訪遺蹟。以見景慕。慶元己未冬十一月。得自李氏。

贊曰。予登五老峯。其下蓋有山房焉。繚閣層廊。疏松秀篁。泉瑩夜鳴。谷繡晨張。公方讀書其間。蓋已會此趣于胸中之藏。然則摛墨池之華。擷綵筆之芳。發其緒餘。書尺七襄。固知其有自然雲錦之章也。

孫莘老報狀帖行書四行。

拙詩幷報狀封呈報狀看訖先示及覺上

右元祐御史中丞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字莘老報狀帖眞蹟一卷予藏帖多以碑刻若舊蹟證其眞贋獨公之書徧攷舊帖皆無所質訂藏家幾數十年本先君故物以是不復裝褫寶慶丙戌冬始緘故笈得此紙欲以訪諸人客或見之驚嘆曰予家舊有此書蹟其眞無疑予應之曰此侏儒觀優隨羣而笑問之曰長者決不相誤予幾是矣旣而持帖來並果出一手

贊曰遺墨之四行煜其如晨星之爛是曰元祐之名臣所當攷而申之以贊久藏弗治客見而歎持並所攜毫髮無間予是以知其非贋

范正獻書畢帖 行書 八行

祖禹居洛一紀殘書僅畢誤蒙朝恩收賓祕省中春就職疎拙粗遣惟久去鄉里日有歸思顧未能爾瞻望桑梓乃心依依不審軒旆何日還朝舍弟行謹附問禮且謝稽慢祖禹再拜

右元祐太史內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淳夫書畢帖眞蹟一卷予先得公奏議旣已系之詩文帖中後四年仲春復得公此帖于吳下於虎洛龍臥波四海屬心當熙寧元豐間雖未得以其所學賁澤溥率而鏡古衡今筆端膚寸垂百世明君之監續千古素王之統其討論潤色之功在公已不貲矣裕陵之擢在中祕蓋用溫公奏所謂一紀之淹公蓋未嘗容心也藏之以識士出處且以見景慕之深焉

贊曰士之以道義相從豈計其功而況乎公當其任紬繹唐事之寄所以極簡編之從容亦旣上成書

于邇英。而公猶得以三百年之鑑。信其遺風。則是一紀之淹。乃所以就百世之功。石渠蘭臺。片言帝聰。考槃弗爲。皦然初終。尤以見公之于元豐。蓋盡其魏闕之心。而裕陵之于溫國。未嘗不知其畎畝之忠也。此帖之存。公心天通。詆斥之誣。吁嗟麟鶡。

范正獻奏議帖　九劄。草書。藏本共二十幅。兩卷通二百五十一行。多有塗注改乙處。並依本文謄寫。

薦賢劄子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若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愛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爲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置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爲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正月十九日。

第一劄子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于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爲賢。陛下用爲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于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釁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久領宮觀。乃與章惇爲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筵之職。不惟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爲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

于臣。如父之于子。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怒。惟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爲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爲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服陛下之至公。此深爲聖德之美。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二劄子。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于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爲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爲姦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于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且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三劄子。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姦邪。尤爲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于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措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

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爲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爲才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四劄子。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于英宗皇帝實錄。臣謹按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臥起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臣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道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爲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于此選擇。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准入內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內中進納訖。入內高班劉淵。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准入內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講說過。所引證事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

月八日臣司馬臣吳臣范劉子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內中奏聞奉聖旨依奏入內高班劉淵
疎決劉子
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溥天不雨旱灾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于四京臣願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絕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冤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二月十三日
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祖宗時遣使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不一欲乞參酌
簡易疏
臣竊以治道有至易而必安有至難而必危有至簡而必治有至繁而必亂安危治亂之本不可不知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陛下得其路而由之則簡易而趨于治安舍其路而不由則繁難而入于危亂今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人人得進對于前此乃明四目達四聰以開廣聖意之時也然人有邪正則言有是非若陛下聖志內定聰明不惑見大路而由之則聽言而知其是非知言之是非則知人之邪正譬如將適千里御六馬而行于坦塗雖使僕夫欲引車于險阻之轍驅馬于荊棘之林陛下必不枉轡而從之者無所疑也臣之所謂易者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則必安所謂繁者有爲而任己則必亂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臣于前奏詳言之矣若夫無爲而任人之理臣請得以備論之今或勸陛下以有爲其說必曰天下之事不可坐視其弊人君若無所爲則中外懈惰萬事廢弛此言似是而不可聽古

之聖王爲天下之有事也故治天下天下不能以無事治事則不能不爲也故自有爲以求至于無爲惟創業之主裁定禍亂則能有爲多弊之世更張法度則必多事若繼體之君承平之日則當率由舊章謹守成法而已夫天下之事不能無弊雖堯舜在上亦不免也治多而弊少則爲治世矣弊少而亂多則爲亂世矣聖人雖欲天下無一物之失所然豈能使天下無一事之有弊乎是以治天下患不得人不患事之有弊如欲中外無懈惰而事無廢弛在于擇人不在于有爲也人君好作事則事多而弊益甚雖欲中輟不能自已由用心之誤也若乃昧爽而聽朝正晝而講學清閒而訪問宴息而思道出入不忘儆戒左右必有箴規此則不可一日而不務也夫人之情莫不安于無事而苦于多事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欲治天下先治其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一言而天下受其福一言而四海被其禍喜則濫賞至于軒冕塞塗怒則用兵至于流血漂鹵皆生于一心而已小人之情惟喜多事不喜無事故不欲其君心之靜靜則小人無自而入矣上好貨則小人言財利矣上好兵則小人言征伐矣上好治宮室則小人言土木矣上好察則小人言細事矣君心愈勞事愈不治日入于亂迷而不反此有爲之弊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之于書不過曰咨四岳命九官擇人而任之恭己而已矣揚雄曰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今陛下承六聖之鴻業奉文母之成規所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可以垂拱而視天民之時也故臣敢以無爲之說補聰明之萬一今或有勸陛下以總攬權綱其說必曰天子不可以權委人陛下獨斷則權在于己任人則權在于人此乃大誤不可聽也臣竊以爲陛下任人則權在于己獨斷則權在于人何以明其然古之聖王知一君之身不

可以獨爲天下也。故內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職而治。外有公、侯、伯、子、男、于八百國。分土而守。皆天子所與共爲天下者也。擇公卿之賢者以爲一相。一相總百官。百官治百職。又擇諸侯之賢者以爲二伯。二伯帥九牧。九牧帥諸侯。天子恭己黜陟之而已矣。尊者所治衆。故不可不約。卑者所治寡。故不可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舉其細。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有體。不可易也。今之宰相。古三公也。今之執政。古六卿也。侍從臺省寺監。古大夫士也。天下一千二百縣。縣有令。三百州。州有守。古諸侯也。十八路。路有監司。古牧伯也。朝廷之政。當委之公卿。郡縣之政。當委之牧伯。宰相者。總公卿之議。而決可否于天子。監司者。察郡縣之治。而決可否于朝廷。陛下執賞罰而臨之。有功者賞。有罪者刑。賞一人則天下有功者無不喜。罰一人則天下有罪者無不懼。如此則天下仰之如日月。雖在萬里之外。如陛下臨之于上。則其權豈不在陛下乎。宰相不可以代百官之職。監司不可以代郡縣之治。豈可以天子而行宰相之事也。故天子而行宰相之事。是宰相爲無用也。宰相而代百官之職。是百官爲無用也。陛下之職。惟當擇宰相與執政之臣。天下所欲用者用之。所不欲用者不用之。其用以天下。其不用以天下。陛下何所私焉。如此。則其權豈不在陛下。何必躬親細務。乃爲權乎。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能知人則明。臣能任職則良。此萬事所以治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言君行臣職。則叢而脞。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廢也。天子任相而已矣。宰相者。擇人而已矣。宰相之于庶官。甄別邪正。能否達之天子而進退之。不可有所曲私。亦猶陛下之擇宰相也。譬如天焉。春夏爲之長養。秋冬爲之斂藏。日月爲之照臨。風雨爲之動潤。天何爲哉。默運而已矣。生成萬物。其功皆歸于天。故天道無爲。四時有爲。君

道無爲。臣道有爲。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臣所謂任己則權在人者。賈誼有言。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萃于羣下。今朝廷之事。莫不在陛下。雖欲獨行一事。獨用一人。必不多于三省之所僉謀羣臣之所薦舉也。陛下所自行者。若不訪之于左右。則必得之于小臣。如使公卿大臣。不可委信。則左右小臣。豈皆可信乎。若非可信之人。不私其所愛。則必排其所憎。貨賂交結行于其間矣。古者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言不出于人君之私也。唐人有言。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此言獨出于天子私意。而不與有司議之者。非敕鳳閣卽中書。鸞臺卽門下也。公卿之所僉謀羣臣之所薦舉。其事固有是有非。其人固有賢有不賢。然皆有跡可見。責有所歸。若其不當。則朝廷得以治之。臺諫得以論之。故不敢全爲欺罔。如使姦臣得以密白外事。而使陛下自以聖意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而怨謗歸于陛下。豈得謂之權在陛下乎。仁宗深知無爲之要。御臨天下四十二年。大事付之大臣。小事付之有司。疑事咨之衆人。寄耳目于臺諫。故君不勞而天下自治。臣每于邇英進對。願陛下法則仁宗。蓋以此也。在昔帝堯之聖。動必咨于四岳。豈其智不足哉。蓋爲君之道。當以天下之耳目爲聰明。以天下之心志爲思慮。而當自用也。皇祐中諫官韓絳因對而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問出睿斷。仁宗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耳。當是時仁宗在位三十餘年。其操術常如此。亦堯之用心也。今祖宗法度。無不詳密備具。世歷六聖。人情習安。加以先太皇太后。維持九年。內外肅清。陛下守之。則甚易而必安。易之則甚難而必危。守之則至簡而必治。易之則至繁而必亂。惟無爲以守之。擇人而任之。則太平之治。可坐而致也。臣願陛下宮中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內之法。

朝中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外之政。君臣守之。無敢有所變更。則可以率天下而循法度矣。若天子自壞法亂紀。則何以禁羣下之不循法度者乎。夫銖銖而積之。至兩必重。毫釐而累之。至寸必差。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成王作小毖之詩。以求助于羣臣。言小事之不可不愼也。惟陛下毋忽于細微。謹守法度。以塞亂政之源。則天下幸甚。臣受恩至深。職在近侍。以經術輔聖德。思慮所及。有可以裨益者。不敢不竭盡拳拳之誠。貪進小忠。故不避煩瀆。天聽。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右元祐太史內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淳夫奏議帖眞蹟二卷。其書皆當時副墨。忠鯁之氣。磅礴宇宙。道義之蘊。昭明日星。卓哉偉乎。王魏以還。世未嘗復覩斯人也。珂舊從太府丞范君擇能游。實公之孫。笈中多公手澤。以其世家寶藏。不敢有請。每與客誦言之。嘉定甲申歲八月山陰何德老過予于京江。橐中適藏是帖。遂舉以見畀。書率用赫蹏。具草且多廢楮。又有以見前輩質儉淸素之實。使尙德者有攷焉。

贊曰。思魏徵之棠。不如列疏屛之十漸。愛衞公之柏。不如存丹扆之五箴。諫說豈滕口。格君當以心。想引筆而行墨。方危冠而正襟。追古事以比迹。見忠臣之慮深。是雖不足契當時之感悟。不猶可以鏡方來之佞壬。此左氏所以憤乾谿之痛。而三歎于祈招之德音。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七

宋名人眞蹟

張文潛九華帖行書六行・尾批六行・

未再拜。近得二哥書。四丈在九華無恙也。吾丈新復舊。諸更將護。未賤軀自閒居來。極安泰。不煩念也。二卒借留甚。得氣力悚荷悚荷。未再拜。

宛丘有幹委。因信幸諭。柴親侍行。幸爲呼名門中各計安佳。家婦同伸問。

右元祐右史張公。未字文潛。九華帖眞蹟一卷。公文名在天下久矣。而帖則未多見也。文筆之相須。或者于師承有攸焉。是帖本先君家藏。

贊曰。結字小而密。氣放以逸。措意婉而妍。神閉以全。公固不以書名。蓋無一而非天。然則汪洋澹泊。一倡三歎。攸之東坡先生之言。蓋不特公之文爲然也。

秦少游書簡帖行・綾三、第四帖・各七行・第五帖六行・五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

觀再啓。自公之西。終日閉關而已。郡中比來多事。崔苻鴟張。未就擒滅。仲謨亦出督捕。煎熬尤甚也。忽忽無聊。未有脫去之期。爲之奈何。美授畢。想行李即歸。竚聞車音。慰此引繫也。觀再拜。

宅上甚安。今令人去。取得齋郎書信附上。乞檢之。觀再拜。

觀頓首啓。觀雖已罷免。然所承者公坐耳。不煩深念也。彙已被省符令。在外聽候指揮。吏議才畢。便還淮

南待報。然親老高年。時氣向熱。須官舟以濟。輒欲從使府射一舟。到高郵。幸望開允。未欲寄公狀去。且乞准備留下。幸甚幸甚。當此時。非公誰憐我者。觀再拜上。

元明侍講。移守姑孰。不知便赴上否。家叔得閩漕。約四月赴任。今已愆期。不知何也。杭州報除省郎。然不見告詞。此中都不報。恐是妄傳。或得其詳。幸望批數字見報。此中如井底。無從知也。紀常今在何處。永州得信否。觀再拜。

觀頓首。方此炎暑。小舟溪行。盡室如在甑中。老母多病。尤以爲苦。至郡下欲歇一兩日。敢告暫借船一隻。幸望指揮豫備爲賜大矣。白直亦乞差借數人。觀再拜。

觀頓首。昨日獲款晤。甚慰馳仰之懷。比辱教。欣承履候佳勝。文字已領。稍閒參候不宣。觀再拜。方叔賢友閣下。

右元祐祕書正字。淮海秦公觀。字少游。書簡帖五幅。眞蹟一卷。蘇門四君子。公名在伯仲間。山谷以字法著。而下是則無攷也。今觀是帖。清勁古雅。重之文采。豈不足以傳歟。繫以三印。蓋流傳好事家。用以識卷者。前一帖。得之高郵士人臧翊。次二帖。得之吳門王汝周。不復繫以時。

贊曰。昔江淹夢五色筆。而不以能書稱。天昌其文字。偕以行。如公辭章。淹豈能京。既已禪長公之文籙。奚必夸大令之墨精。託敬賢之盛心。尙遺蹟之可憑。然則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予方將借荊國之書。以爲此帖之評。

李端叔命駕神仙二帖　並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五行。

之儀特蒙命駕相期此特出于風義周旋視古人一時美趣爲不難到則刻燭訪戴不獨前日之勝可紀也欽企欽企家山自是天下佳處永嘉之後人物典刑多萃于此曲直是非雖未能一貫要之陳述班班可采不妨投茲空曠相與扶攜指顧笑語相接亦不惡特未果接武後塵徒有愧羨之儀再拜

魯直五月巳到南宜傳得詩闋如神仙中語而悽惻感人一諷詠之爲之出涕彼巳與世齟齬惟幸其不死多作得好言語使知好膾炙相資其他非可念者之儀

右元祐樞密院編修官李公之儀字端叔命駕神仙二帖眞蹟一卷公蓋姑孰人龍山苧亭之下有遺蹟焉嘗代范忠宣作遺表辨宗廟之誣名動天壤遂入黨籍淳熙己酉歲珂侍先君趨召行在所舟過采石有遺孫某以謁入告不自振先君一見惻然哀之輟齋糧數斛僕鎰幣賻焉其孫喜曰歲儉且死今無以報獨遺帖兩紙在願以歸文府先君卻不取則又曰留此亦將爲他人有不如持以敬售又捐數十千與之感泣而去予時髫齔撰杖屨蛾眉亭上見先君與客廬陵張子禮彥和筠陽李之任商老古桂耿良翰周臣及二道士展讀一再過思之宛然在目嗚呼今三十有六年矣其孫歲久忘其名贊曰姑溪之水清且漪青山之原衍而怯鍾此奇士亦一雋快風義磅礴筆鋒嶮怪蓋巳具書體之五雲不但得發遣之三昧

范資政早饌帖（楷書六行）

百祿啓近疏瞻奉霜秋福履休裕晦日輒具早饌以邀從者幸冀凌晨迂訪不宣百祿頓首承之金部

右元祐中書侍郎資政學士范公百祿字子功早饌帖眞蹟一卷蜀公家法之懿世載厥忠熏芝染蘭

以種馨德公其近者也帖得之蜀士張箋家先君手題云淳熙丙午歲五月贊曰元祐多世臣公之德由忠文岷有阜江有源傳是帖存名門

元祐八詩帖　序楷書大字三十一行・前三詩並楷書・第一第二詩・各十五行・第三詩十四行・第四詩隸書十五行・後四詩並行書・第五詩十二行・第六詩十七行・第七詩十五行・第八詩十四行・東坡書簡・行書八行・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會于信安西園餞中濟帥慶分韻賦詩仲至元字中濟戎字明叟十字孝錫乘字器資以字子瞻先字穆父啓字奭叟行字皆五言十韻

工部侍郎王公仲至

奉送中濟經略侍郎赴鎭慶州得元字欽臣上

遠馭寡上策羈縻有前言平生徒戎論感慨江應元家世近三河游歷多塞垣誰言一方面十載滯上恩前日詔書下旌麾方及門部曲已稍集始知旗鼓尊邊書尙羽急戍卒仍雲屯東山舊部落自昔爲牆藩銛鋒固可用內實須禾黍胸中自有策肯爲淺見論

前戶部侍郎環慶經略安撫使范公中濟子奇

承諸公酌別西郊分韻得戎字

西戎未解嚴置帥濫及蒙自揣非長才尙使制羌戎仰賴廟堂算庶幾或成功此行春已晚柳絲華正紅聯轡向名園四筵皆鉅公高韻薄虹霓笑談生淸風顧予實何似有媿參其中遽然千里別不辭一樽空浮雲聚與散臨岐西復東無以報禮意舉目攀飛鴻

兵部侍郎王公明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分韻得十字覲上

承平萬事康干戈百年戢蠢哉彼西羌乃敢侮邊邑慶陽用武地戰士一當十指蹤惟其人破竹在呼吸堂堂高平君謀帥公論及擁麾當一面意氣動百執聖時務懷柔闔寄貴安輯賀蘭黃口兒焉用長纓繫方當仁草木況忍尚首級佇見貢琛人還從玉關入

刑部侍郎枕公孝錫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乘字純上

羌馬軼河西詔下絕貢聘自是封疆臣都俞命彌敬莫如小司徒欽哉往臨慶貔貅十萬人大半爵公乘恩將懷其心威足繫其頸牧無南向塵指揮罔不定邊氓歌夜耕更續公劉政今日燕西園愧接儒林盛陽關斷誰腸笑把金鐘聽家世本詩書無勞霍去病

吏部尚書彭公器資

汝礪得以字

池水日夜流日行無停軌人生長道路擾擾還如此莫辭飲我酒酒盡君且起贈君雙寶劍有言慰近俚聖仁之于物愛視猶一子顧復愁不至不知分能爾誰茲較尋尺竟莫知所以夷外當反內表傷須及裏邊陲今無事自可緩帶理願君宏遠業赫赫光祖禰

禮部尚書蘇公子瞻

軾從諸公飲餞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鬬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眞多賢仁風被草木綠浪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荊魚盞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戶部尙書錢公穆父

分韻奉送中濟侍郎出帥環慶得啓字會稽錢勰

除戎問邊瑣謀帥繫國體遴簡出絲綸光華建旌棨威謀重兼濟垢玩當一洗游刃無全牛豈復論肯綮勇猛不爲邊九伐秉周禮行期凱歌還宸廷聊聚米遊從惜暌離合醽置甘醴靈囿鬱敷腴天潢湛清泚偕賦踵前修銀鈎閣方底從子輕若飛吾方慙七啓

吏部侍郎范公奕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行字純禮上

爲國雖以德禦戎難去兵夏人久犯順邊氓常廢耕遣師揚我武謀帥直非輕輟自金穀寄倚以關塞行壯懷吞猖狂沈機足經營新傷乃民力未振亦軍聲旣膺閫外寄當使千里淸吾家世此官所得蕃漢情未嘗任殺戮接以信與誠方略固多在惟公守其成

軾啓數日不接奉渴仰殊深承旦夕進發治裝勞矣台候何似拙詩納上備數而已愧悚之至酒別之作敢請一本卽詣達次不宣軾再拜中濟侍郎經略公閣下

先大父自地官貳卿出帥慶陽同省諸鉅公飮餞西城分韻賦詩蓋一時盛事歲律遄邁垂四十年遭時

艱難慮或遺墜特命工刊石以傳好事君子紹興元年八月既望孫宣教郎權通判桂州軍州事范伯思謹識行書九行

右元祐朝賢送行八詩帖眞蹟一卷紀行之歲月書事之本末分韻之姓氏官爵皆見于首帖不復申敍卷末有東坡手簡范氏繫跋紹定戊子四月得之霽上

贊曰□此戊□之元凱承休服【案】此下原缺十字其師干有方【案】此下原缺七字之在旌纛兜□園池□□樽俎從容之間已足以折遐衝于窮塞彼以佞稱者徒虛名之慕以仙歌者惟酣適之快要皆不足以望茲游之塵而同此詩之派也

錢文肅家書三帖三帖並行書第一帖七行第二帖十行第三帖九行

相別後只得揚州一書及汴上人來又一書外近見內藏庫納小綾會認方知弟已到京不知在甚處住差遣有何次第遞中千萬早附一字來忙中大暑爲十二郎今夕成結遞中且此爲問押

如期至逼惟紗幮宜促爲之餘雖未集亦不必備也柴郎日來假什用之類宜不可緩也氈背一體透背紅絹各一匹可爲八娘作一褥此與念三者同也希收餘有所須言來押白七弟二十六日

幷畫孔雀屏風已了亦希來取之透背止可三幅甚有餘雜用也累日通逃不歸喜已到家來日兄上殿請早來同早餐也王和甫已相見否六舅無恙耶戶部問江東西就不就牒適已見來必已收得也值夜相問草草四兄白七弟

戶部帖司蘇潭自攜去收得未

右紹聖翰林學士侍讀錢文肅公勰字穆父家書三帖眞蹟一卷錢氏以忠孝承家世有聞人穆父其一也以文學進名在國史帖字蕭散朴雅不類近時書豈學有根柢然耶寶慶己酉五月予壻陳天澤得之中都好事家以見歸

贊曰代言無謾辭居約見素守元無口劈口乃若神運肘立身本孤直落筆已耐久家聲到于今此帖儻不朽

錢穆父赴越詩帖行書五行尾記三行

鑑湖清泚對脊山兩地相望一水間共佩天涯太守印猶聯丹陛侍臣班君方白傅才何愧我比微之思苦慳莫把舊詩猶見詫繁雄未必勝清閒（案天寄徽之詩云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錢唐盡不如）

赴越書呈杭州熊侍郎

右錢穆父赴越詩帖眞蹟一卷按國史熊本自吏部侍郎補外由洪徙杭公此詩豈其時也嘉定甲申歲予壻陳天澤得此帖于中都以歸于我

贊曰公之與熊同治杭越時皆待制龍圖閣此詩所謂聯班丹陛者耶公以繫囚他所熊以八洞失謀皆以黜居郡此又詩所謂同在天涯者耶承平士夫以東南爲遷謫之區而今焉駐六龍之輿此先王所以許先帝以馳驅身之不圖汎掃上都必欲以正宅中圖大之居也

林文節定力帖行書十一行

希啓比者造門及蒙臨屈皆不獲面奉豈勝瞻仰新冬伏惟（案此下原缺十二字）家在定力院有合破散從官多不

來者望仲至爲指揮根究庶其有憚不敢頻詣府中何時可一見乎奉啓忽忽不宣希再拜

右紹聖同知樞密院林文節公希字子中定力帖眞蹟一卷書以粉牋字畫半已脫落筆法與所著日記同出一手意態清雅宛有法書家風度米元暉跋寶晉摹帖謂公爲好古博雅筆力進退繫于識以是帖覘之可想其不誣也帖中稱仲至蓋是王欽臣知開封時亦紹聖間云紹定戊子四月得之姑蘇

贊曰公以好古兼博識固宜著聲于翰墨予觀此帖實在京師之定力是時蓋初掃元祐之迹使其不爲三子之累則後日之筆當不至于輕擲也

林文節參候帖行書二行

希謹參候平甫學士

右林文節公參候帖眞蹟一卷寶眞所藏帖前輩手刺惟公與劉忠肅而二此帖亦先君之故藏者

贊曰平甫之與荆公蓋當同而異而公則當異而同者也當刺謁之相從以朋友之切磋極兄弟之友恭使合同異之見而惟是之歸予知其必有以助善政于熙豐也

林文節贈賈收詩稾二詩帖行書六行

吳興贈賈收二絕句

樂天遺句滿吳門謝眺牕中列岫存試問白蘋洲上客詩人賈島有曾孫

歲中謾說易三慶風月何嘗有別離盡是昔賢吟醉地惜哉此老不能詩又云可憐醒老不能詩

右林文節贈賈收詩稾二詩帖眞蹟一卷公文章翰墨表表符祐間固時宰所倚以鼓動四方者詩筆

餘事也紹定戊子四月初得公帖繼聞尙多遺墨可以攷證中原之文獻者再從訪之于是此帖與昭靜祭文等陸續俱來按國史元祐初公自中書舍人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此詩所謂歲中易三麾者蓋自蘇而宣而湖云

贊曰歐稱醉翁公稱醒老尙論平生豈以詩攷慶歷之滁元祐之湖醒歟醉歟醉歟醒歟

林文節昭靜祭文帖行書九行

敕祭沈貴妃文祕閣牒撰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皇帝遣太常丞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陳侗祭于故昭靜貴妃沈氏祥符之初愼選女德維勳維賢進輔宸掖孰非良家莫如相門彼德之茂有儀溫溫內政是毗婦道克化刑于公宮以教天下七十考終旣厚厥報上感兩宮素服是悼彤管之傳則無已時厭翟載途象物孔悲祖奠國門靈其格思尙饗

右林文節昭靜貴妃祭文帖眞蹟一卷公仕神祖朝知太常禮院是帖蓋當時所撰者帖中惟行書與公他帖毫髮無異而小楷則端嚴靜莊如出兩手或正或奇不踰矩則如公之于書亦可謂能矣帖與二詩同得于一時先朝典禮尙或于此有攷云

贊曰昔祥符議立后趙文定以沈才人系出相門宜配宸極王文穆乃以文定受知沈恭惠思報其德譽爲長者事遂中格今觀昭靜之壽考四朝亦可占名相之餘澤矣祖宗盛時禮別宮掖哀榮之規具在詔策如移牒于祕閣與具稟于禮職惟此幅紙藹然足以想承平之品式如公筆跡兼備楷則使非

有行書數字以爲並則亦終疑而莫釋也

林文節元祐日記帖（前後各闕文。行書三十六行。）

晚與開育詣右相則閽者遠已見拒云今日不見客深疑其有謂也與二君至寶勝火氣滿面寺居既迫狹帷帳亦蕭索惟鄧陸及余三人者至又訪鄧陸而歸季謙得告鄧方據几揮筆如屬纊者是夕鑰院庚辰垂箔崇政朔班起居畢移班常起居文德呂左丞押麻蔡揆以本官罷爲觀文大學士判陳州（不遷官不加食邑）司馬門下遷左僕射宣制畢微雨閭巷翕然云司馬雨門（邦直云典午密謫持國代已恐除作門侍）降詔諭右相以異省無嫌辛巳（惠卿陽州景溫寶直太原唐垌濠州陳師錫無爲倅霍翔太平觀）熱舒范二丞入晚同開育見新相司馬公頂光帽而坐氣潔清而瑩精神康安云足腫瘡面大如手掌黃水出未止足弱無力未知何時可出更聞新命戊子昭憲淑德忌西閤東門慰退景靈行香當設食訪杜訢孔宗翰鄭穆劉攽臥內云兩腳脫去兩皮襪臥而言皆名理之談也己丑聞于進邸追取蔣之奇告（內批夜大風雨）庚寅中伏早出西城疑眞觀同次中別舜卿于長慶長慶楊太后父母墳寺也初斲地得龜蛇因于寺東建小觀設眞武像今俗以寺爲龜兒寺觀爲黑殺觀觀後以水移在寺西南隅隔一垣爾季謙解舟辛卯六參潞公乞面退至都堂晚見厚卿壬辰天貺節假晚晤謝子敦劉兗州葉祖洽等癸巳批問王存因何除樞密直學士璨甚撓引惠卿向除大資政以服未受後再除爲對甲午垂箔潞公司馬公呂公皆門謝封贈及加俸潞公初特班升殿同奏事奏事少頃三省樞密先下潞公獨留身出一劄子奏對

右林文節元祐日記帖眞蹟一卷元祐之際盛矣公道肆啓羣賢彙征肖翹翾蠕熏和茹粹以躋登于

太平。震古鑠今。前無唐虞。攷之一卷之書。藹然德馨。尙可挹也。帖以廢紙。後有鄧文約中丞簡尺。字甚楷正。不類其爲人。紹定之元五月得之蘇門士人王之德。

贊曰。漢大中大夫東方曼倩之對孝武曰。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序。譬如以周召爲丞相。仲尼居御史府。畢公高備拾遺。蘧伯玉爲太傅。博士則以顏閔執金吾以季路。衞尉以卜嚴子。光祿以仲山甫。郡守以子產。詹事以孔父。史魚司直。申伯爲御下至旄頭式候。亦羣萬之伍。則唐虞之隆。成康之際。陳功比德。自無以喻。武帝爲之大笑。蓋甚言其難遇也。今視元祐之時。彼固何足慕哉。羣賢拔茅大妍。脫跋如確如。惠必斥必去。師保萬民。維溫維潞。大老既歸。百揆時序。師表以韓。押麻以呂。班廷謝門。紛鴻振鷺。守正如王。博聞如顧。錢劉曾孔。滃雲烝霧。其未登于錄者。又不可一二數。宜制正衙。天人交助。翕然閭巷。曰司馬爾。公蓋巽時攘臂于代言之間。而染指于同省之賂。顧猶有是語。則是非之公。蓋未嘗不具也。然則插齒吐吻。擢項結股。委蛇其跡。僊旅其步。雖辨知閎達。溢于文辭。而詼諧者。猶皆不之與。後之君子。其必知所去取矣。幅紙之得。正邪以寓。式闕厥衷。逸史是補。

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前後各闕文。）行書十六行。

等搆陷乞置獄。例與獄朴助云。頻頻與獄。不是好事。陛下且與含容。今若再勘。卽是以斷張商英。俱爲不當。上云。羣小結搆傾陷宰相。不是好事。自與張商英事不干涉。宣云。臣從初便奏開封獄事。不爲無意。章某既有所陳。莫須與他明辨。上曰。差何人勘。得宣卽探上意云。常安民如何。上搖頭曰。不可。宣曰。莫是此人不平穩否。上曰。然。宣曰。【案】此篇凡稱宣者。指曾布。蓋因布字子宣。稱朴者指韓忠彥。猶曾布日錄。稱章惇爲夔。李清臣爲彥也。孫諤如何。上曰。諤得莫又

道是章某所引薦人否宣曰譫乃衆人共稱之非獨章某也上以爲然又云見說全是吏人鄷保者爲之【案】鄷保李燾長編作鄷寶蓋鄷本賤吏當時隨手記載不復詳攷也是夜批出與路昌衡同勘閣子內同坐相云適來上前譫所奏皆有實跡王誼李祉莫要付獄推究盡有來歷安李默然安徐曰相公有許多機智又要與獄眞有鄉風也謂禍建子答云某雖是建人云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眞蹟一卷首尾糜爛僅存一幅蓋記施珣獄事按李氏續通鑑長編紹聖二年八月癸未宰臣章惇奏臣嚮聞開封府司勘蓋漸公事戶曹施珣初言干涉臣子弟緣臣舊曾薦舉欲乞迴避兼士曹王謹術嘗與人言府官本意欲從蓋漸及僧奉召求張商英之罪復從此數人推及臣與蔡京又司錄陳厚亦言蔡京受漸錢百千幷言事連貴要近臣不可不治乃至稱說王震親得聖語傳言吏人鄷寶使人窮究物論騰播駭于衆聞今來蓋漸等案內並不見有上件事節未曉所以若臣之子弟果于漸事有所干預則法自貴者始所當先治豈以臣故爲之隱諱撓法審或無之未委施珣何故輒欲迴避恐出于陳厚等陳厚初時脅致囚語有中傷臣之心臣備位宰臣而爲羣小結架如此若不根治恐小人陰相交通愈肆姦險傾搖國事無所不至欲望特賜選官依公盡理根究施行御批可差路昌衡同孫諤置司根治尋又批應干連人特不以赦原仍令路昌衡等依公盡理根究不得滅裂先是開封鞫蓋漸假貸行賂事事連主管府司檢校庫王厚幷及宰相章惇厚者韶子也訴于惇云府司錄陳厚承王震意鞫獄不實故惇亟自列乞別推上以諭布等忠彥曰如此卽須幷張商英重勘商英已貶恐不可更行上曰惇但爲衆人因商英事譖害己無預商英事布曰此事虛實曲直自繫

惇舉措朝廷爲之別推亦不妨然又須起獄上曰起獄固非好事然惇既有文字殆不可已此事慮實卻在王厚忠彥曰數起獄不便布曰此事更在聖意裁處忠彥亦云然翼日上又諭忠彥等惇堅乞別推而安靈以爲無此例忠彥曰別推卽前日責商英及陛下從初行蓋漸事都非是上曰不爲此惇言靈等架造事欲傾己布曰如此則事體愈大靈何可沮止上曰不治此但治其下耳惇云吏鄙寶者具知本末但治寶則其他情實皆可見王厚所指證佐甚多如王謹術施珣陸長倩及一同監檢校庫宋侍禁者俱是兼所聞皆陳厚之語又云陳厚言連元台及其子弟以此珣言欲迴避蓋惇曾舉薦珣又云蔡京亦受百千忠彥曰此等事案中有否上曰只爲陳厚言罪人有此語卻不曾取狀後來案中亦無忠彥曰如此起獄乃只是理會閒言語若且隱忍寢罷甚善上曰羣小交結中傷宰臣不是好事兼惇有劄子豈可已布曰臣向曾申請以爲小人在下架造事端動搖執政不可滋長兼王震于此事不得謂之無心百姓理索債負若非人有導之其語言豈敢便及宰相兼震親詣府司臨問自來府尹未嘗如此所以驚駭衆聽今日陛下爲之推治亦不妨但恐獄官難得人上曰只爲難得人布曰必得于彼此不觀望向背者乃可上曰安得如此可信者因徧問從官曰許將如何布與忠彥曰前執政差難上曰蔡京又妨礙黃履如何又曰將之奇孫覽亦不可豐稷乃靈門人王古又不可忠彥曰虞策近勘公事上又恐與前勘妨礙布曰臺諫官可差否常安民如何上搖首布曰不平穩否上曰然布曰郭知章或可使上曰謬人于是命昌衡及謂後七日忠彥等再對忠彥奏曰尚書省關到昌衡奏獄事事體已不小又聞昌衡獨詣都堂稟旨上曰無他上殿自爲衛尉事耳忠彥默然布曰陛下選差昌衡副以

謂可謂得人矣上曰然陳厚繼亦訟王厚詔送御史臺仍令常安民勿預蓋惇疑安民黨蠹已謀逐之御史臺訖不受陳厚獄惇等每相與爭辯于上前上意頗右惇惇嘗有劄子自論李清臣寢之已而上批令行出及究治所乞追攝官員中書吏匿不呈惇惇詰之乃曰門下侍郎令檢條門下侍郎謂蠹也他日惇謂布曰惇在此何敢如是遂以白上上對忠彥及布言之且曰文字安可不呈宰相布退卽語惇惇方與清臣相詈也大抵清臣及蠹皆惡惇欲去之忠彥亦素與惇異布獨助惇云安民尋罷御史震等皆作附會欺罔降黜蠹遂去位予攷此帖所書略同而其間如安蠹等語則無之蓋長編以曾布日錄爲正不復見他書也還攷公之升右府在四年閏月壬寅是時尙未登政地閣子內同坐殆非公目擊似是紀他人所傳者然是年東府則章惇左僕射安蠹門下侍郎李清臣中書侍郎鄭雍尙書左丞西府則韓忠彥知樞密院曾布同知院共政者止此六人耳今帖中謂惇爲相忠彥爲朴布爲宣安李各以姓著而獨無雍名雍至十月甲子始罷是殆雍所記而公從而筆之者南渡前記錄多矣史氏網羅獨于雍未聞而今見諸此執謂殘編斷簡無補于史之闕文耶帖之得與元祐日記同時

贊曰史本乎公不厭于複重觀紹聖以來之記述初無及于鄭雍非親札之具存雖欲攷之而執從如王誼李祉之實迹偏攷史錄皆無預乎此案之中鄜保姓名亦各不同至于韓忠彥力諫與獄直乞陛下且與含容安蠹面折章惇以爲鄉風此皆繫其人之大節而金匱之汗青皆泯泯于二人之忠凡此帖紙之所具以同時附會白帖子之人猶能秉直以寫其衷抑可以見人心之是非本無所蔽蒙也然予此時凡六人者皆有所抗論獨雍首尾噤然若不預者佩玉端委接武夔龍又何其絕無一言之獻

替廣于四聰耶迎合于始循默于終而迄不免于黨籍之歸此枉道事人之所以不勝于直躬也

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前後各闕文。行書十六行）

崇政文德呈利珣申八月二日已杏子河破土二十七日連夜出甲倉猝便行王愍等不預知亦不敢申稟上以星變多由邊事深患惠卿此舉衆皆以爲非恐且以破土示有興築之名誘致賊兵未必便興築上曰更速戒約因諭邊兵且休妄動如杏子河未進築有何闕事布遂言鍾傳又有卓囉之舉尤爲未便陸行則無水草（相云有草而無水）水則黃河不通舟旋令釘樁橛挽舟而上運致軍儲及板築之具平夏趨鎭戎四十里而用車七千日夜般運水行勞費艱難百倍于此斫龍又是青唐之地青唐未免有疾臣未見其可俟賊兵不犯涇原且令共謀南牟會通涇原之路卽此數路相應邊事有涯自元豐三年至今十有七年經營邊事未有如今日之形勢今鄜延輕于進築鍾傳又謀卓囉一有敗事前功頓棄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眞蹟一卷杏子河事在紹聖四年本末詳悉具載國史泰陵之仁聖畏天其足以對越而無媿矣此帖出于當時者也又與前帖同得顧不可因是以表聖德耶國史書破土以九月二日城圍一千七百餘步得工十二萬有奇十二日而成是月二十二日賜名平戎寨而此帖則以爲八月殆筆誤云

贊曰進築之策自古兵法之所未有而始于本朝予意其欲毀齒而兒不知所以爲是漸取而漸搖曾不虞乎兵分力疲反足以啓戎心之驕方聖主之側身凜天變之未消章呂合謀惟敵之挑豈知夫璿璣七政之必齊而舞于兩階之自足以格有苗哉我鼓其鼛我弓其弨此帖之存聖心是昭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八

宋名人眞蹟

李伯時醉臥圖詩帖行書四行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在石間萬古無人知此意

右紹聖御史臺檢法官李公公麟字伯時醉臥圖詩帖眞蹟一卷圖陳于前蓋神筆也有墨戲一印極大又一印曰神品上上而下著藏書家一印焉寶慶乙酉十月得之京口

贊曰猗龍眠本書仙工而妍畫亦然醉之趣醒不傳題此詩比逃禪

文周翰盛暑帖行書十行尾批一行

及啓前日承垂訪冗迫未遑再詣攀仰攀仰辱教欣承盛暑動止萬福以往故相府奠酹不即奉謝至悚至悚給假指揮旦夕必下來日當爲督之奉納次哲人云亡同深殄瘁之歎況出陶冶均增哀疚也朝夕奉見區區面敍不宣及再拜居易少卿兄

令妹起居朝夕歸拜見也

右紹聖集賢殿修撰文公及甫字周翰盛暑帖眞蹟一卷喬木世臣鼎鼐遺烈固已具是惜也其不稱也帖中所述蓋王文恭珪薨以元豐八載之五月時宣仁御朝避魯王諱止稱及云

贊曰同文之獄諸賢非一族殄瘁之悲獨及于禹玉豈一人之言自爲之反覆傷哉利祿

鄒忠公同安帖行書四行尾批二行

親家太夫人伏想萬福令弟以次奉侍同安浩上三妹不別啓老母致意家人同此

右建中靖國吏部侍郎鄒忠公浩上字志完同安帖眞蹟一卷嘉定甲申予攝維揚郡有公之孫自毗陵來訟于府攜公綸告手澤求直于有司因是得據案拭目字勁以端迹清而厲意公之心與筆法脗合是歲十月有斬君零者攜他帖數十售于京口皆予篋中已具獨得公一紙以備其闕贊曰公書法本于薛少保稷建中天子嘗以是御奎畫矣公于初政實濡諫墨而迄不遇合以僨于讒慝徒使孽京輩得以投時好而襲其迹是抵掌可以肖叔敖之貌而正心豈能得公權之筆此忠義之士所憤薰蕕之雜糅而繼之以憤激也

曾文昭時寒帖行數原闕

肇頓首再拜宮使大觀文相公台坐時寒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久違門下向苦道里之遠無緣望見今茲相望數舍而官守拘制又未獲造前嚮往下風不忘旦暮更祈順令頤養以副人望謹奉手啓不宣肇頓首再拜宮使大觀文相公台坐

右建中靖國翰林學士侍讀曾文昭公肇字子開時寒帖眞蹟一卷四曾名震天下然德與位稱皦然獨全莫公若者是帖蓋當時與故相去位者相往來意其在爲守時所以有官守拘制之語然公嘗歷陳潁、宋、幷、瀛、徐、滁、泰、海、幷、揚、定、和、岳凡十四部壤地既莫可攷亦莫知其指誰也嘉定己巳歲十二月

過雙鍾得之公諸孫邑丞宋父。
贊曰祖孫百年兄弟一世歸乎其全抑有公議遺墨散軼得自名裔人其監茲豈必名位

朱君貺乞舟榮翰寢餼三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行第三帖五行

紱悚息輒再叩覆誠出迫切不覺言之喋喋也所乞一舟若候歸船使司方行差撥竊慮稽緩恐不可待奈何前月提倉查公差一舟與蘇州持服楊承議夙見艤岸下楊君尚未終三祥聞至七八月間方服闋入京紱今所乘舟到得楊潤間足矣不識暫就查公輟那一往卻即遣還可否紱于查公不甚熟無因而至又似往圖然亦計迫遽爾溷聽殊自恧也紱悚息

紱叩首拜覆紱比嘗上狀仰瀆嚴視滅裂僭易方懼獲譴迺蒙屈賜榮翰勤款累幅若侍誨座秖佩謙眷銘刻敢忘匆遽具書復不及悉仰惟寬度曲以情諒紱叩首拜覆

紱再拜上復比日不審寢餼何如紱憂患餘生哀慕如昔日月之速旦暮即吉尚阻敘訴臨紙不勝殞咽之深紱再拜上覆

右建中靖國給事中朱公紱字君貺乞舟榮翰寢餼三帖眞蹟一卷黨論再起公首預名籍中雖以攀鱗之舊猶不得貰也紹興之旌褒有以也哉帖亦先君舊藏不識歲月

贊曰殿門之刻未毀于彗星彼朱諤者猶不願與公同名孰知夫百年之餘忠邪之聲跡反頓異于沈升植與分朋迭仆迭興殆不啻高岸之爲谷深谷之爲陵然而利不與義羣勢不與理爭帖藏予家覽者目明所謂片牘幅楮藏之爲榮亦何算乎瑣瑣者之羞爲慕蘭之稱也

晁无咎金山詩帖行書七行

倍□中叔父發運右司□□山次韻高唱□中補之再拜□□身無用還山計可成煙霞異塵世江海□高情幸□阮咸集恐慙疏受聲清詩逢□□未覺負平生右建中靖國太史禮部郎中晁公補之字无咎金山詩帖眞蹟一卷予在潤十年紫金之游屢矣覽唐人之遺跡以及于本朝雲濤月波豪思傑語慨然在目□□公詩什獨未前知嘉定甲申六月□□淮海歸小憩吞海而駛兵適自□□所託訪求之士友以尺函至□□數帖皆凡品惟有此詩東塗西□□淳秀隱然有蘇門四君子口中語殆是自瑞錦窠出後所作竄□□皆彷彿可攷云

贊曰我登吞海而帖適至事雖偶然不啻有意彼江山者秀無古今丘壑市朝則二其心阿大中郎煌煌虎節金閨卷懷亦既殊轍同此登覽而趣不同雲霄並翔翬翟冥鴻矢詞胸襟浩蕩萬里比興所存二疏是企清詩勝景何地無之不熱不維景則我隨征塵障天我亦倦翼遺墨未渝微躬奚息南零之波上派于溢詩其警予以詒候門

陳忠肅書簡帖七帖並行書・第一、第五帖・各八行・第二帖五行・第三、第四帖・各四行・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十三行・內第六、第七帖・尾批各二行・

瓘啓渴聞誨益辱訪乃不獲見馳向可知春寒不審起居如何謹啓略道下意餘遲面盡不宣瓘再拜天成祕校賢友

瓘辱問甚勤豈勝慰荷看經次修答草草幸悉令嗣泊令姪朝夕榜出可賀也瓘又上

前日承訪及更得簡示併以爲荷令嗣貢元安勝瓘再上

兼毛筆果愈于彼否欲得一管試寫經也瓘上
承老濟明書自可付毘陵還僕不必託少明也樂成屈顧正彥極見勤厚不敢使迎見必察此意適已令
徙秣陵發見更煩道意瓘上
承超曉乘見過蕭理等至得來書審侍奉進學安勝良慰遠懷方寇就擒閩中想亦寧靜十二郎要歸今
還廬巖等恥在兵寇之餘道路不能無梗令與老人熟議然後可動山陽去此不遠但得有水開閘便可
離船康弊諸意與他書可以互見不更及閏月晦瓘啓
十七妹太君〇八一甥知與二兄講學不輟安居罕出積念必優想見永嘉默喜
得書喜與諸甥安樂七四罷任亦是小事他前程遠大勿以此動念也知汝心懵或吐此是脾虛只服理
中丸及厚朴湯之類勿服涼藥戒之戒之嫂嫂卻未成遷居相去既遠亦難爲管勾彼中也八十一郎得
書寫字謹楷讀書爲人必長進也
十九郎十二郎各謝姑姑問及汝婆安健
右建中靖國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了齋先生陳忠肅公瓘字瑩中書簡帖七幅眞蹟一卷嘉定
丁丑歲十月珂自大農丞假守嘉興先生子孫蓋居是邦暇日頗訪求藏帖以見尊賢尚德之意而邦
人知寶敬絕無遺墨流落至己卯春蒙恩召還郎舍始得數帖于市鬻家其餘則前後萃拾偶雜贋書
簏歲月已軼不復可追記
贊曰士有直躬夷險靡易事君以堯距跋如墨筆力勁挺德聲昭植不倚不流是謂心畫

陳忠肅通鑑帖十五册之一　並行書・今摹光武明帝二紀・其九板・凡二十二行・繫贊餘文多不錄・

昭陽協洽更始元年。

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拔邯鄲。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馮異謙退不伐。

耿弇請歸上谷益兵。乃貳更始。

鄧禹薦恂守河內。

建武元年。蜀郡公孫述。卽帝位。號成帝。

蕭王卽皇帝位于鄗南。

光武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臣光曰。宜其光復舊物。享國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班彪馬援之徒。歸隗囂。

馮勤典諸侯封事至。莫不厭服。

始用孝廉爲尙書郎。

鮑永謂馮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有挑其鄰人之妻者。長者罵而少者報之。至夫天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

宋弘責桓譚。琴・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寬復寇恂。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殺歆。帝問寇所親信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爲誰。曰護軍黃防。曰。總馮歆者。必黃防也。又乏糧食。數戰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制。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率。俾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壁壘。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縣郡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皆降。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詩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者。用此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召鄧禹還。曰。慎無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建武三年。蠶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漏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向宜陽。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曰。待汝以不死耳。祭遵擒張豐于涿郡。

隗囂使馬援親述。還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至洛陽。帝岸幘坐迎。笑曰。至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至帝王自有眞也。囂問何如高帝。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耳。

蒼頭子密。斬彭寵。降。祭遵。帝封子密爲不義侯。權德輿曰。云云。

囂不用彪言。彪避地河西。爲融畫策。使專意事漢。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耿弇平齊地。（張步）弇爲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囂不用申屠剛言。遊士長者。稍稍去之。王元說囂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嶺南華風。始于二守。（交阯錫光、九眞任延）太原周黨。會稽嚴光。至京師。黨伏而不謁。博士范升言。私竊虛名。夸上求高。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上曰。且當置此兩子于度外耳。（囂、述）

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七年。述立囂爲朔寧王。

三月晦日有食之。詔上封事。及上書。不得言聖。鄭興言。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至功臣用則人位繆矣。至）先時而合。月行疾也。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江馮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云云。）上親征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車軨。帝不從。問馬援。援聚米。（至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

潁川盜起。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至願復借寇君一年。平隴。張步欲入海。齊王。陳俊斬之。）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衞尉銚期曰。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述遣刺客刺來歙。歙召蓋延詰。
王元降。述曰。豈有降天子哉。
述又使刺客詐爲亡奴。刺岑彭。
郭伋爲幷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建武十二年。公孫述戰死。延岑以城降。吳漢放兵大掠。帝怒譴漢。又讓劉向。玉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任
延曰。善事上官。不敢奉詔。
賞上東門侯郅惲貶東侯。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
詔長沙王等皆降爵爲侯。朱祜言。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吳漢自蜀還至京師。于是大饗。增邑更封。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厭武事。自蜀隴平後。非警
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帝曰。孔子不對。非汝所及。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
軍官。耿弇等印綬皆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朱祜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
不用。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鄧禹・李通・賈復。）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韓歆
及子嬰皆自殺。死非其罪。衆多不厭。追賜錢穀。以成禮葬。臣光曰。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
仁明之累哉。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改名莊。）

十六年交阯讋冷縣雒將女子徵側、徵貳反。
十七年帝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九年馬援斬側貳。
桓榮授太子經榮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董宣彊項令。湖陽公主。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諒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諸將或失常度帝遣人觀大司馬何爲曰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
劉昆長者之言。江陵反風滅火。比渡河。至偶然耳。弘農虎
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敍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三年朱祐薨。軍人樂放縱多怨之。
二十四年馬援征武陵蠻矍鑠哉是翁。
二十五年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南單于稱臣。藏宮欲得五千騎立功。
我梁松父友也效龍伯高刻鵠不成尚類騖效杜季良畫虎不成反類狗。逃敦厚周愼。保遵父喪。致客數郡。

朱勃詣闕上書。
臧宮馬武曰。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貪殘之政。雖成必敗。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拜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佚正色曰。爲陰氏乎。爲天下乎。
三十年。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至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中元元年。拜第五倫會稽太守。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記焉。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圖讖于天下。訖桓譚。范蔚宗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貴顯。世主此論學悲哉。
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于明堂。登靈臺望雲物。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
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援女。
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不與。大起北宮。時天旱。鍾離意上疏。
永平四年。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

梁松下獄死。鄭衆不染于辭。（輿子也。）初上因松以縑帛請之。辭曰。儲君無外交之義。不往。宋均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喜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爭之。時未可改。久將自苦之。乃言耳。

自期門羽林之士。特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丁鴻爲侍中。

楚王英自殺。（寒朗袁安。）

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鄯善。）巫自來取騄馬。（于闐。）

北海敬王睦薨。中大夫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敢不以實對。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爾。其智慮畏愼如此。

館陶宮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尚書閣章。當遷。以二妹爲貴人。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

章帝卽位年十八。

右陳忠肅公手編通鑑節要。眞蹟十有五册。先生親接溫國見聞之近。心潛孔聖筆削之傳。爰卽成書。聿遵綱目。閱歲積日。親繫其凡。偉矣哉。百代之宏規。三長之絕識也。是書始更始元年迄于唐敬宗。其間錯雜尚匪全本。嘉定乙亥七月。珂在中都。以錢三十萬得之先生之孫某。若夫先漢而上。太和以次

長編散帙未得以覩其大全劍合龍歸期以他日
贊曰魯麟獲而編年之法廢歷二千歲有司馬氏研精覃思爰作通志而後鉛槧之士即所見之仁智
摭長取粹皆有以自託于世況乎先生道醇學備炯焉其心不約而契則夫大篇煜煌流俗披靡貫穿
馳騁出類拔萃其所以壽斯文之脈而續聖人之意者又豈可以淺近計哉彼陵藉者本無所至讀未
終卷欠伸思睡是蓋王子淵所謂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蘇黍含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
何啻如聖門之未足與議者也

許文定萬里帖 行書十三行 尾批兩行

將頓首比累奉書郵然值改藩不審一一道否比日冬凜伏惟開府已久即辰台候萬福日月易久德清
嫂嫂奄及大祥新婦往寺中除服追悼平生豈勝悲感遠惟慘戚何以爲懷吳蜀萬里無由面慰遞中附
問耿耿不次將頓首子中知府舍人大兄台坐十一月十九日

右建中靖國黃門侍郎許文定公將字冲元萬里帖眞蹟一卷皇朝以人文化成龍首之選固以待魁
壘特出之英然君子猶欲觀其所就也符祐之間忠邪雜進剛巽異體意所就之機歟如公之厚德養
而大醇苟不以一時之祿位介乎其心文與節俱俾世知得人之盛足與科目對則亦何以尙茲惜也
其未盡然也帖得之京口蓋嘉定辛巳之十一月

贊曰章蔡欲發溫公之墓而公尼之以一言厚德如公其勢蓋足以回天矣豈用力于書法乃獨有未
然者哉博大以自充委蛇以求全予以是服公之正而監公之偏

蔣觀文錢塘天府二帖（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六行）

之奇啓辱書縞承還自錢塘道路奔馳得無狼狽乎比來美疾良已否眠食勝常否初聞留家獨行固知不便之奇早嘗此味矣惟以道自安以聽休命區區不宣之奇頓首士憲吏部朝散之奇再啓辱書承比來所履清豫良慰良慰之奇近蒙恩有天府之除衰晚何以堪此已匄辭免矣餘需面究之奇頓首

右建中靖國樞密使蔣公之奇字穎叔錢塘天府二帖眞蹟一卷予往來于常與諸蔣游蓋世家文獻幾三百年矣是帖以嘉定壬辰歲二月得之西湖羽士劉元綱劉得之蔣之孫騰雲起予亦識之自以選詩名亦雲仍之秀者贊曰尺瑜寸瑕工所不棄如公平生抑有清議雖翰墨之僅存亦世俗之共寶予獨區區于別白是亦或出于有意昔鄒忠公以言得罪士皆縮頸以避去公乃折簡以自麗由是而去蓋已無慙然則操觚刻楔片言幅紙其知所以行已也必矣以字達識以識行字舉一知二茲帖之所以可貴

佛印清勝帖（行書）

了元信咨澄維那人來辱手翰喜法用清勝如在華藏甚終始周旋眞行腳高士以贊佐爲心也月初相見具此不宣了元信咨澄維那

右佛印師了元清勝帖眞蹟一卷予在京口登紫金山妙高臺見坡翁與師遺像淵乎似道睟然其容意其非偶從游者嘉定甲申十一月始得此帖于其徒褾而藏之以附甄濟牽連得書之義

贊曰欲溯其洄先涉其流欲觀其人先睹其與游東坡之名在昌黎武威之閒而師之能亦文暢祕演之儔德必有鄰而人焉庳世于是可以察予之去留

參寥新秋帖（行書五行十）

道潛頓首違闊滋久豈勝馳企邇來新秋氣凉緬維山中住持法體清勝不肖昨以患禍羈囚吳門而聞詢師遠來而老丈亦不吝揮金見助益認風義之督感激尤深不肖自至東魯日欲具書上問動止蓋道遠無行李往還之便故不能如願想高明有以諒之也末緣占對希以時重不宣道潛頓首再拜幾聖寺主老丈八月五日

右參寥子道潛新秋帖眞蹟一卷眉山之門無虛士頡頏張秦表裏元辨惟參寥爲然幾邑有西菩提寺蓋師所居予屢過之是帖以慶元己未歲八月受之僧惟月蓋師之的孫

贊曰帖中書督字法當爲篤世間豈有不識字參寥子耶應世以文特師之粗于此乎何拘維以觀其書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九

宋名人眞蹟

米元章書簡帖上 兩卷・共二十九帖・並行書・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五帖・各九行・第三帖四行・第四帖二十一行・第五、第八、第十四、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帖・各十行・第六、第七、第十三、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帖・各十三行・第十帖七行・第十五、第二十四帖・各三行・第十九帖十七行・第二十、第二十二帖・各十二行・第二十一帖十六行・第二十六、第二十九帖・各十一行・

芾頓首再啓今歲當從聖奏計故事代之者卽奏也使節到都八月半例以九月載行司西上十月到國門我公可到南都左右復西也餘並人吏面占芾頓首再拜

芾頓首再拜蒙教二十一日望屈大旆雪圖上納橫輔非不愛未見公所愛者耳帶留數日奉納也向晚料峭起居萬福謹奉狀不宣芾頓首再拜大夫丈節下

太夫人玉裕萬福不及拜別快快老妻伸奉洎趙妹郡君各希加愛加愛芾再拜

芾頓首再拜右丞資政春官恩主釣席仲秋漸涼恭惟台候動止萬福卽日芾蒙恩昨以四月忝命改官盡緣知獎沒齒易報六月被遣此邑聞台旆將至遲留七月以俟一識威采面感恩紀謁令弟始知不可俟抱悃之官近亦得令弟書始知對簾遂力疾作書以布下情其餘俟趨省詣府造門叩閽所懷非紙所罄不宣門生米芾頓首再拜右丞資政春官恩主台席○謹空

芾頓首啓蒙教審起居沖勝已支千條付邑脚錢既奉委惟所諭更不須申稟鮮禾方成更與放限十日佳般木亦須限外毋奪農時佳苦暑未可約過弊邑良食利人自愛草草芾頓首濬川宣德明惠閣下

芾頓首再拜。久違長者。幸茲邂逅。不謂行役。莫獲少延節旄。以寫傾慕。昨日繼至舟次。不可俟。留刺怏怏而歸。適蒙雅誨。且承食已首塗。方寒千萬珍養。訓仲相聚道意。謹附使陳情。手凍草草。芾惶恐。上運副朝散老兄節下。

芾惶恐頓首。專介踵門。蒙手教。荷溫眷有加。自承鹽邑還。日夕排比。宿司以俟臨按。杳不聞好音。鄙棄下邑。乃如此耶。忽大熱。恭惟比日尊體淸勝。芾抱水中夕。公和懼曠莽。有何所聞。且以見教。去替數月矣。過熱遂可買舟治行矣。謹附使上謝不宣。芾頓首再拜。管勾推官丈閣下。

芾頓首。十日之歡。足慰故人遂別。心目悽斷。有興除酒安樂。大是塵生好事。惟爲親珍攝。今晚之意不快。歸念之不已。區區別啓。楚州運勾石仲謀。淸修可愛。試一見之。芾頓首。方回老弟人英。○潁公相見道意。今日不得同一笑。恨恨珍重。

芾頓首再啓。比苗幕過。道從輿衛于琅琊之間。爲泉石之樂。恨不接遊跋也。滁天下佳山水。且少過客。諒稱高懷。正恐賜環在邇。不能久彼留也。芾頓首再啓。

芾惶恐頓首再拜啓。大雨恭惟台候萬福。名筆爲亂道。遂塵汚矣。七月一日。大年約來蒲池。閱邵伯瓜洲。須十日一相見乃佳。芾頓首成伯公。○門中各惟淸勝。郎娘長茂。芾再拜。

芾頓首。向承始教。撫便久不得爲答。以致久仰之素。想高明諒之。春和道味何如。一水之阻。未遂展接。千萬珍厚。有便數枉書爲望。草草。芾頓首。僧正文公。

芾啓。蒙教。昨夕經義。眞蘇門生也。待都佯不會。却是惜岐首也。今送去四十貫。賸于泗州一過賓。陳主簿

名師仲乃芸叟生甚艱揚有善傳寫者開節奉爲吾顚出一千作手功畫八本奉寄取幞頭人來取也藥又夜來告夢云去一顚得一賢亦何所在不知何祥也紙足爲大【案】此落文甚多不可解疑有脫誤

芾頓首再拜蒙恩未卽詹望伏乞對時精調與寢下情庶祝謹因便介附狀起居不備門吏米芾頓首再拜運使大夫丈節下

六月二十日芾惶恐頓首上啓離潤得千珍旋聞入列卿寺雖少雄飛未弄翰墨未副手相策足足不一賀也到官衰疾相仍拜啓後時披晤未卜伏惟珍毓不備芾頓首再拜彥和大監台座○濡須僻陋月十日無一遞無一過客坐井底爾有幹示下芾惶恐

芾頓首再拜經宿恭惟台候萬福伏想般舟良勞神用俟到蕭閒參見次前蒙寵賜嚴命不許辭然今有所獻公亦何辭以拒之通圜願隨葺錦增光久爲選人鈍滯非稱也若不以爲不恭願檢入謹奉啓不宣

芾頓首再拜知府鈐轄待制台座○硯在合內

芾頓首再拜君發太尉台座之杞拜違旋得官江湖歸掃家山杜門不出人事殆絕比到都見陳子眞承動靜復知已更王夫人之痛不覺嗟悼不能已復自咎不敏阻貢尺書以勞孝思內有慙負疚不能已比日台體起居何如謹奉啓通誠拳拳下情此不能宣芾頓首再拜君發太尉台座○小兒益長人物不凡伯時姻事有期未

芾頓首再拜彥和通判承議閣下端禮處拜違迄今不承音驛客至恭審到官冬序向凜伏惟神明扶持尊體起居萬福芾衰晚如昨未卜展晤伏惟珍厚謹奉啓不宣芾頓首再拜彥和通判承議吾友閣下十

一月十九日狀。

芾頓首再拜。觀使樞密太尉先生鈞席。伏審榮拜宸命。遂請歸第。天柱之任。暫留時棟。睿眷之重。定將起矣。惟初解浙西之節制。聿居綠野之燕安。神明掖扶。氣體泰定。有足樂也。芾以出入不得阻隨杖屨。看山揮麈。詹企不極。不備。老弟子米芾頓首再拜。觀使樞密太尉先生鈞席。

芾頓首再拜。至孝景温觀察台座。區區已曾奉疏。流落三年。重來京國。恍如夢覺。治居未定。未及上謁。專介及門。喜孝履多福。三兩日詣慰既親。又與令姪同官不妨否。更俟一言。燭下方客起。不宣。芾惶恐。上景温觀察親友台座。

芾頓首再拜。聞公有官職壓人之說。是何言歟。公世德清茂。才高望重。越自小官。慨然論天下事。宜比馬周。此未足賀。老友固不奉佞也。望日文德門多見諸公。獨不見公何也。癬方須得大段酬勞方傳。恐前書眞不達耳。

芾頓首再拜。知有令郎之戚。此難遣者。能書第二兒二十歲化去。剜吾心肝。至今皓白之由也。癸未去國至今二兒二女。老年何堪。何堪再到。（案此下有脫誤。）卒三姊夫交游喪盡。情懷落魄。不振不振。

薇頓首再拜。相從之樂。自卯及巳。十五年矣。自武林失恃。遂髮白齒落。頹然一老翁。若與公相遇他處。宜不相識耳。比來處侍下起居何如。偶洽光同官劉穆之行。奉書千里相望。何日會合。臨風悵然。薇頓首。通判朝奉君謨兄。

老兄幾子。吾鼈兒十六矣。又二子粗長黠。後房進嫩人。郭德又見報。知蜀中一邑都。未得消息。郭憨猶通

直洛陽令頑健如昨湖外有何勝事嶽簫雲水爲我致意漱頓首
賀知章草書唐人歌詩往往及之今有人收得否試託問之漱
向承惠洪氏石刻多感往歲謝公處得之想其眞蹟精妙何當一見之家藏墨蹟數本今以石刻奉寄一
笑輒欲以告身質過數日奉還如何漱頓首
芾頓首啓適奉賀留刺晚來起居萬福舟兵自到日支錢餓得欲死今日旬下支一料米去告指揮日支
與米爲幸主簿甚嚴傳語皆不答聞有甚條貫吁可畏哉謹奉啓咨叩勿泄此語恐相惱不一一忉忉芾
頓首再拜道濟通判中大夫
芾頓首啓知曾賜教使下失去感愧異常知西第已爲人貨已遣人去輟蓋一相知也若人口少別輟得
一位與之甚幸甚幸諸處尋屋不得園中屋得數間芾亦可居也且望留意不敢忘德草草芾頓首太保
吾親
芾頓首再啓蒙眷有素不敢自外具有丹赤仰于左右芾今任不礙舉辟管勾文字或帳司得備驅策敢
不自竭芾六月正滿三十箇月百指畏暑西上而貧無桂玉之費儻蒙恩私仰戴山嶽芾惶恐頓首
知庵成自逸仰慕不已雨多種植必皆青活弊庵前柏活否更求數株益之黃鶴家山前水池水不乏否
告問主者若不乏不須問也寶晉必蒙照管恐損漏開春求宣明東歸老拖曳不行也天啓曾有書去達
否芾頓首
米元章書簡帖下 三卷・共三十五帖・並行書・第一、第十五、第二十四、第二十九帖・各七行・第二、第八、第十六、第二十五、第二十八帖・各十一行・第三、第十二、第十七、第二十三、第二十五

帖・各九行・第四、第十、第十九帖・各八行・第五、第九、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帖・各六行・第六、第十四、第三十一帖・各十三行・第七、第十三、第二十帖・各十二行・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七帖・各三行・第十八帖十八行・第二十六、第三十帖・各五行・

芾啓早略一揖未慰久別承來語久候無耗故困憊歸息傾仰傾仰來早願同令兄見臨一飯訖同至山房然後歸治行未晚也切切餘面罄草草芾頓首致平國士

芾頓首再拜右史舍人老兄閣下蒙手翰貺尙方珍醴拜嘉增幸來日當引九日拜臨顧之辱併敍謝意謹奉啓不能罄所言芾頓首再拜希聖舍人親家台座〇來日東華得一介相引乎吏部至今不見人來耳

芾頓首再啓行日伏蒙尊造枉駕水次不遑迎謁內積悚恐不審尊兄資政向日到闕欲拜狀也芾疎謬正託德門叅賜訓督使逃罪戾至幸至幸芾頓首再拜

黻啓前人迴郡官訪及方下船著公服又欲卽行故草草數字必不怪也輒假小舟至郭送彥誠觀師還寺舟至卽西至幸如期少頃至也餘到潤留書復古次百穴草草芾頓首不二禪師故人

黻頓首雨寒安勝不知在施水資聖奉尋不見快快張公必拜見晚歸可少【案】此下永樂大典原本缺・黻頓首〇彥誠觀師同此

芾頓首再拜運副奉議明公節下去陳聞使節至許至建雄鎭專介上狀久之迴云至汝還辜阻一披晤此情悵然故再奉啓幷前狀上納霜寒深冷恭惟尊體勳止萬福區區已具右狀中者不重述不宣芾頓首再拜運副奉議明公節下十一日狀

芾惶恐再拜。私居杜門。以禪悅爲樂。彥舟去後。不聞左右動靜。嚮風永懷。不能已已。曠寒比日官況何如。門中上下均慶。去歲之念。必少彌忘。聞其素屬疾。非小兒五日間。忽然不見者。幻法有如是。不以禪悅。何以爲遣。曠寒千萬珍重。二月或所請宮觀不報。卽扣閽。惟珍葆珍葆。芾頓首再拜。厚之知府學士德友。芾頓首再拜。昨日煩聒。出京始一飽也。經宿起居沖勝。白熟求四枚差小者。卓上碧水晶。與老駿壓紙。可否。以吳顧道約來相見。故未行。早飯了。東邁依依。奈何奈何。芾惶恐。上厚之宮使學士恩舊。○范寬四幅贈老友如何。

二十五日。芾上啓。得十四日書。知已到官。雖國士失進躐之序。聊爲知己屈。甚善甚善。專啓敍懷。芾頓首再拜。彥舟學士樞僚仁友。

黼啓。昨日承教。直夜不及答。午間得暇訪及。面敍俸錢支使之數。屬出外邑五七日。比晝能一遊寺乎。草草。芾頓首。上公震太尉台座。

芾惶恐。蒙教審台候萬福。牌寫了。久將謂已取去。來日遣人來。幷今日者來取。兒子入寺檢未得也。區區別啓。芾惶恐。上公震太尉台座。

三月十一日。芾頓首啓。衰老蒙誤恩寵。徑西不得少留。以承二君子動止。伏惟珍愛珍愛。芾頓首再拜。安中學士吏部二友塵下。

芾頓首再拜。運使大夫丈節下。昨以手拙。附專介以代占謝。恭想已達左右。卽日春和。恭惟神明相佑。尊候動止萬福。

芾再啓。高郵不須亂當生事。蹔居非吾鄉我里。無人勾副。定國是也。牽復既去。只養別人。四時纂要。四月一雨又主旱。請借一閱。道路人言。高郵依舊水濫。雨雪不少。不知果否。昨過彼時。水濫見邵伯以次數道通湖港。皆以土塡塞斷。從初救田。今合放開耳。想不一處。豪姓因而擅之。恐非公家利也。芾頓首再拜。

芾惶恐。前辱臨顧。兩日打糧。借人未得。翌日馳造尊勝。至今不見石工。特來許借告給付。區區面罄不宣。

芾頓首。太易吾友。

芾啓。適方上狀。使至辱教。欣審晚刻尊候萬福。幷蒙佳茗爲貺。併深感悚。來日朝晚。幸臨屈一飯也。區區容面敍。且奉此爲謝不宣。芾再拜。志行通判承議老兄。

芾頓首再拜。初熱。恭惟神明相佑。尊體萬福。賓老以英才受審知。布上寬書。暫至澤國。而芾以官期當去。不得少棲清芘。以此爲恨耳。芾頓首再拜。

十一月二十一日。芾頓首上記。留守大資政丈鈞座。私居乏人數探伺。竟阻追攀大旆。此情惘惘。念蒙令弟拂拭而久與明甫遊也。故自竭有以獻。惟公宏恕其愚。而矜其志之善也。願公開懷以待天下之士。猶恐人人不自信。勿以泥塗之久。懷廷尉牓門之心。深閉固拒。以絕天下之士。願以常情處人。而躬行高世之事。忘恩怨。會通一致。出人意外。晏然爲明主安一世之人。起治功。致太平。此爲下識之所瞻望。中夜而興。披衣呵筆草略。死罪死罪。門吏米芾頓首再拜。行書二

右簡尺。先臣芾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書。

芾頓首再啓。故人作發運使。都不照管下邑。今十連作帥。當似臨淮縣長官時故事。但一片心脾。依舊佳

在不知委悉得過否芾惶恐再拜
倅同官來江寧少小相識父處刁幕熟鄉人一戎同官來須少過從亦是未得報間同出入遊山之人三處是飯主人貴人出入難不敢牽率知客位榜甚嚴此爲常人設耳豈米老有不得船之理呵呵俟面千也芾惶恐再拜【案】此帖首行應有脫誤。
糖霜大治喉咽甘辛尤能發散含化佳芾頓首
眞腳香一劑置痛處薰透氣立安芾諮
老妻上問夫人玉體萬福楊老夫人乍到未得去拜屈同官于此得款還往也才回謁楊簽歸便行知有人在彼故立草草作數字不得周悉書表司與假遂令小兒作書不罪不罪芾再拜
芾頓首啓昨日特承龍臨屬王氏兄弟飯遂阻于門迎留以朝衙謹先上納旦夕祇造不宣芾頓首再拜
景仁通判宣德兄
芾頓首再拜在無爲一書作廣州題達未衰老忽西去出意外憂畏而已因賞心亭與元龍屬酒選三麗人歌自作詞云有人去廣德立作此書用致詹仰草草不罪不罪芾惶恐司諫台座○門中各安勝安勝
右楮紙詩書等十幅先臣芾晚年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詩摘在詩文帖中。
芾頓首再拜丹陽人安舊治假藩上游琴尊足以自適時來則爲蒼生起耳芾頓首再拜
海岱絕唱已刻于杜與劉顚者對也非二顚者不刻芾頓首七月六日
芾頓首再拜運使大卿台座春序向和恭惟澄清之暇神明相佑德履起居萬福芾被遣俟命于左右已

次于潤舟大水漲過橋不得未即參侍伏乞爲上珍厚專介上啓不備芾頓首再拜運使大卿台座
敝補塡尙少八日以新府公至理須出見來日且參假登舟至眞滁日移疾報本州不審尊意如何敝蒙
恩有素不勝傾倒之至敝頓首再拜

芾惶恐來早爲一麴江樓少延道韻只今衩衣在此烹茶久俟芾惶恐府公少盬大夫公
芾惶恐再拜彥稽提舉太史公甲兄節下抱疾之官十日九假事皆委辟侯改雙槐堂爲寧一堂射堂雨
敗堵悉見北山萬疊名曰仰止堂于甲兄可謂無負矣芾衰老之人每臨一事欲仰兄精力不已力疾答
專使不宣芾惶恐頓首彥稽太史公提舉節下四月旦日狀

芾啓衰晚辱誤恩法不可辭秖益悚懼蒙教賀重某慙悚附使具此草草芾頓首亦虛吾友
不煩如此前言甚易當必不到入臺章也呵呵

餓殺客也芾頓首安中吾友

昨夕作此簡未及遣承寵誨荷垂眷今早食後作【案】作字上下有闕文・晚阻城外約來早告顧舟中北城外一飯幸
甚幸甚芾頓首

芾頓首再拜先白吾友疎展昭思企暑中起居何如小兒未聞師誨願以童蒙之道處之謹遣侍筆研于
左右惟久要終始造成之悚悚異日報德不宣芾頓首再拜先白吾友○同舍萬福

右崇寧南宮舍人寶晉米公芾字元章書簡帖眞蹟六十四幅分五卷中興初思陵以萬幾之暇垂意
筆法始好黃庭堅書就戒石之銘以頒而方國一劄遂皆似之後復好公書以其子敷文閣直學士友

仁侍清燕而宸翰之體遂大變追晉轢唐前無合作珂家所藏詔墨幾百軸以歲月攷之良是故紹興間公書盡歸九禁而世罕傳最後赤水得珠頗神北內躬御寶跋製翰墨志多紀公遺事益知帝心簡注惟公是嗜是帖多天上本間有內府圖書及紹興寶璽在焉前五帖嘉泰壬戌歲正月得之中都范氏次十帖開禧丁卯歲五月得之李奉寧客何師說又次四十帖嘉定戊辰歲二月得之京師官鬻又次九帖己巳歲八月得之豫章朱氏頗末印識全及半者通五十所

贊曰論書自晉始蓋因其風俗之清而流之于妍降而六代又以其習尚之篤而溺之于專維唐設科身判書言作成自初歐褚爭先薛靳張顛顏眞卿便中世而後雖經生楷隸猶得以揚鑣而鳴鞭五季日卑我宋興焉士以德進捨藝之偏既窒其進取之塗故世之以書名家者皆不雜以人而純乎天更八葉之豫豐乃設學而詳延有芾者出集其大全蓋繇羲獻而來遡崇觀而前或營萃以拔棘或宮墻而及肩或小醇而大疵或舍正而取權六書之統殆所謂芾之死不得其傳也巇巇喬嶽洋洋大川草木風雲波濤蛟龍我繫此評其然豈然較三十里後八百年

米元章靈峯行記帖（大字楷筆十二行）

邵巖、胡端修、吳亮、米芾同遊靈峯寶刹崇寧甲申五月望日書

易安居士一日攜前人墨跡臨顧中有先子留題拜觀不勝感泣先子詩常爲字但乘興而爲之今之數句可比黃金千兩耳呵呵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行書十行）

右寶晉米公靈峯行記眞蹟一卷天下未嘗無勝游惟人與境稱而後傳久其次以文其次以字畫攷

乎此亦可觀矣寶慶丙戌秋得之京口故藏易安室有元暉跋語繫焉
贊曰永和之蘭亭列序時人文字之不磨千載莫鄰彼睇顏之徒雖未足倫觀其所傳亦庶幾彷彿乎
清塵

米元章獲硯帖　草書十一行

僕今日獲天下大奇硯世未有也他日使公欽賞不已石佳發墨眼大如錢大小適中渾厚古雅平生收
端硯未有此比異日方知不誣也公家鳳池空大不適用爾今歲有此奇獲眞丙辛天地合也問九哥可
知

右十行皆吾家舊所收悉爲邦人得之多以歸好事翟佑之蓋晚年字也子友仁審定眞蹟

右寶晉米公獲硯帖眞蹟一卷予作硯山園先一歲得硯山詩表英光堂將以殿帖謂足以大全矣錫
山鄭子恭時中一旦來訪謂家有獲硯帖必與硯山事實相表裏欲持以見歸予喜亟問亟求不愈于
約居一月而帖至攷之非硯山也蓋他一硯耳而其言鄭重如是予嘗讀山林集有一帖曰辱教須寶
硯去心者爲失心之人去首者乃項羽也硯爲吾首誰人教唆事須根究然而復有一說徐熙梨花人
多識之請攜去遍示識者若可當硯猶爲少存交情長年報答必欲吾首亦不免永鎭烏江兩手捧下
分付且只成甚頭腦使希昆仲命駕早賜面議之噫嘻硯尤物耳固眞足寶耶足寶矣固可以比首耶
觀此寶晉之于硯亦可謂溺矣不特硯又連以山而肯易一居其江山在胸次足尊尤物之累如此亦
可見不凡今乃見園于予而又得是帖以表證之特書屢書又可以凡帖而列之耶帖之言曰丙辛天

地合而得是硯。按寶晉生以辛卯。術家以天地合言。則丙戌歲。在大觀之元。如寶晉因得右軍王略帖。作太師行。固嘗以丙辛合。論得帖之月日矣。帖與硯均在所重。理固然耳。而葉石林燕語曰。米芾談謔好奇。在眞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是硯也。首也。帖也。身也。一而已。予據此江山。得無愧耶。硯山易居。在何年。不復可攷。而是獲硯帖。公之子友仁。指爲暮年字。攷其歲月。蓋仙去前一歲也。豈硯山已去。而他硯無可屬意者。又將因是以寄懷耶。得帖之歲。蓋紹定戊子。月乙卯日甲子云。

贊曰。公謂是硯。生平之所無。彼美硯山。乃易其所居。既舍其所寶。聊假以自娛。其亦人之情歟。

米元章四大字帖絹本。

智慧清淨。

右寶晉米公四大字。眞蹟一軸。寶晉書偉矣。而盈尺之字。世亦罕傳。寶慶乙酉歲十月。得此于王文忠之孫。廣上有先朝內府印。已糜損不可復識。蓋故家所藏之傑出者。

贊曰。昔大令書壁。作方丈大字。觀者至數百人。蓋能書家。嘗以收斂觀楷則。而以縱放觀精神。予觀此書。大不失倫。蓋自智而慧者。筆下有天眞之悟。而惟淸與淨者。胸中無一點之塵也。

米元章曹子建應詔詩帖行書六十六行。尾記四行。翼衡作翼翼。稅此作稅北。如醒作如醒。當是筆誤。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鶯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

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立駟謣謣．揚鑣漂沫．流風翼翼．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宴寧．弭節長驅．指日造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暨帝室．稅北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醒．○曹植應詔

芾醉書于寶晉齋．

右寶晉米公曹子建應詔詩帖．眞蹟一卷．帖凡二百有一字．字字清勁．如太液黃鵠．商山紫芝．騫雲吐虹．各有出世間意．醉中之天眞．蓋于是有神矣．此先君祕笈第一物也．得于淳熙之戊戌．後五十年．乃克贊之．

贊曰．吁嗟乎．丕摧幹弱支．予讀此詩．何異乎煮豆而燃萁．弔古以詩．觀帖以奇．瑤鈿銀泥．以侈厥題．

米元章蠶賦帖　行書．六十七行．

里有織婦．薯蕷葛帔．顏色憔顇．喟然而讓于蠶曰．予工女也．惟化治絲枲是司．惟服勤組紃是力．世受蠶事．以蕃天財．爾之未生．我則浴而種以俟化．爾之既育．我則飭其器以祗事．爾食有節．我則采柔桑以薦焉．爾處不慝．我則佴溫室以養焉．爾惟有神．我則蠲其祀而未嘗瀆也．爾惟欲繭．我則趣其具而不敢慢也．爾欲顯素絲之潔．我則具繰盆繹器以奉之．爾欲布幅利之德．我則操鳴機密杼以成之．春夏之勤．則髮蓬不及膏．秋冬之織．則手胝無所代．予之于子．可謂殫其力矣．今天下文繡被壔宇．予卒歲無褐．緹帛飾犬馬．予終身卹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嘻．予雖微生．亦稟元氣．上符龍精．下同

馬類。昔在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爲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禦雪霜風雨之具也。當斯之時。余得與蠕動之儔。相忘于生生之域。蠢然無見豢之樂。熙然無就烹之苦。自大道既隱。聖人成能。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絲。因帛以易革。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代以降。雖天子之后。不敢加尊于我。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繭成服。非天地宗廟。黼黻無所備。非禮樂車服。旂裳無所設。非殷祀無制幣。非聘賢無束帛。至纖至悉。衣裳萬物。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而下。本搖末蕩。樹奢媒以廣君欲。開利塗以窮民力。雲錦霧穀之巧。歲變霜綃冰紈之名日出。親桑之禮。頹于上。災身之服。流于下。倡人嬖妾。被后飾者以千計。桀民大賈。僭君服者蓋百數。一室御績。而千屋垂緒。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蠶被于野。繭盈于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況役少以奉衆。破實而爲華哉。方且規規然。重商人衣絲之條。罷齋官貢服之職。衣弋綈以示儉。襲大練以去華。是猶捧凷堁。尾閭之深。覆杯救崑崗之烈。波驚風動。誰能禦之。由斯而言。則予之功。非欲厚古而薄今。時之異也。子之織。非欲嗇身以侈物。化使然也。二者交墜于道。奚獨怨我哉。且古姜嫄太姒。皆執子之勤。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于是織婦不能詰。而終身寒云。

右寶晉米公蠶賦帖。眞蹟一卷。有內府及楚胄印各一。寶慶乙酉得之中都鬻書吳氏。筆力差似少年時。

贊曰。桑柘之利被天下。而不足以芘一女。鬢蓬手筥。而身不縷。雲織霧組。便疏曲戶。世之類此者。又何可勝數。是將誰尤。曰本是務。彼棄我取。維終以無窶。

米元章黃龍讚帖　行書・十八行・

米芾黃龍眞讚。高宗皇帝御畫。

的的曹溪一點開。從茲驢足踏塵埃。黃龍若不三玄接。爭得東林八轉來。

黃龍眞讚。米元章壬申歲同君發伯充國休過訪因戲書。

右寶晉米公黃龍讚大字帖眞蹟一卷。高宗皇帝親題其標。有楚胄印四。小璽一。筆勢精健。意象淳古。蓋老作云。嘉定癸未七月得之維揚。

贊曰。華胄遙遙楚國。宗風的的曹溪。喚起爭名米老。奎光長照珍題。

米元章獄空行帖　行書・五行・十二行・

獄空行寄獻府公。朝奉麾下。漣水令米芾惶恐。

楚州五邑口百萬。擾靜盡繫太守公。政由吏人。乃擾政由太守。民氣通。安土樂生。善民欲惡。民惟欲與吏同。太守無能戢吏。精力不給。吏乃庸。兩獄百間。塞有罪有耳未聞一日空。晉昌唐公名世後。清風素節。爲時宗。五更三點。連粗思。衆人安寢。吏計簿。百姓小妄。赦不罪。庶幾小屈。能自致。五邑來者初亦衆。久而官悚。吏皆畏。雖欲呼之亦不至。乃知獄空空有理。百萬無冤。無枉吏。來者迎刃無留滯。赦來兩獄久無事。太守政聲既如是。廉車旁午目所偏。胡不剡章上天子。追風早來促公起。去入省闈或使指。吏皆欲去民欲留。我祝公去豈同吏。長坂大車程萬里。

右寶晉米公獄空行帖眞蹟一卷。字故寫碧牋上。大書濃墨。蓋當時投之郡將唐君者。江之廬山宮曰

太平有黃冠以好事稱多蓄法書予託劉君道謙贖得此篇時嘉定癸酉八月也
贊曰事上官當以信溢美而言是謂私徇唐君果何人而得此于寶晉予蓋于是三歎則前朝之得士而未暇及筆法之神雋也

米元章四大字詩帖【案】此帖行數標注原本缺佚

鷗鷺寒依水蒹葭靜靡風朝烟開雨細輕素淡山重○過當塗
一園松竹冷陰森猶得桓公歎可臨卻叵【案】英光集作匹劉琨看左傳玉壺徒缺誤雄心○青山
賞心亭上羣山雪三夕丹淵借月華吟盡江南清絕趣亟行歸覲紫皇家○鑑遠樓
昔夢浮生定是非家山且喜隔年歸扁舟又出欄湖閘出處初心老更違○拜書學博七作
右寶晉米公四大字詩帖眞蹟兩軸公筆力雄偉而大字尤奇此詩比智慧清淨字本不侔而氣象軒豁卷舒之已具全體所謂精神楷則蓋兼之矣第二詩雜用桓元子劉越石王處仲事語意殆不聯屬似記憶之誤必有能辨之者詩得之京口紹定戊子三月戊子
贊曰四詩之作句新而詞伉兩軸之書意軒而神王合此名蹟奇變萬狀予得此詩季春既望風激海而濺霧月穿雲而崩浪開函卷舒于小萬有之上作而嘆曰是可以領略山川之清壯矣予方望紫烟之岫具黃蔑之舫友二妙于百載寓三嘆于一倡正使持此而列衡門之素壁亦足對雲錦之九疊而夸瀑布之千丈也

米元章海嶽詩帖行書十七行

仲若呼不聞。孝然叫不應。東海衮底浪。南山入雲徑。西南嵯峨者。起伏巧相競。火輪激剛風。倒化紫金境。枕石不知冷。鼓腹歌更迥。

右大字海嶽庵雜詩。先臣芾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書二行。

右寶晉米公海嶽雜詩帖。眞蹟一卷。御府之印。小米之跋具焉。予始司淮左之餉。肇整是園。作海嶽堂。嘗勒石爲記。謂海嶽在甘露之下。繼而城東得故基。或謂予前記爲誤。予曰。皆是也。蔡肇天啓銘公之墓曰。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北固既火。作庵城東。號海嶽。日哦其間。爲吾州佳絕之觀。是未火之前。在甘露。既火之後。自西而東矣。海嶽之名固也。而地則不同。昔在甘露。謂江爲海。謂北固爲嶽。小矣。挈之以東。謂海爲海。謂四嶽爲嶽。廼不大哉。今視其地信然。此雜詩者。固其地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江南李氏後主。常寶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隱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士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羣木。蓋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于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時東坡公亦曾作一硯山。米老則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屈奇。後主上亦自爲二硯山焉。視江南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末待罪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硯閣。得盡見之。噫。易之誠是也。豈居之先後有異。而傳聞者至于異辭歟。今甘露寺下爲絕壁。又豈有所謂羣木唐晉人之居。公之未東。遺址蓋在鴛門鳳池之間。所謂並江者尤疎也。予家有公所藏。大令十二月帖。上有東海嶽印。海嶽

之有東西。尤足爲的證。紹定戊子二月。客有在中都。聞予新硯山者。持以售予。因訂其詳。以繫斯贊。贊曰。海嶽之東西。見于印而驗于碑。觀乎此詩。景與物隨。於虖噫嘻。此皆是也。夫豈復有今是而昨非。江湯湯其不移。山隆隆其不虧。登兮覽兮。予言其如之。